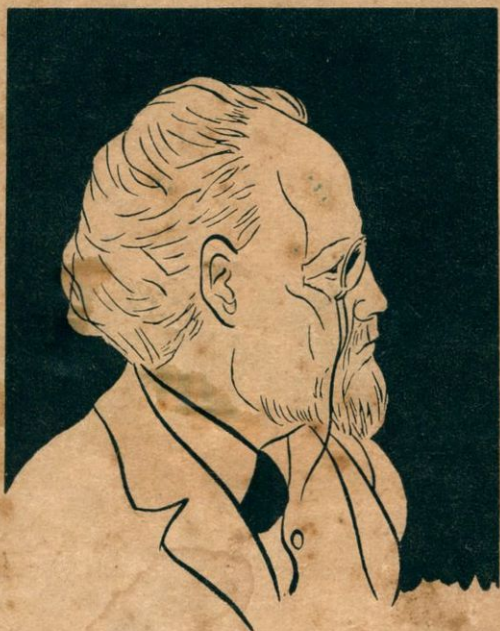


左拉小說選集



畢修勺譯

給妮儂的新故事

世界書局印行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新故事



譯 畢 修 約



世界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876.576
844

197

537637
2437
(3)

錄 目

~~207~~

給妮儂	一
洗澡	一三
草莓	三三
大米舒	四一
斷食	五五
侯爵夫人的肩膀	六七
我的隣人傑克	七五
貓的天堂	八五
莉莉	九七



目錄

愛神小藍袍的傳說·····	一〇九
鐵匠·····	一一七
失工·····	一二七
小農村·····	一三九
憶·····	一四七
約翰·古爾東的四日·····	二二九

給 妮 儂

我親愛的靈魂，我對你敘述我最初的許多故事，迄今恰已十年了。那時我們是多麼漂亮的戀愛者！我從普洛溫斯這區域來，我那樣自由與自信地長大於這優美的南國，內心充滿了人生的一切希望。我是你的，只是你一個人的，我屬於你的溫柔與你的夢想。

你還記得麼，妮儂？到今天，回憶是我的心藉以休息的唯一快樂。直到二十歲，我們一起遨遊鄉間的小徑。我聽見你的小脚在硬的地面行走，我瞥見你的白裙下端拖在亂蓬蓬的蔓草上；丹參的氣味跟青年的口風一樣，從遼遠的地方吹來，我在這芬芳的氣息中嗅到你的呼吸。可愛的時刻是確定的：這是早晨在小河沿岸，在剛醒的水邊，一切都是純潔的，一切都映着天邊最初紅霞所撒下的玫瑰色；這是下午在樹林間，在葉叢的洞窟中，低平的鄉野毫無動靜地環繞在我們的周圍；這是傍晚在草地中間，四周的土地徐緩地



淹沒於薄暮的淡藍波濤中，它們從附近的崗陵傾流下來；這是夜間，循着無終止的道路行走，兩個人向未知之鄉前進，並不關心天邊的星星，唯一的幸福是把城市留在後面，讓我們消失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隱蔽在祕密綠蔭的深處，你還記得麼，妮儂？

多麼快樂的生活！我們讓自己沉溺在愛情，藝術與夢想中。沒有一個荆棘叢不會隱藏過我們的親吻，阻遏過我們的談話。我領着你，我要你散步，我簡直認你是我少年時的活的詩歌。天地，樹木，水以及封鎖地平線的赤裸岩石，都屬於我們兩個所有。在這樣的年紀，我好像感到只要張開胳膊，我就會把整個鄉野抱到我的胸口，給它以平和的一吻。我覺得自己有着巨人的力量，欲望與仁善。我們像逃學的孩子似的奔跑，我們蘊蓄着自由鳥一般的愛情，我們輕蔑這個世界，只安靜地信仰生命的能力。是的，我的朋友，就是在那個時時刻刻的溫柔中，我從前汲取到後來我的同伴們都引為驚奇的這勇敢的養料。我們的心的幻想即是現在還保護着我的纖細的鋼甲。

我離開了你，我離開了你就是它靈魂的普洛溫斯。從鬥爭的前夕起，我就引你為監

護的聖女。我把我的第一本書獻給你。它整篇充滿你的存在，整篇燻着你頭髮的香味。你以勇敢的，願意她所愛軍士得到勝利的情人資格，吻了我的前額，遣我到生活的戰場中來。而我呢，我只時常回憶這親吻，我只想到你，我只能談論你。

十年已經過去了。啊！我親愛的靈魂，從那個時候起，不知吼過了多少暴風雨，在我夢想的傾坍橋下，不知流過了多少黑的水與崩潰的殘跡！十年的強迫工作，十年的辛酸，十年的打擊人，與被人打擊，十年的不斷鬥爭！我的心與腦都被戮滿創傷。如果你看見你從前的愛人，這柔軟的高大青年，夢想以手指移動山嶽的壯士，如果你看見他在巴黎的灰白日子，臉色如土，步履沉重而倦怠地過去，你一定會發抖，我可憐的妮儂，你一定會惋惜明朗的太陽，永遠消逝了的酷熱中午。有些下午，我的腰部像斷了一樣，我每每生起懦夫的願望，我很想坐在路邊，準備永遠睡在旁邊的溝壑中，妮儂，你知道不斷地催促我向前的我每次衰弱時總給我以奮鬥勇氣的是何種興奮麼？這就是你的聲音，我親愛的靈魂，就是你的遼遠聲音，你的純潔微笑，時常要我記住我的誓言，

真的，我知道你是勇敢的女郎。我可以把我的創傷指給你看，你因此一定會格外愛我。所以我向你訴苦，不但能減輕我的苦痛，而且你也會安慰我的。我的朋友，我沒有一天離開過我的筆頭；我像要賺麵包的軍士一樣，努力鬥爭；如果光榮到來的話，它將阻止我再吃硬的麵包。多麼壞的工作！我的喉頭還留有它的苦味！十年之內，我跟別的許多人一樣，以我內心的最好部分，投入新聞紙的洪爐。從這巨大的辛勞中，只留下少許的灰燼。隨風飄去的枯葉，跌在污泥中的花，最好的與最壞的，混在共同的污槽中。我動到一切東西，我在滿坑傾瀉的混濁與平庸的瀑布中，玷污了我的兩手。在這些早晨非常重要，下午就被忘記的兒戲中間，我愛好絕對的情感，實在是受苦極了；當我想在花崗岩中鑿下幾刀，使其成爲永恆的痕跡，想在文藝的領域中，建立永遠站住的作品時，我不過吹了幾個肥皂泡罷了，一遇到嗡嗡飛翔於陽光中的蒼蠅之翼就立刻被截破了。如果我崇拜力量，如果在愛好力量的情感中，我沒有一種安慰，不斷地生產的安慰，可以消除一切的疲倦，我就會讓自己溜到職業的泥淖裏去。

之後，我的朋友，我武裝了自己，我投入戰鬥的漩渦。你不會相信世間的愚蠢，在我心中激起多麼大的憤怒。我維護我自己的意見，我把我的信仰灌入別人的喉頭。一本壞的書使我生病，一幅醜的圖畫使我失望，我簡直認它們是公衆的災禍；我生活在讚賞與輕蔑的連續鬥爭中。除文學與藝術之外，世界於我就不存在了。爲建立一個潔淨的位置，不知化費了多少筆墨，作過了多少憤怒的衝擊！今天，我只聳肩，我在病痛中，已變成硬化的老戰士，我保持我的信仰，我甚至相信自己比任何時期都執拗，可是我只以幽閉在房裏並努力工作爲滿足。這是唯一最合理的方式；因爲作品，在美的永恆討論中是最有效的證據。

你很容易想到，我從戰場裏並不是沒有受傷。我曾對你說過，我的身上，不論腦與心的部分，到處都有了傷疤，我不再反擊了，我等着人們習慣於我的空氣。這樣，我或者能整個回到你的身邊來，因爲我最親愛的朋友，我離開了我們相愛時的幽雅小徑，離開了沿途只長着花草，只見到微笑的勝境，我竟走上灰塵滿地與樹木瘦削的大路；我向你懺悔，

我甚至好奇地停止在路角的死狗前面；我說到真理，我曾武斷人們可以描寫一切，我會想證明藝術是在生活中，並不在別的地方。人們自然要把我推到污溝裏去。我，妮儂，他們要加我以猥褻的惡名，我其實把我少年的時間都化在採摘小白菊與矢車菊等來裝飾你的胸口呢！

你將寬恕我做情人的不忠實。男子不能永遠留在少女們的裙邊。有一時刻，你們的花，會太溫柔了。你還記得秋季的蒼白夜晚，我們分別的那個夜晚麼？就是從你細軟的胳膊裏出來，讓真理把我握到它的粗暴手裏，我簡直像瘋狂似的酷愛正確的分析。在日常的工作之外，我利用我的夜晚，我一頁一頁把縈繞於我腦際的思想寫成書籍。如果我要倨傲，我就誇耀我這堅強的意志，它的努力使我慢慢脫出職業的厭煩。我吃自己的飯，可是並不出賣我的半點信仰。我應該把這些祕密告訴你，因為你有權利知道開始曾經得過你保護的孩子，現在究竟是變成什麼樣兒了。

今天，我的唯一苦痛是孤獨。世界終止於我的花園的鐵柵以外。我讓自己關閉在家

裏，只努力於我的工作，我關得那麼緊，已沒有什麼人到我這裏來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親愛的靈魂，我在鬥爭中間，要想起你的形像。分別了十年之後，我是太孤單了，我願意再見你，再吻你的頭髮，再對你說，我還時常愛着你。這可以安慰我。來，不要怕，我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污穢。我向你保證，我還時常愛你，我夢想還有很多玫瑰花，可以紮成花球，放在你的胸前。我很想躺在你的懷裏。如果我不怕人家恥笑，我將領你到什麼小涼亭中，手裏牽着一隻白的綿羊，我們三個一起來談溫柔的美事。

妮儂，你知道我做什麼纔能整夜留我在我的身邊麼？我將敘述希奇的故事給你聽。我曾搜索過去，我看看在這一百多頁幾乎到處寫着字的紙張中，是否能找到適合於你柔弱耳朶的東西。在我的粗暴中，我高興提出溫雅。是的，我願意我們兩個來嘗這個美食。我們重新變成孩子，我們在草上吃着點心。這是故事，只是故事，只是孩子瓷器中的糖漿。這不是很有趣麼？三個覆盆子，兩顆葡萄乾，就足以解決我們的飢餓，而五滴葡萄酒混在清水裏就使我們喝得醉醺醺了。聽我說，好奇的女孩子！首先我有幾個小故事是很貞潔

的；有些簡直是有始有終的；真的，另有些，把睡帽擲在屋頂之後，是赤着足走路的。但是，我要通知你，更遠一些，我們將進入絕對自由的幻想。我什麼都搜遍了，我必須整夜留住你，當然是要這樣做的。那裏，我將唱着「你還記得麼？」的歌曲。我的女孩子，這是我們無窮盡的回憶；這對我們是最溫柔的，是我們愛情的最佳部分。如果別的人不高興聽，他們儘可請便！他們正不必干預我們的事情。再則，爲着再留你在身邊，我又着手敘述一個長的與最後的故事，這，我希望，一定能讓我們捱到天明。它是被放在別的許多故事後面，故意要你聽了睡在我的懷裏。我們讓書溜下去，我們將互相擁抱。

啊！妮儂，這簡直是濫用潔白與玫瑰色了！雖然我盡量仔細去排除芒刺，我却不能担保，在我的花束中，或者還留存若干滴的鮮血。我已沒有夠純潔的手來捆紮沒有危險的花球。但是你不要發愁；如果你被刺傷了，我將吻你的手指，喝掉你的血。這將比較不乏味吧。

明天，我將減輕了十歲。我將覺得我好像昨夜剛從我們青春的深處回來，唇上還帶

着你親吻的甜蜜。這就是我工作的重新開始。啊！妮儂，我什麼都還沒有做。我對這如山的塗黑紙張痛哭；一想到我還沒有滿足求真的渴望，廣大的自然仍逃出我太短的胳膊，我就非常悲傷。拿起地球，把它抱在胸前，看到一切，明瞭一切，說出一切，這是我的最大願望。我想把整個人類，一切生物和一切東西都展臥在一張白紙上；這樣的作品一定是無限大的巨構。

不要久等我給你定下的，待工作完成之後，我們就在普洛溫斯相見的約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要寫小說，我要編戲劇，我要到處傳播真理。只把你親愛的回憶，在夜間帶給我；你要在我們能一起哭而不被人看見的時刻，循着溜進我窗簾的月光進來。我需要我的全部毅力。以後，哦！以後，我將到依然留存着我們溫存愛戀的南國鄉間去找你。那時，我們已很老了；但是我們將永遠相愛。你好像參謁聖地似的，領我到小河沿岸和剛才覺醒的水邊；到四周睡着熱烈鄉野的綠叢崖洞；到慢慢浸沒於薄暮淡藍波濤中的草場中間；到無窮盡的道路邊緣，我們將不關心天上的星星，唯一的幸福是讓我們倆遺失在陰

暗的深處。樹木，草莖，甚至石塊，瞥見我們的接吻，就遠遠認得我們並向我們表示歡迎。

聽，爲着使我們不要互相等待，我願意對你說出我將到什麼籬笆後面去找你。你知道，過了橋，正在白楊樹大帳幕對面，江水轉彎，比洗濯池還要低的那個地方麼？你還記得吧！五月的一個上午，我們就在那裏親吻哩！那末，向左，就有一個山楂樹的籬笆，我們爲欣賞蔚藍的天空，就仰臥在這綠牆的腳下。我親愛的靈魂，我給你定下的約會，就在這山楂樹的籬笆後面，許多年以後，太陽蒼白的一天，待你的心知道我在附近的時候，你就到這裏來找我吧。

一八七四年十月一日愛彌爾·左拉於巴黎。

洗

澡

我來給你敘述一件意外的事情，妮儂。你思索，創作並想像吧，這的確是真正奇妙的
一篇小說，一篇胡謔的，似乎不會真有的有趣故事……你知道，那小子爵夫人，那發過誓，
永遠不再嫁人的著名的C.亞德琳……不，你一定猜不到，我寧可把一切都對你說了吧。

那末，亞德琳是確確實實已經再嫁了，你懷疑，是不是？要我到曼斯尼爾·盧舒，距巴
黎二百多公里的一個小鎮，我纔相信這一類的故事。笑吧，婚禮畢竟是舉行了。這可憐的
亞德琳，二十二歲就做了寡婦，對於男子的憎恨與輕蔑，使她變成那麼漂亮！已死的丈夫，
一個可敬的男子，如果沒有使他致死的錮疾的，確是個無可疵議的完人，只在兩個月的
同居生活中，他把結婚的全部知識都教給她了。她發誓說，這經驗已經夠了，可是她又重
新結婚了！人的事的確是難以逆料的！

真的，亞德琳的運氣，實在不好。她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冒險事情。如果我對你說，她與誰結婚的話，你一定會更驚奇了！你認識R·渥克搭夫伯爵吧！就是她非常厭惡的那個高大的青年！他們相遇的時候，不交換諷刺的微笑，不以可愛的詞句，暗暗地打趣對方，彷彿是過不去似的。啊！不幸的人們，如果你曉得他們最後一次是在什麼地方遇見的話：我當然知道，我應該向你詳述這一切的經過。這簡直是整篇的小說。上午下雨，我把這故事分成章節吧。

—

宮堡距都爾十八公里，從曼斯尼爾·盧舒，我看見它的青石瓦的屋頂，淹沒在花園的綠叢中。八們名它爲睡林美人堡，因爲從前有一個領主任在那裏，差不多與他的一個佃戶女兒結了婚。這親愛的少女在那裏過着幽閉的生活，我相信她的幽靈已經回到這古老的宮堡裏。四圍的石塊從來沒有這麼強烈的愛的氣息。

今日睡在那裏的美人是年老的M·伯爵夫人，亞德琳的一個姑母。她三十年來每年要到巴黎來過冬。她的姪女姪兒們則在夏季，各人都到那裏來過十五天的假期。亞德琳是很守時刻的。此外，她也喜歡這年久未修的宮堡，這衰敗的，在處女林中不斷地受着風雨剝蝕，實在含有傳說性質的古屋。

老伯爵夫人正式囑咐不要動到破裂的天花板與阻住花園小徑的亂枝葉。她每一春季看到爬在她牆上的枝葉漸漸深厚起來，覺得非常幸福，她平常總說，這老屋比她還要堅固。事實是屋的整一邊已經坍在地上了。這些可愛的隱避所，在路易十五治下建築起來，像當時的愛情一樣，並沒有持久的性質。石灰已龜裂了，地板也破舊了，苔蘚已一直綠到床位。花園的整個潤濕侵到那裏，使那裏有一種襲人的陰涼，昔時溫柔的麝香氣味，似乎還有遺跡留在那裏。花園已威脅地侵入屋內。許多樹木長在石階下面的裂縫中。只有一條大的路，還可以通車，不過，也要車夫把馬牽在手裏走。左邊右邊，留着濃密的樹叢，只有稀少的小徑闢在裏面，上面覆着暗黑的樹蔭，人們要用兩手撥開雜草，纔能前進。許

多倒下的樹幹，使這些小徑變成絕境，至於縮小的空地，則像開着的水井似的展露在天的藍色之下。苔蘚生在樹枝上，大的樹下張着淡苔蘚的帳幕；嗡嗡而看不見的蟲聲與鳥鳴給這巨大的枝葉世界以奇特的生命。我去訪問伯爵夫人的時候，往往發生恐懼的小戰慄；濃密的樹叢彷彿把可怕的氣息，吹在我的後頸。

但是花園中還有一個特別幽靜的，使人感動的角落：這就是在宮堡左邊的一個花壇盡端，花壇裏現在長着跟我一樣高的許多紅粟。樹叢之下，掘着一個洞穴，它深入布幕似的長春藤中間，長春藤的枝葉一直牽延到草上。被侵佔被阻塞的洞穴，只是一個黑孔，在它的一端，人們瞥見一尊石灰塑成的愛神，她微笑，一個手指放在嘴上。可憐的愛神是缺臂的，她的右眼上長着苔蘚，因此她又變成獨眼。看她殘廢的淒慘微笑，她好像還保護着死了一世紀的某一熱愛的女子。

一種活的泉水從洞穴中出來，在空地中間，展成寬廣的池面；接着，它又在埋沒於樹葉之下的暗溝中流了出去。這是一個沙底的自然池塘，許多大樹好像在它裏面，互相注

視；天的藍孔，使池水中間，映着藍塊。池裏長着燈心草，荷花展佈着它們的圓葉。在這綠井似的彷彿上下都是露天的大池塘中，在這四週都是樹木的淡藍光下面，人們只聽見水的歌聲，它以溫柔的懶洋洋態度，永恆地流傾下來。長的水蠅在一角滑溜。一隻金絲雀飛來飲水，它裝出這樣細緻的媚態，好像害怕它的身體會被浸濕似的。樹葉的突然震顫給水池以處女將要昏倒似的眩暈。從洞穴的黑暗處，石灰的愛神，在這多情的自然的一角，統御着寂靜，休憩，以及水與樹林的種種祕密。

二

當亞德琳允許她的姑母，到這裏來住十五天的時候，這荒涼的區域，就比較熱鬧了。必須擴大了小徑，纔使亞德琳的裙子可以過去。她這一季帶了三十二口大箱來，人們只好以手抬着它們，因為鐵道的貨車從來不敢深入樹林，不然，它一定會留在那裏，我可以向你發誓。

再則，如你所知道似的，亞德琳是個蠻性的女子。她的行爲是狂妄的，這點，我們毋容替她諱言。在教會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她有着真正奇怪的想像。我疑心她到睡林美人堡裏來，是爲躲避好奇者的耳目，讓自己在這裏好好滿足她狂妄的需要。姑母終日留在沙發裏，宮堡屬於這親愛的孩子，她可以在這裏做着種種奇特的幻想與美夢。這給她以安慰。待她從這洞窟出去之後，她有一年可以安靜。

在十五天之內，她是仙女，她是綠叢的靈魂。她穿着大節日的服裝，她在荆棘中間，展示白的花邊與美麗的綢結，人們甚至告訴我曾經遇見她摹仿邦巴杜侯爵夫人的打扮，敷着香粉，罩着面幕，坐在花園最偏僻一角的草地上。另有些時候，人們又曾瞥見一位個子小年紀輕的金髮男子，慢慢循着園裏的小徑前進。我，我則深怕這位個子小的男子，就是神經有點失常的漂亮女人。

我知道她是從地窖至頂樓地搜索這古老的宮堡。她偵察最黑暗的角落，以她的小拳探測牆壁，以她玫瑰色的鼻頭，細嗅這過去的整個灰塵。她有時立在梯上，遺失在巨大

衣櫥的深處，或耳朵伸向窗口，沉思地站在壁爐的前面，顯然是想爬到裏面去看看。等到她找不到她所尋覓的東西時，她即奔跑大紅粟的花壇，被樹蔭遮暗的小徑與閃亮曬着太陽的林中空地。她仍在尋覓，她鼻子對着風，遠遠吸取她不能探到的某一溫柔之花的隱隱的馨香。

我曾對你說過，妮儂，古老的宮堡，在它蠻荒的樹木中間，確實發散愛的氣息。從前有一少女幽閉在那裏，牆壁還保持着這溫柔的芬芳，正如藏過紫羅蘭的舊箱，仍有香味留着。就是這種芬芳，我可以發誓，侵到亞德琳的頭腦，使她發生微醉。接着，待她喝了昔日之愛的香味並因而微醉之後，她就踏着月光去訪問神祕的區域，她將讓一切過路的騎士們親吻她的前額，如果騎士們能使這宮堡從百年美夢中覺醒起來的話。

疲倦侵襲她，她帶着小凳到樹林裏去坐着。若遇大熱的日子，她的自慰是夜間到水池裏，在高的葉叢之下洗澡，那裏就是她的隱蔽所。她是泉水之女。燈心草對她也表示溫柔。當她脫下裙子，並以森林女神在孤寂中相信自己不會被人窺伺的安靜，進入池水的

時候，石灰的愛神也似乎向她微笑。她只有荷葉做她的腰帶，知道魚也謹慎的睡着了。她慢慢游泳，她的白肩露在水面，人們或者會說她是一隻天鵝張着兩翼在無聲地疾馳呢。陰涼平息了她的膩煩。如果沒有缺臂的愛神向她微笑，她將完全恬靜而無掛慮。

· 有一夜，她不顧自己怎樣懼怕這潮濕的黑暗，她放胆走入洞穴深處；她以脚尖踮起，讓自己的耳朵放到愛神的脣邊，聽她是否會對她說話。

三

這一季，頂討厭的是可憐的亞德琳到宮堡時，看見R·渥克搭夫伯爵：那高大的青年，她的最大敵人，已經佔去最漂亮的房間。他好像是M老夫人的什麼表親。亞德琳發誓要趕他出去。她勇敢地打開她的許多箱子，她重新開始她的奔跑與她永恆的搜索。渥克搭夫，在八天之內，只由他的窗口安靜的注視她，嘴裏含着他的雪茄烟。夜間，不再有尖銳的說話與暗裏的鬥爭。他以那樣小心的禮貌對她，她終於覺得他很討厭，再也不高興去

理他。至於他。他還是抽烟；她呢，她也依然漫遊她的花園並到洞穴的前面去洗澡。

總是半夜左近，待大家都睡了的時候，她纔到她的水池裏去。她尤其是保證渥克搭夫伯爵是否已經吹熄了他的臘燭。然後她輕輕地動身，好像去赴愛人的約會一樣，以喜歡冷水的，完全是肉慾的願望，向她的目的地走去。從她知道有一個男子在這古老的宮堡之後，她有着甜美的，因懼怕而起的小小的戰慄，如果他開了一扇窗戶，如果他從樹葉中間，瞥見她肩膀的一角！當她濕淋淋從水中出來，一綫月光照着她像雪白雕像一般的裸體時，就是這個思想令她發抖。

一天晚上，她於十一點鐘下去。宮堡在兩小時以前就已入睡了。那一夜，她覺得特別膽大。她到伯爵的門上偷聽。她以為聽見他已在打鼾。呸！一個打鼾的男子！這給她以輕視男子的理由，並使她立刻要去享受冷水的撫摩。水在這時候，是多麼溫柔呀！她故意延宕地留在樹下，她高興一件一件的脫下她的衣服。四周很陰暗，月亮剛上山；親愛的少婦的雪白身體，讓池邊只映出年青楓樹的白色。熱的氣息從空際吹來，像溫暖的親吻一樣，掠

過她的肩膀。她很自在，有點倦意，有點被熱氣窒息，可是充滿幸福的懈怠，使她在池邊用腳試探泉水的陰涼。

然而月亮轉過來了，它已照着水面的一角。於是亞德琳受到驚嚇，她瞥見水面有一個人頭，在這照亮的一角，好奇地注視着她。她立刻滑下去，讓水沒到她的下頷並叉着兩臂，好像把水裏一切顫動的紗幕都拉到她的胸口一樣，她用震顫的聲音問道：

『誰在那裏……您在那裏做什麼？』

『是我，太太，』渥克塔夫伯爵安靜地回答……『您不要害怕，我也在洗澡。』

四

是一片可怖的寂靜。現在水面上，只有微縐的波動，從亞德琳肩膀的周圍，慢慢擴大大出去，以極輕的聲音，消失於伯爵胸前。後者安靜地舉起胳膊做出想拿住一根柳枝，從水裏出來的姿勢。

『您留着，我不准您起來，』亞德琳以恐怖的聲音喊道……『您回到水裏去，快些回到水裏去！』

『但是，太太，我留在這裏，已經不止一點鐘了。』他回到水裏，讓水一直沒到他的頭頸時這樣回答。

『這沒有什麼關係，先生，我不願意您出來，您知道……我們等着吧。』

她的頭腦昏亂了，可憐的子爵夫人！她說到等着，她已不大明白她所說的意義，她的想像已被這可怖的，威脅她的意外嚇昏了。渥克塔夫終於對她微笑了。

『但是，』他冒險地說，『我以為把背轉過來，似乎是……』

『不，不，先生！您沒有看見月亮麼？』

月亮的確已轉了位置，它現在已照着整個的水池。這是一個很美的月亮。水池像銀的鏡面一樣，在陰暗的樹叢中間發光；岸邊的燈心草與荷葉使水上映着細微的黑影，好像用中國的墨水塗着一樣。像雨似的星光，從葉叢的狹口，落在僻靜的水池上。在亞德琳

背後流動的水絲，以更輕的聲音響着，彷彿在嘲笑似的。她冒險地向洞穴的方面投射一瞥，她看見石灰的愛神以親熱的態度向她微笑。

『月亮不錯，』伯爵喃喃說，『但是，把背轉過來……』

『不，不，千次不。我們等着月亮過去……您看，它在走，等到它移到這株樹的背後時，我們就將在陰暗下面了……』

『不過，待它隱到這株樹的後面，恐怕還要一個鐘頭呢！』

『哦！至少是三刻鐘，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等着……等月亮到樹的背後，您可以回去。』

伯爵想抗議；但是看她做着手勢講話，等到他的身體一直露到腰部之際，她又發出那麼尖銳的危急呼聲，由於禮貌，他只好回到水裏，一直讓他沒到下頷。他保持着優雅，不再攪動。於是他們就頭對頭地——是的，我們的確可以這樣說——留在那裏。兩個頭，一如你所知道似的，子爵夫人長着金髮與大眼的這個可愛之頭與伯爵嘴上留着有點可

笑之短髭的那個風雅之頭——就這樣知趣的留在平靜的水上，一動也不動，彼此相隔不過是兩公尺罷了。石灰的愛神，在長春藤的帳幕之下，似乎笑得更兇了。

五

亞德琳讓整個的身體沒入傍近的荷葉中，待水的涼爽讓她恢復清醒而她自己又想準備在水裏度過一點鐘的時候，她看見水的潔淨實在是太可惡了。在底面的沙上，她看見自己一雙赤腳。似乎應該加上說，這魔鬼似的月亮也在洗澡，它也在池裏旋轉，使池塘的水面充滿鱗也似的亮光顫動。這是在透明與金黃的液體中沐浴。伯爵或者看見她的赤裸的兩足在水底的沙上，如果他看見腳與頭……亞德琳即在水下，蓋上荷葉的腰圍。慢慢地她把漂浮的大圓葉，拉到身邊，作為大的領巾。如此裝束之後，她覺得比較可以安心了。

然而伯爵終於堅苦的忍受了。找不到一株可坐的樹根，他只好跪在池裏。要自己不

裝出太可笑的态度，讓水沒到下頷，像一個人浸沒在剃鬚鬚用的大盤裏一樣，他設法與子爵夫人扳談，並盡力避免可能引起他們彼此所處地位之可厭的任何話語。

『今天天氣很熱，太太。』

『是的，先生，熱悶得可怕。好在這些樹蔭還供給一點陰涼。』

『哦！的確如此……這好心的姑母是個可敬的女子，是不是？』

『真的，的確是個可敬的女子。』

接着，他們談到最後的賽馬與人們已經宣佈的下一冬季的跳舞會。開始感到寒意的亞德琳想到一刻以前與她遲遲留在岸上的時候，伯爵一定看見她，這實在是太可怕了。不過，她對於這意外之事的嚴重性，却有着相當的懷疑。樹下一定很黑，月亮還沒有照到那裏；再則，她現在已經想起，她那時是站在大橡樹的樹幹後面。這樹幹一定遮掩她的身體。但是，實在說，這伯爵是個頂可惡的男子。她憎恨他，她願意他的脚滑倒，淹在水裏死了。真的，向他伸手的決不是她。當他看見她來的時候，爲什麼他不對她喊叫，他在那邊，他

也在洗澡呢？問題那麼顯明地衝上她的心頭，她不能把它忍在嘴裏不問。她截斷伯爵正在談論帽子的話語。

『但是我不知道，』他回答，『我可以向您保證，我那時很害怕……您全身雪白的站在那裏，我以為是睡林美人回來了，您知道，這個被幽閉在這裏的少女……我那麼害怕，所以我已不能喊叫……』

六

半點鐘以後，他們就成爲好朋友了。亞德琳對自己說，她在跳舞會中也是露着肩頸的，她現在也可以讓她的肩膀浮出水面。她稍稍從水中出來，撥開緊扼在她頸上的綠領。然後，冒險把兩臂也伸到水上。如此，她像一個泉水女神，裸着頭頸，兩臂自由地動着，身上穿着這張開的，像寬闊的緞裙一樣，拖在她背後的綠披。

伯爵終於感動了。她得到允許，讓他走幾步，可以達到一個樹根。他的牙齒有點顫打。

他以激動的興趣注視月亮。

「嗯！它慢慢在走吧？」亞德琳問。

「唉！不，它有翅膀，」他嘆息地回答。

她笑，並加上說：

「我們還要等一刻多鐘呢！」

於是他卑怯地利用機會：他對她表白愛情。他解釋他從兩年以來就已愛她了，他以諷刺她，他覺得這樣比說無味的話語，來得有趣。重新不安的亞德琳，又把她的「綠袍」拉到頸邊，並使兩臂塞進「手袖」。她只讓她的玫瑰色的鼻端露在荷葉下面；她既然滿面與眼睛都受着月光的照耀，她全身麻木，頭腦昏暈了。她已看不見伯爵，她只聽見有人在水中行走的聲音並感覺水在激動並滿到她的脣邊。

「請您不要動！」她喊道：「請您不要這樣在水裏行走！」

「但是，我沒有行走，」伯爵說，「我在滑溜……我愛您！」

『住口，請不要再動，待陰暗到來之後……我們再來談論這個……我們必須等着月亮隱到樹的背後去……』

七

月亮已經隱到樹的背後去了。石灰的愛神也終於大笑了。

草

莓

六月的一天上午，開了窗，我的面孔受着新鮮空氣的吹拂。夜間下了很暴烈的大雨。天是嫩藍的，彷彿是新的。一樣，它的最小角落都被驟雨洗淨了。屋頂以及高枝散在煙囪間的樹木，還浸着雨水，這一段的地平線在黃的陽光之下發笑。從鄰近的花園中，升上一種濕土的香味。

『來吧，小妮儂，』我快活地喊道，『戴上你的帽子，我的女孩子……我們動身到鄉間去。』

她拍手。她於二十分鐘之內打扮好了，這就一個二十歲的漂亮女郎說的確是很難得的。

九點鐘，我們就在樊里埃樹林了。

多麼幽靜的樹林！多少戀愛者在這裏散步，甜蜜地大談他們的愛情！不是星期日，樹叢之間是荒涼的，人們能並排地摟着腰行走，彼此尋着對方的嘴唇，除被荆棘叢的白頰鳥看見之外，沒有別的危險。寬而高的道路伸展着，穿過大的樹幹；地上蓋着一層細草的叢氈，陽光穿過葉叢，撒下無數黃的金餅。也有低凹的，很昏暗與很仄狹的小徑，人們在這裏只好緊摟着過去。還有不能穿透的樹叢，如果接吻之聲響得太高，人們就會迷失在裏面。

妮儂離開我的胳膊，像小狗似的奔跑着，很幸福地覺得綠草擦着她的腳踝。然後，她又跑回來，倦怠與柔媚地靠在我的肩上。樹林還是伸展着，簡直是綠浪的大海。震顫的寂靜，從大樹上下來的活動的陰影，透入我們的頭腦，使我們醉醺醺的吸着春的熱烈氣息。在樹叢的神祕中，我們又重新變成孩子了。

『哦！草莓，草莓！』妮儂像逃走的小山羊似的跳過一個小溝，搜索前面的荆棘。

三

草莓啊！可惜不是，其實只是許多株草莓莖葉展佈在荆棘叢的下面。

妮儂不再想到她非常害怕的各種小動物了。她勇敢地把手伸入草中，揭起每一瓣莖葉，失望地找不到半顆菓子。

『人們已搶先來過了……』她憤恨地呶着嘴說。『哦！讓我好好尋覓吧，我想一定還有留下的。』

我們就非常細心的着手尋覓。曲着身體，伸長頸項，兩眼盯在地上，我們以謹慎的小步前進，不敢說一句話，恐怕會使草莓飛跑了。我們忘記了森林，寂靜，陰暗，寬的路與狹的小徑。草莓，我們只要草莓。遇見每一草叢，我們就俯身下去，我們的顫動之手總在草下相觸。

我們就這樣低下上半身，左右無定的走了不止二、三公里。沒有一顆最小的草莓！有許多壯大的草莓樹，生着很美的暗綠葉。我見妮儂的嘴唇緊閉，兩眼已潤濕了。

四

我們走到一個很寬的斜坡對面，太陽很熱的直射在它上面。妮儂走近這斜坡，決定從此不再尋了。突然，她發出尖銳的呼聲。我很驚駭的跑去，以為她已受傷了。我看見她蹲着，感動終於使她坐在地上，她用手指把一顆很小的，幾乎只有豌豆那麼大而僅有一面成熟的草莓，指給我看。

『你，你給我摘下來吧，』她以柔媚的低聲對我說。

我坐在她的身邊，我們兩個都在斜坡脚下。

『不，』我回答，『這是你找到的，當然應該由你去摘。』

『不，你要讓我喜歡，還是你去替我摘下吧。』

我自衛得那麼好，妮儂終於決定用她的指甲去截斷那根細莖。但是，我們倆究竟應該由誰來吃這可憐的，我們差不多化了一小時纔尋到的草莓呢？這問題又使我們發生了另一有趣的爭執。用她的全力，妮儂要把它放在我的嘴裏，我堅決的抗拒；接着，我終於對她讓了步，一致的決議是：草莓將被分爲兩半。

她把它啣在嘴裏並微笑地對我說：

『好吧，把你的一半拿去吧。』

我取了我的一份。我不知道草莓是否是公平地均分了。我覺得妮儂的接吻那麼甜蜜，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嘗到草莓。

五

這斜坡生滿草莓樹，那些的確是真正的草莓樹。採摘是豐富的，與歡悅的。我們把一塊白的手帕展在地上，我們鄭重發誓，要將我們的全部所得，放在裏面，而不准有半點作

弊。可是，我彷彿看見妮儂有好幾次把手伸到她的嘴裏。

採摘完成了，我們決定要找一個陰暗的角落來讓我們可以自在地用餐。我在數步以外，找到一個很可愛的洞窟，一個碧綠的葉巢。手帕就虔誠地被安置在我們的身邊。

偉大的上帝那裏，在苔蘚上，在這碧綠而涼爽的細絨上，是多麼幽美！妮儂以潤濕的眼睛凝視我。太陽使她的頸邊映上溫柔的紅暈。大概從我的目光中看見了我的全部情感吧，她就以可崇拜的自棄姿態，向我伸出兩手，柔媚地撲到我的懷裏。

閃耀於高葉叢上的太陽，向我們脚下的細草投射很多黃的金餅。白頰鳥也不作聲，不注視了。等到我們尋找草莓來吃的時候，我們很驚駭，我們發覺到我們恰整個身體躺在我們的手帕上！

大
米
舒

一
一天下午，四點鐘休息的時候，大米舒邀我到操場的一角去談話。他有着莊嚴的態度，令我發生某種的懼怕；因為大米舒是個拳頭很大的壯漢，不論怎樣，我不願意讓他變成爲我的敵人。

『聽，我的朋友，』他以剛剛有點文雅的鄉下人的粗聲對我說：『聽，你願意加入麼？』
我決然毅然的回答：『是的，』覺得有什麼事情與大米舒一起，實在是非常榮幸的。於是，他同我解釋他所要說的是一個陰謀。他所告訴我的機密使我生起一種甜美的，從那時以後再也沒有受到過的愉快感覺。總之，我已進入生活的瘋狂冒險，從此我有必須保守的祕密，必須從事的鬥爭。真的，我這樣參與事變或者會因此被牽累的觀念，的確給我以不敢明說的恐懼，這恐懼在同謀的新任務中的確佔着意外快樂的一半。

所以在大米舒對我說話的當兒，我就在對他表示我的欽佩。他以稍帶粗暴的聲音訓導我，好像軍官訓導一個他不大相信他有毅力的新兵一樣。然而我聽他說話時所表現的喜悅震動與興奮出神的態度，終於使他給我以最好的品評。

待上課鐘敲了兩下，大家都排起隊來重進課堂之際，他低聲對我說：

『同意了，是不是？你是我們隊伍中的一個……你至少不害怕，不出賣我們吧？』

『我不，你去看吧……這是發過誓的。』

他以灰色的眼睛，裝出真正成人的尊嚴，面對面地注視我，並添上一句：

『否則，你知道，我不會打你，可是我將到處說，你是個出賣朋友的叛徒，以後沒有一個人會再同你說話。』

我還記得這恐嚇對我生出多麼奇特的效果。它給我以無上的勇氣。『呸！』我對自己說，『如果魔鬼要我出賣大米舒，他們正可以做兩千首詩來咒罵我！』我狂熱而不耐煩的等着晚餐的時刻。反叛將在飯堂裏爆發。

大米舒是瓦爾人。他的父親，一個領有幾塊土地的農民，在一八五一年政變所激起的暴動中，放過幾槍。人們以為他死了，讓他留在烏沙納平原上，他終於成功使自己隱藏起來。待他重新出來之後，人們並不麻煩他，不過，當地的官廳、貴人、富豪與享受年金的小資產者都稱他為米舒這強盜。

這強盜，這不識字的誠實人，把他的兒子送到A.中學來讀書。無疑的，他希望他的兒子變成有知識的學者，使他的主義，他自己只能以手執武器去保護的主義，獲得最後的勝利。在中學裏，我們只模糊地曉得這個故事，這就讓我們看我們的同學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此外，大米舒的年紀比我們的大得多。他將滿十八歲了，雖然他現在還在第四級讀書。可是人們不敢開他的玩笑。這是一個正直的學生，他困難地學習，他沒有推測的精神；

不過，他若知道一件東西之後，他即澈底的知道它，而且永遠地記住它。他的身體很強壯，簡直像斧頭削成一樣的強壯，在休息時候，他總以主人的態度統率同學。除此以外，他的性質是非常溫柔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發過一次氣。他要扼死一個自修教師，因為後者教訓我們，一切共和黨人都是強盜與殺人犯。這差不多使大米舒被除開了學籍。

這只是以後，當我在回憶中想起我的老同學時，我纔了解他的溫柔與堅強的態度。很早，他的父親大概就已讓他成爲一個大人了。

三

大米舒很高興這個中學。這不是我們最小的驚奇。他只感到一種他自己不敢明說的苦難：吃不飽。大米舒時常喊着肚餓。

我還似乎看見這樣的食慾。他本來是很高傲的，他有時爲騙取一塊麵包、一餐早飯或少許點心，竟向我們玩着屈辱的喜劇。他既在摩爾山麓的曠野中長大的，對於中學的

刻薄廚房，自然比我們還要苦得難受。

這就是我們在操場中，沿着極細陰影遮蔽我們的牆垣，時常談到的重要話題之一。我們這些人，我們的胃口是柔弱的。我還記得有一種赭色湯的鱸魚與另一種白色湯的豆，尤其是成爲大家咒罵的對象。這些菜盆出現的日子，我們的談話就沒有止境了。大米舒，由於人的同情，也跟我們一起喊叫，雖然他很有味的吃了他那一桌的六份。

大米舒幾乎只嘆息小菜的份量太少；好像有意惹他憤怒似的，「偶然」把他安置在桌端，讓他坐在自修教師、一個矮小的，讓我們散步時抽煙的青年旁邊。訂好的規則是自修教師有吃兩份小菜的權利。所以，當人們拿出香腸時，大米舒總以斜的目光，看着並列在小自修教師菜碟上的兩段東西。

『我比他大一倍，』有一天他對我說：『而他比我却多吃一倍。看吧，他總是不留一點東西；他永遠沒有太多的日子。』

四

領導者決定我們最後要反抗赭色湯的鱈魚與白色湯的豆。

同謀者當然推大米舒做他們的首領。這些先生們的計劃是極其簡單的；他們想，只要使他們的食慾罷工，不吃任何東西，直到校長正式宣告改良平常的飯菜，反叛就算成功了。大米舒對於這個計劃的表示同意的確是我所認識的最美的獻身與勇敢之一。他以古代羅馬人爲着公衆利益而犧牲自己的英雄似的平靜，接受了大衆的推舉，做這一運動的領袖。

請你們想一想吧！他並不想看見調換鱈魚與豆；他只盼望一件事情，就是份量要多，可以任意吃飽！而最難忍的，人們却要求他絕食！他事後告訴我，他父親教訓他的共和黨的美德：休戚相關，個人爲公衆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精神，在他的一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困難的試驗。

晚上，在飯堂裏——這是吃赭色湯的鱸魚的日子——罷食就以真正美的姿態開始了。只有麵包是准許吃的。菜盆來了，我們一點也不動到他們，我們只吃乾麵包。這是很嚴重的，並沒有像平常一樣的低聲說話。只有小的孩子們在暗笑。

大米舒的確很偉大。第一晚，他連麵包都不吃。他把兩肘放在桌上，他輕蔑地看着小自修教師在吞食。

然而監督命人報告校長，校長像暴風似的進到飯堂。他兇暴地斥責我們，問我們爲什麼要反對這無可譴責的，他自己也嘗過的，而且覺得很有味的晚餐。

於是大米舒立了起來。

『先生，』他說，『這是因爲鱸魚不新鮮，我們吃不下去呵！』

『啊！好的，』小個子的自修教師喊道，不讓校長有回答的時間，『前幾晚，您差不多一個人把整盤的鱸魚都吃光了。』

大米舒的臉羞得緋紅。那一夜校長只命我們去睡覺，並說，第二天我們一定會反省

自己的錯誤。

五

第二天與第三天，大米舒是可怕的。自修教師的說話刺傷他的心。他鼓勵我們，他對我們說，如果我們讓步，我們簡直是一羣懦夫。現在，他拿出整個的倨傲，向我們表示，如果他願意，他也可以不吃飯。

這是一個真正的殉道者。我們這些人，我們大家都把巧克力糖，糖醬，甚至各種肉糕，藏在我們的書桌裏，使可以幫助我們不完全吞吃充滿我們衣袋的乾麵包。他沒有一個親戚在城裏，而且也不高興有這一類甜蜜的東西，他很嚴格，他只以他所能找到的幾塊麵包爲滿足。

第三天，校長宣告，學生們既然固執不動到菜盆，他將停止分發麵包，反叛即在中餐時候發作了。這一天正輪到吃白色湯的豆。

大米舒大概是可怖的飢餓讓他的頭腦昏亂了，就突然站了起來。他把自修教師爲着冒犯我們並激起我們食慾而故意有味吃着的菜碟拿起，丟在食堂的石地上，然後以他雄壯的聲音唱出革命的馬賽歌。這彷彿是極大的暴風激起我們全體的舉義。盆、杯與酒瓶便到處亂飛。自修教師們跨過殘物，很快的把整個飯堂讓給我們。小個子在他逃逸時，肩膀上受到一盆豆、豆的湯給他圍上白的領圈。

然而，現在是要鞏固地位了。大米舒被舉爲指揮的將軍。他一人把桌搬來，堆在門前。我還記得我們都把餐桌上的刀拿在手裏，大家仍在唱着馬賽歌。反叛已變成了革命。幸而人們讓我們留在那邊三個鐘頭。學校當局好像去找警察了。這三點鐘的喧鬧已令我們的怒氣平息了。

飯堂的底面有兩扇大窗開向操場，最胆小的，因在這樣長的時間中仍沒有人來干涉，就漸漸發生恐慌，他們輕輕開了一扇窗戶，就從這窗戶上消失了。別的許多學生也逐漸跟着他們出去。不久，大米舒只有一打左右的反叛者留在他的身邊。然後他以粗暴的

聲音對他們說：

『你們也離開吧，只要一個犯罪者就夠了。』

接着，他對還在猶疑的我，加上說：

『我把你的諾言還給你，——聽見麼？』

待警察衝陷了一雙門之後，他們只看見大米舒一個人安靜地坐在滿地是破碎食具的一個桌端。他當夜就被遣送給他的父親。至於我們，我們從這次的反叛，並沒有得到多大的好處。人們在幾個星期之內，避免麻煩，不再拿鰻魚與豆來給我們吃。之後，它們又重新出現了；不過，鰻魚的湯改成白色，豆的湯換做赭色罷了。

六

很久以後，我曾重新見到大米舒，他已不能繼續他的求學。他輪着耕種他父親臨死時遺留給他的幾塊土地。

『我或者會做一個很壞的律師或很壞的醫生，』他對我說，『因為我的頭腦很蠢笨。最好我還留在農民的崗位上。這是我的事情……沒有什麼關係，你們那樣放棄我，害得我好苦！我，我恰頂喜歡吃鱸魚與豆呢！』

斷

食

當牧師穿着他雪白的大法衣，登上教堂的講台時，小子爵夫人安適的坐在聖天使小廳堂前面，一個熱氣口附近，即她平常所坐的位置上。

經過照例的靜默之後，牧師很文雅，用一塊細麻布的精緻手帕揩拭他的嘴唇；然後，像一個準備鼓翼的飛天使似的，他張開胳膊俯下頭並開始說話。他的聲音在廣大的教堂中部，首先像遠處流水的潺潺聲，像和風在葉叢中間掠過的愛的呻吟。漸漸，氣息擴大了，和風變成了暴風，說話以尊嚴的雷聲，在穹窿下面滾動。但是，像平常一樣，有些時候，就是在他最可怖的霹靂中間，牧師的聲音却突然變柔，讓他雄辯的昏暗暴風雨中出乎意料外地射進明朗的陽光。

小子爵夫人從最初好像是樹葉間颯颯作聲的時刻起，就擺着貪聽與着迷的姿態，



像一個耳朶精緻的人一樣，準備去體驗心愛交響曲的一切微妙。她對於最初音樂詞句的細柔，似乎非常歡悅；其次，她以鑒賞家的注意，聽着聲音的張大，調配得非常好的最後暴風雨的爆發；待聲音達到它全部的開展，像雷似的響着，且得教堂中部的迴聲協助，隆隆滾動着之後，小子爵夫人就不能忍住謹慎的喝采與滿意的點頭。

從此，這簡直是天堂的快樂。一切信女都沉醉似的暈倒了。

二

然而牧師說了什麼意見了；他的音樂後面還有話語。他宣揚齋戒或斷食的教理。他說，上帝是多麼喜歡創造物的苦行。俯在講台的邊緣，以他大白鳥似的姿態歎息道：

『時候已經來了，我的兄弟們與姊妹們，我們應該像耶穌一樣，負着我們的十字架，戴上我們的荆冠，赤脚踏在岩石與荆棘上，攀登我們的赴難之路。』

無疑的，小子爵夫人一定覺得這些話語是柔軟的圓潤的，因為她溫雅地眯着眼，好

像恰恰搔到她心的癢處。隨後，牧師的交響樂搖擺她，雖然繼續留意悅耳的語聲，却讓自己沉入內心充滿愉快的半夢狀態中。

在她對面，她看見祭壇室的一堵長窗，塗滿灰色的霧汽。雨一定還沒有停止。親愛的小女子是在很壞的天氣中來聽講道。皈依宗教的時候，當然應該熬點苦痛。她的車夫，忍受可怕的暴雨。她自己跳到石階時，也脚尖有點被濺濕了。此外，她的轎式馬車關閉得很好，張着帳幔，簡直像床第一樣。但是從濕的玻璃窗中，看一長列慌張的雨傘在兩邊的人行道上奔跑，實在是太鬱悶了！她想，如果天氣晴和，她完全可以坐無棚的四輪馬車來。這一定比較愉快。

實際，她的最大憂慮是怕牧師說得太快了。倘若如此，她必須等待她的車子，因為這樣壞的天氣，她確實不願意在泥濘中行走。她估計，照這樣的速度下去，牧師決沒有兩點鐘的演說。這罪慮稍稍減損了她的虔誠的快樂。

三

牧師，立直身體，飄着頭髮，兩拳向前，簡直像一個被復仇精神所襲的暴徒一樣，突然憤怒，張開喉嚨吼道：

『尤其是你們女的犯罪者，如果不把你們悔過的香油傾在耶穌的腳上，你們將不幸了。相信我吧，你們顫抖並兩膝跪在石上吧。要在這些普遍懺悔的日子，你們自己來關閉在教會給你們開出的贖罪的煉獄中，要用你們的前額，因斷食而蒼白的前額，磕破石板，要下到飢寒，寂靜與黑暗的痛苦深淵，勝利的輝煌的時候一到，你們纔配接受精神的饒恕。』

小子爵夫人，因這可怕的聲音而擺脫了她的罣慮，她慢慢點點頭，好像完全贊成發怒教士的意見似的。倘若要拿起鞭策，在很黑很濕與很冷的角落，盡力痛打自己，她也毫無可疑的會接受的。

隨後，她又重新跌入她的夢想；她又消失在安適與受感動的出神中。她舒服地坐在一把寬背的矮椅上。她的脚下擺着刺繡的墊子，使她不會感到石板的寒冷。半仰着身體，她享受教堂這一廳堂的幸福，那裏瀰漫着香的煙霧，煙霧的深處又充滿神祕的陰影與可崇拜的幻象。教堂中部與它的紅絨帳幔，黃金與大理石的裝飾，簡直像很大的女子化裝室一樣，由許多小燈的溫柔亮光照着，四周緊閉的空氣，彷彿爲超人的愛情而準備着，撩亂神魂的香味又漸漸要她被堂皇鋪張的情趣所包圍。這是她官能的歡樂節。她的漂亮而富於脂肪的身體，就受到阿諛，搖擺與撫摸似的癱軟。在這樣適意的幸福中，她竟這麼渺小的沉醉着，特別使她感到無上的快樂。

但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點，就是最惹起她心頭癢癢的還是幾乎開在她裙下的熱氣口的溫暖氣息。她是很怕冷的，我們這位小子爵夫人熱氣口暗地把它的溫暖沿着她的絲襪撫摸上去。在這柔軟的沐浴中，她就昏昏欲睡了。

牧師的演說仍在憤怒的階段。他把一切出席的信女們都浸入地獄的滾油中。

『如果你們不聽上帝的告誡，如果你們不聽代表上帝者的話語，我實在對你們說，你們必有一日會聽見你們的骨頭將在悲傷的呼聲之下爆裂了，你們一定會感到你們的皮肉將在猛烈的炭火上面被烤焦了，那時，你們徒然喊：「可憐我吧，主，救救我吧，上帝，我已懺悔了！」上帝是沒有惻隱之心的，從腳上，他將把你們擲到深淵裏去！』

聽到這最後的一句話，聽衆間就發生了顫抖，一定被她裙下流動暖氣催睡了的小子爵夫人茫然微笑了一下。她很認識牧師，我們這位小子爵夫人，昨夜，他還在她家裏吃了晚飯。他頂高興吃香菌鮭魚糊，「波邁特」是他最愛的葡萄酒。真的，他的確是個美男子，年紀是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頭髮是棕色的，臉孔那麼圓，那麼淡紅，人們很容易把這教士的面貌認作是田莊女僕的快活臉孔。除此之外，他又是交際場中的人物，喜歡吃好的

東西，善於說漂亮的話語。女子們崇拜他，小子爵夫人簡直愛他愛到發狂。他總以非常溫柔而甜蜜的聲音對她說：『啊！太太，以這樣的裝扮，您簡直會使一個聖人墮入地獄呢！』他並不墮入地獄，這位親愛的男子。他跑到伯爵夫人，侯爵夫人以及其他女懺悔者的家裏去說同樣的風流話，這就讓他變成這些貴婦人的寵兒。

星期四當他到小子爵夫人家裏去吃晚飯的時候，她總以極親密的態度侍候他，認他是嬌弱的創造物，好像最小的氣流就會使他傷風，一塊壞的食物就會使他不消化似的。在客廳中，他的沙發是在壁爐的角上；到餐桌上，服侍的僕人們受到命令，要特別留意他的菜盆，把某種已陳十二年的「波邁特」酒只傾在他一人的酒杯中，然後由他閉着眼睛喝下，彷彿他在舉行領聖體的儀式一般。

他真好，真好，我們這位牧師！他從講台的高處，固然說到爆裂的骨頭與被烤的肢體，而小子爵夫人，在她所處的半睡狀態中，却見到他在她的餐桌上，幸福地揩拭他的嘴唇，並甜蜜地對她說：『親愛的太太，如果您的美還不足以保證您入天堂的話，看，這樣有味

的鷄湯一定會讓您在上帝身邊找到寵愛。」

五

牧師使用了憤怒與威嚇之後，就開始悲泣。這照例是他的策略。差不多跪在講台下，只露出他的肩膀，隨後，突然重立起來，彎着身體，好像被苦痛襲擊似的，他用上了漿的白紗手帕揩拭眼睛，他把手臂或左或右的向空伸着，裝起受傷鶉鷓的姿態，這是最後的花球，大合奏的尾聲，結局的動人景象。

『哭吧，哭吧，』他流着眼淚，裝出垂死的語調說：『爲你們哭，爲我哭，爲上帝哭吧……』

小子爵夫人雖然睜着眼睛，却已完全睡着了。熱氣，香，以及不斷地增長的陰暗，簡直使她完全麻痺了。她自縮在一邊，她幽閉在她所感到的愉快的感覺中；暗地裏，她夢想着有趣的事情。

在她旁邊，在聖天使廳堂中，有一幅大的壁畫，繪着一羣美的青年，半裸地背上生着兩翼。他們像驚懼情人似的微笑，至於他們俯着與跪着的態度，彷彿是在崇拜某一不可見的小子爵夫人。漂亮的青年男子們，嘴唇是柔軟的，皮膚如同緞子一樣，胳膊是多麼有勁！最壞的是其中有一個絕對像年輕的P公爵，小子爵夫人的一個好朋友。在她的假寐中，她自問公爵是否是裸體與背上生着兩隻翅膀。有些時候，她臆想玫瑰色的飛翔大天使穿着公爵的黑衣服。然後，她的夢確定了；這實在是公爵，他穿着很短的衣服，從陰暗的深處，遠遠向她送來手吻。

小子爵夫人醒來時，她聽見牧師正在作儀式的結語：

『但願你們得到饒恕！』

她驚異地留着一會兒，她以為牧師在祝她得到年輕公爵的親吻。

接着，發生很大的推椅聲音，大家都要回去了；小子爵夫人猜得很對，她的車夫還沒有到石階脚下。這魔鬼似的牧師加速了他的說教，他至少從聽衆方面盜去了二十分鐘。

的雄辯。

小子爵夫人正不耐煩留在偏堂之內時，她遇見牧師很迅速的從更衣室中出來。他在錶上看看鐘點，他有着情人不願誤了約會的慌張態度。他說：

『啊！我實在是太遲了！親愛的太太。您知道人們都在伯爵夫人家裏等着我。那裏將舉行精神的聚談，聚談之後，還有小宴哩！』

侯爵夫人的肩膀

侯爵夫人睡在她的大床中，上面張着黃緞的寬大帳子。中午，聽到座鐘的響亮聲音時，她決定睜開眼睛。

房間是溫暖的。地氈，門幕與窗幔，阻止寒冷進來，使它成爲柔軟的香巢。上下瀰漫着熱氣與香味。永恆的春，統御在那裏。

從她清醒之後，侯爵夫人好像有了突然的憂慮。她踢開被頭，按鈴喊秀莉。

『夫人喊我麼？』

『聽我說，外面已解凍了麼？』

哦！好心的侯爵夫人！她以多麼感動的聲音提出這個問題！她的第一個思想就是掛慮這可怕的寒冷，掛慮這猛烈的，她自己感不到的北風，可是它一定會殘酷地吹入窮人

們的陋室呀！她問上天是否已賜恩澤，她是否能無內疚的享受溫暖，而不必想到一切顫抖的可憐人。

『外面已解凍了麼，秀莉？』

房間的女僕給她以剛從爐火前面烘熱的早晨梳裝衣。

『哦！沒有，太太，外面並沒有解凍。反而凍得更厲害了……早晨已有一個人凍死在公共馬車上。』

侯爵夫人簡直像孩子似的快活起來；她拍着手喊道：

『啊！再好沒有了！我下午可以去滑冰了。』

二

秀莉拉開窗幔，慢慢地，讓突然的亮光不傷損溫雅侯爵夫人的柔嫩目光。

雪的冷藍反射，使房裏充滿快活的光輝。天是灰色的，可是這灰色如此美麗，竟使侯

爵夫人想起昨晚她在部長公館跳舞會中所穿的珠灰色的一件綢袍。這件綢袍滾着白的花邊，簡直像它在屋頂邊緣，映上蒼白色的雪條一樣。

昨夜，戴着新的鑽石，她是很媚人的。她到早上五點鐘纔睡覺。所以她的頭還有點沉重。然而她已坐在鏡前，秀莉已揭起她金髮的波濤。梳裝衣溜下去，肩膀赤裸地留着一直露到背脊中間。

整個世代已在侯爵夫人的肩膀的景色中老去了。從本性快活的貴婦人們，託賴強大的權力，能在皇宮中裸着頸肩跳舞之後，她就在權貴客廳的雜沓中，以放縱的樣式，轉動她的肩膀，這使她成爲第二帝國妖豔風趣的活招牌。她必須隨着時髦，剪裁她長衫的彎曲，有時直到乳房的下垂所在，有時剛到喉頭的尖端；如此，我們這親愛的女人，自一小渦至一小渦的，把她胸前的一切寶藏，都揭露出來了。從瑪德蘭區到聖多瑪達根區，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背上與胸前的最小部分。侯爵夫人的肩膀，寬闊的展佈着，是帝國的歡樂徽章。

真的，我們正不必描繪侯爵夫人的肩膀。因為它們像新橋一樣的被人認識。它們在十八年之內構成公衆觀覽的一部分。不論在客廳、劇院或別的地方，只要瞥見小小的一端，人們就會喊道：『喂！這是侯爵夫人！我認識她左肩的黑痣！』

此外，這實在是很美的肩膀，又白又肥，又惹起人的欽慕！一個政府的眼光在它們上面過去，給它們以更多的幽美，正像街上的這些石板受着羣衆的長期踐踏，終於光滑起來一樣。

假如我是丈夫或情人，我甯喜歡去吻一個部長辦公室中被謀事者兩手摩舊了的水晶拳鈕而不高興讓我的兩唇擦到那些經過巴黎風流人物狂吻過的肩膀。當我們想到千種情慾在它們的周圍顫動時，我們要自問，自然以何種泥土捏成它們，使它們不像那些陳露在公園大氣中，受着風雨侵害的裸體塑像一樣，漸漸被剝蝕與被粉碎。

侯爵夫人把她的廉恥藏在別的部分。她讓自己的肩膀代表一種制度。你看她怎麼爲她所選擇的政府而鬥爭呀！時常處在對敵的境地，到處維護她的制度，不論在皇宮中，在部長的公館裏，在各大使館中，或在簡單的百萬富翁家裏，她總以媚人的微笑，拉回猶疑不決的分子，總以白玉似的乳房建立王座，在危險的日子，她露出身上隱蔽與甜美的小角落，簡直比演說家的論證，更有說服的力量，比軍士的利劍更有決定的作用，爲着奪得一個表決，她甚至威脅地要除去她的小襯衫，直到最激烈的反對黨都宣告屈服爲止！

侯爵夫人的肩膀總時常留着是完好的與勝利的。它們負着一個世界，而不使一個皺紋來龜裂它們的雪白大理石。

四

這一天下午，從秀莉的手裏出來，侯爵夫人穿着嫺雅的波蘭服裝，出門去滑冰。她的滑冰技術的確是可欽佩的。

樹林中非常寒冷，北風刺着這些貴婦人的鼻子與嘴唇，簡直跟風把細沙吹在她們的臉上一樣。侯爵夫人歡笑。寒冷的確使她很好玩。她有時到燃在小湖邊岸的炭火前面去取暖。待回到冰冷的空氣中，她像燕子掠過地面似的，疾走如飛。

啊！多麼好的遊戲！解凍沒有來，是多麼快活！侯爵夫人可以整禮拜滑冰了。

回家時，侯爵夫人在香普·哀利賽街的側道上，看見一個可憐的貧婦，凍到半死的靠在一株樹下顫抖。

『可憐的不幸者！』她以生氣的聲音咕嚕道。

因車子跑得太快，侯爵夫人找不到她的錢袋，她就將她的花球，確實值五個金幣的一束白丁香花，擲給可憐的貧婦。

我的隣人傑克

我那時只二十歲，住在優美街的屋頂室裏。優美街是一條崎嶇的小巷，從植物園後面的聖維克叨小崗下來。

我爬上兩層——這裏的房屋是低矮的——我靠着一根繩的幫助，使自己不在破舊的梯級上滑下，我就在這樣最完全的黑暗中，走到我所住的陋室。房間又大又寬，赤裸裸的只有墳穴似的灰白光線。然而當我內心充滿希望的那些日子，這陰暗中却有太陽一般的光明。

我的隔壁陋室中住着一家人，父親，母親與八歲的女孩子，時常有女孩子的哭聲傳到我的耳鼓。

父親有着多角的形態，他的頭，斜栽在兩塊尖的肩膀中間。他的露骨的臉孔是黃的，

有一對墨黑的大眼睛，陷在濃密的眉毛下面，這個人，在他陰慘的面容上，保持着胆怯的善意微笑；人們可以說，他是個五十歲的大孩子，非常怕羞，時常像女孩子似的臉紅。他尋覓陰暗，他以將被赦免罪犯的謙抑，沿着牆壁溜過去。

幾次交換的敬禮，使我做了他的一個朋友。我喜歡這奇特的、充滿不安之純樸的面貌。漸漸，我們就互相握手了。

二

經過了六個月，我還不知道我的隣人傑克，究竟以何種職業，養活他的一家。他很少講話。由於純粹的同情，我曾有兩三次問過他的女人，可是從她那裏，我只得到支吾的、口吃地說出的回答。

一天——前夕下過雨，我的心裏很憂悶——當我走下地獄林蔭道的時候，我看見巴黎工人區的一個無賴漢，一個穿着黑衣，戴着黑帽並繫着白領帶的男子，向我走來，陪

臂之下掖着一具新生嬰孩的小棺木。

他以沉靜的不經心態度，抱着他的輕負荷，低着頭，用腳踢着街上的石子前進。上午的天色很蒼白，我注意這淒慘的東西過去，聽見我的脚步，那個人舉起頭來，並立刻很快的轉過去，可是太遲了；我已認出他來，我的鄰人傑克原來是抬屍伕。

我看着他離遠，他一定是很赧顏，以他所操的職業爲恥辱。我懊悔自己沒有走另一條街道。默默前去，頭垂得更低，他一定對自己說，他已失掉我們每晚交換的握手了。

三

第二天，我在樓梯上遇見他。他胆小的避在牆邊，縮得很小，很小，盡量拉緊他身上的衣襟，使它的粗布不致碰到我的衣服。他站在那裏，前額低俯着，我瞥見他可憐的灰白頭顱，因感動而發着輕微的顫抖。

我停住，我對着面注視他。我寬宏地把手伸給他。

他舉起頭來，很猶疑，也對着我的面凝視我。我看見他的大眼睛在激動，黃的臉色泛出紅斑。然後，他突然拿起我的胳膊，跟我到我的屋頂室，在那裏，他終於恢復他的說話。

『您是一個勇敢的青年，』他對我說：『您的握手讓我忘記了很多惡意的目光。』他坐下來，他向我懺悔。他對我招認，在自己做這一工作之前，他也像其他的人們一樣，遇見抬屍伏的時候，總感到極大的不舒服。但是，從加入工作之後，在行走的長久時刻中，在喪車的沉靜中，他考慮這些事情，他很奇怪，爲什麼他經過的時候，會激起那麼大的厭惡與恐懼。

那時，我只有二十歲，我可以跟一個劊子手擁抱，我大發哲學的議論，我要對我的隣人傑克指出，他的工作是神聖的。但是他聳一聳尖的肩膀，他在靜默中擦摩他的兩手，並以徐緩的和不自然的聲音說：

『您看，先生，街坊的議論與過路人的惡意目光並不怎麼使我擔憂，只要我的老婆與我的女兒有麵包吃就好了。只有一件事塞在我的心頭，使我難受。當我想到它的時候，

我整夜都不能睡覺。我的老婆與我，我們已經老了，我們不再感到恥辱。但是少女們，她們是有虛榮心的。我的可憐的瑪爾蒂，以後一定會因我而臉紅。五歲的時候，看見我的一個同事，她哭得那麼兇，她害怕得那麼厲害，我在她的面前，終於不敢穿我的黑袍。從此，我只得在樓梯上穿衣與脫衣了。

我憐憫我的隣人傑克；我要他把他的服裝放到我的房子裏，並任意來穿戴，使可以避免門外的寒冷。他用種種的小心搬運他的不吉物件。從那一天起，我每天早晚都看見他。他在我的屋頂室的一角準備他的梳裝。

四

我有一口舊箱，木板已被小蟲蛀碎了。我的隣人傑克，就用它作為他的衣櫃；他使箱底鋪着報紙，他把黑色的衣服細心地摺疊在這口箱裏。

有時，夜裏，由一個惡夢突然把我驚醒時，我即向牆邊像棺材一樣擺着的舊木箱，投

射我的恐怖的目光。我好像看見黑帽，黑袍與白領帶從那裏跳了出來。

黑帽在我睡牀的周圍滾動，發着鼾聲並以神經質的姿態慢慢在跳躍；黑袍張大起來，拖動他的下裾，像黑的大翼一樣，寬廣而沉默地在我的房中飛舞；白的領帶不斷地伸長，然後慢慢向我這裏爬來，舉着頭，尾巴在擺動。

我盡量睜開我的眼睛，我瞥見我的舊箱仍陰暗而毫無動靜的放在房間的一角。

五

那時，我生活在夢中，做着愛的美夢，同時也做着憂愁的惡夢。我歡迎我的惡夢；我也喜歡我的隣人傑克，因為他與死人一起生活，他把墳場的辛辣氣味帶來給我。他對我吐露許多機密的事情。我寫了一個抬屍伏的回憶錄的最初數頁。

晚上，我的隣人傑克，在脫去他的衣服之前，總坐在舊箱上，對我敘述他的一日。他愛說他的死人。有時是一個少女，可憐的孩子，患着肺病死了，只有很輕的重量；有時是一個

老頭子；這老頭子是一個很胖的大官，他的棺木很重，簡直把他的手臂都要壓斷了，他的袋裏好像帶着他的黃金走似的。對於每一死者，我都聽到很親密的詳情；我認識他們的重量，他們在棺材裏面產生的聲響，在樓梯轉角應該怎樣抬着他們的樣式。

有些晚上，我的隣人傑克回來比較多嘴，比較開心。他肩上披着黑袍，帽子向後戴着，他靠在牆上，大談其日間的經過。他遇見慷慨的繼承人，給他賞錢，使他可以喝「幾瓶酒」吃「幾塊安慰的乳酪」；他終於感動了；他對我發誓，如果時間到來，他將以純粹友誼的柔和之手抬我到土裏去。

六

我就這樣在死人的評述中，足足過了一年多的時間，一天上午，我的隣人傑克沒有來。八天以後，他已死了。

當他兩個同事移下他的屍體時，我正站在自己的門檻上。我聽見他們一面抬着有

時碰到東西隱隱發響的棺材下去，一面彼此開着玩笑。

其中的一個小胖子，對另外一個大瘦子說：

『抬屍伙終於被抬走了！』

貓
的
天
堂

一個姑母去世之後，留給我一隻安哥拉貓，這是我所認識的最蠢笨的畜生。看，以下就是冬季的一晚，它在熱的爐火前面述給我聽的故事。

一

那時我已兩歲，我的確是人們所能看見的最肥胖最天真的一隻貓。在這樣輕的年紀，我還有一般動物不屑享受爐火暖和的自負。而我却多麼應該感謝老天把我安置在您姑母的家裏呀！勇敢的女人，她很愛我。我在衣櫥的深處，有着一間真正的臥房，一個羽毛的坐墊。食物也與睡房一樣的舒服；從來不用麵包或羹湯，給我吃的只是肉，還流着血的好肉。

可是，在這些溫柔中間，我只有一個願望，一個夢想，就是溜出半開的窗口，然後逃到

屋頂上去。撫摩對我好像是太乏味了，床的柔軟簡直會使我作嘔，我這樣肥胖，連我自己也厭惡起來。我長日幸福地生活着，終於惹起我的煩悶了。

我應該對您說，伸出頭頸，我就從窗口看見對面的屋頂。那一天恰有四隻貓在相鬥，全身的毛倒豎着，尾巴高高的，它們以快樂的叫聲，在晒着陽光的青石瓦上打滾。從來，我沒有看到過這樣希奇的景象。從此，我的信仰更加確定了。真正的幸福是在屋頂上，是在人們如此小心地關閉着的窗戶的外面。使我確信的證據是：人們總是這樣關閉着裏面藏有鮮肉的櫥門。

我決定逃走的計劃。在生活中，除滴着血的鮮肉之外，一定還有別的東西。這就是「未知」就是理想。有一天，人們忘記推開廚房的窗戶，我就跳到下面的小屋頂上。

二

屋頂是多麼美麗呀！寬的承露，裝在它們的邊緣，發出甜美的香味。我愉快地循着這

些承雷前進，我的腳沒在細軟的，有着無限溫柔的污泥中。我好像在絨毛上面行走似的。太陽散下那麼好的熱氣，簡直使我身上的脂肪都要融解了。

我不瞞您說，我的四肢都在顫抖。我的快樂中混着恐怖。我尤其是記得一種可怕的感動，幾乎使我跌到街上去。三隻在屋脊上打滾的貓，發出可怕的叫聲，跑到我的身邊來。看我要昏暈的時候，它們即罵我是蠢胖子，它們對我說，它們是叫着玩的。我也開始跟它們一樣喵喵地叫起來。這是很有趣的。那些活潑的畜生沒有我的蠢笨的脂肪。當我像油脂球一樣在陽光晒熱的鉛板上滑動時，它們譏笑我的笨重。其中的一隻老雄貓特別向我表示好感。它自動的願意替我効勞，它擔負我的教育責任，這，我是很感激地接受的。

啊！您姑母的寵愛已經離遠了！我在承雷中飲水，從來放糖的牛奶，在我看來，都沒有這樣甜美。一切對我都像是很好很舒服。一隻雌貓，一隻悅耳的，她的漂亮容貌使我充滿前所未有之感動的雌貓出現了。直到那時，只有我的夢想對我指出這些美妙的生物有着可愛的柔軟脊梁。我的三個同伴與我，我們跑去迎接她。在它們的前面，我想先向可愛

的雌貓表示我的歡迎，不料，我的一個同伴惡狠狠咬着我的頭頸。我即發出苦痛的叫聲。

『算了吧！』老雄貓拖我走開的時候說，『您將看見許多別的雌貓。』

三

散步了一小時，我就覺得很想吃東西。

『在屋頂上究竟吃些什麼？』我問我的朋友，老雄貓。

『吃些我們所能找到的東西，』它像學究似的回答。

這回答使我有點茫然，因為我徒然尋找，始終找不到一點東西。最後，我瞥見屋頂房裏有一個青年女工在準備她的午飯。窗下的桌上，放着一塊要我垂涎的，血紅的好肋肉。

『看，我的事情解決了，』我非常天真的想道。

我就跳到桌上，我咬起那塊肋肉。可是女工看見我了，用掃帚柄在我的背脊上可怕

的打了一下。我放了肋肉並發出可怖的叫聲逃走了。

『那末您是從鄉下出來的吧？』老雄貓對我說。『放在桌上的肉不是給我們吃的，我們只可以遠遠想着它。我們要在承露裏尋找我們的食品。』

我永遠不能了解廚房的肉不屬於貓的道理。我的肚已開始認真地發氣了。老雄貓對我說，必須等到夜裏。這終於使我大失所望。一到夜裏，我們就可跳到街上，搜索各處的垃圾堆。等到夜裏！它像老練的哲學家似的，平靜地說出這個我呢！我一想到這延長的斷食，我就覺得自己要昏暈了。

四

夜慢慢來了，這是使我寒冷的發霧之夜。不久，又下雨了，雨點細細的，襲骨的，被急驟的大風吹着。我們由一條樓梯的玻璃窗口下去。在我看來，街道是多麼醜陋！這已不是那溫暖的熱氣，那大的太陽，那光明的，大家可以非常愉快地打滾的白的屋頂了。我的脚在污濕的石街上滑溜。我苦惱地憶起我的三層臥被與我的羽毛墊子。

我們剛到街上，我的朋友老雄貓就開始顫抖。它縮得很小很小，它陰險地沿着房屋奔跑，並要我趕快跟着它走。待它遇到一個可通馬車的大門，它就很快迅速的隱在那裏，並吐出了滿足的喉聲。待我問它爲何這樣逃走的原因時，它就回答我：

「您沒有看見背上有籃與手裏拿着一根小鐵鈎的那個人麼？」

「看見的。」

「那末！如果他看見我們，他就會打死我們，並把我們放在鐵棒上烤吃了！」

「放在鐵棒上烤吃了！」我喊着說。『那末，街道也不屬於我們的了？我們非但沒有吃的，而反要被人吃掉麼？』

五

然而人們把垃圾倒在門前。我失望地搜索這些污物堆。我遇見兩三塊瘦骨頭混在齷齪的灰燼中。從此，我懂得牛羊的鮮肺是多麼有味！我的朋友老雄貓以藝術家的姿態

爬搔垃圾。它讓我一直奔跑到早晨，它毫不着急的訪問每一街道。差不多在十小時之內，我受着雨的打擊，我的整個身體都顫抖了。可詛咒的街道，可詛咒的自由！我是多麼惋惜我的監獄呀！

天亮之後，老雄貓看見我在蹣跚，即以奇怪的態度問我：

「您已夠受了麼？」

「哦！是的，」我回答。

「您願意回到您的家裏去麼？」

「當然，不過，怎樣才能回去呢？」

「您來吧。昨天上午，當我看見您出來的時候，我就知道像您這樣胖的一隻貓，不是生來就為享受自由的辛辣快樂的。我認識您的住宅，我帶您到您的門口吧。」

這可敬的老雄貓，就這樣簡單的對我說了。待我們走到時：

「永別了，」他毫不顯露感動的向我告別。

『不』我喊着說，『我們不能就這樣離開。您跟我一起來。我們將平分我的同一張床與同一塊肉。我的女主人……』

它不讓我說完。

『請閉尊口吧！』它突然說：『您是一個傻瓜。我會死在您的溫柔中。您的豐盛的生活對於新生的貓，的確是很好的。自由的貓是永不以監獄的代價，購買您的肺腑鮮肉與您的羽毛墊子……永別了。』

它再跳到它的屋頂上去。我見它的大而瘦的側影，遇到初昇太陽的撫摩，在發着舒適的戰慄。

待我回家之後，您的姑母拿起塵拂，重重的打擊我，而我也很快樂的接受了這應有的懲戒。我很舒服，我深嘗這溫暖與被打的愉快，當她鞭我時，我甜美地想着她將給我吞嚼的鮮肉。

六

「您看，」我的貓作結論似的說，並把它的身體伸向炭火的前面，「真正的幸福，——天堂，我親愛的主人，是被關在一間有肉的房子裏，即使被打，也是快樂的。」

我是在代替貓說話。

莉

莉

妮儂，你從鄉野，從氣味尖烈，地平線廣大的真正鄉野裏來。你不够愚蠢，你不會到某一時髦海灘的邊岸，關閉在不潔淨的遊戲場中。你是到羣衆不去的地方去，你是隱避到蒲爾歌涅的某一葉叢的僻靜地方去。你的住所像鳥巢似的，是一幢藏在樹林中間的白屋。就是在那裏，在自由空氣的健康中，你過着你春天的生活。所以當你回來伴我幾天的時候，你的要好女友們都驚異你的兩頰怎麼像山楂花一樣的新鮮，你的嘴唇怎麼像野薔薇一樣的嫩紅。

但是你的口還是甜的，我可以發誓說，你昨天還吃了櫻桃。這是因爲你並不是害怕黃蜂與芒刺的小情人。你勇敢的對着大的太陽行走，你都知道你頸上的焦色是有着細琥珀的透明。你穿着布的長衫，戴着你的寬邊大帽，簡直像土地之友的鄉下女人，在田野

中奔跑。你用你的刺繡小剪刀剪割菓子，不錯，你做很小的工作，可是你以整個的心在努力，回家時，你很自負，你以羨慕給你留在白手上的玫瑰色傷痕爲榮耀。

將要到的十二月，你將去做什麼呢？什麼都不做吧。你將很煩悶，不是麼？你並不喜好時髦。你還記得某一晚上我帶你去參加的那個跳舞會麼？你赤着肩膀。你在車裏顫抖。這個跳舞的場所在吊燭台的白光之下，瀰漫着窒悶的熱氣。你很乖覺的留在你的沙發深處，偷偷用你的摺扇阻遏你的輕微呵欠。啊！多麼煩悶！我們回家時，你對我指出你的早就開始萎謝的花球，並喃喃對我說：

『看這些可憐的花朵。如果我生活在這熱的空氣裏，我也將跟它們一樣的悶死了。我親愛的春天，您在何處呢？』

妮儂，從此，我們不再去參加跳舞會了。我們將留在我們家裏的壁爐旁邊；我們將永遠相愛；就是疲倦了，我們還是相愛。

我憶起你另一天的喊聲：『真的，女人的確是很懶惰的！』我對於你的這一招認一

直想到晚上。男子取去了一切工作，只把危險的夢想讓給你們。過失是在長期夢想的頂端。當整天都做着刺繡的時候，究竟想些什麼呢？人們構起虛無的宮堡，像睡林美人似的睡在裏面，等着經過路上的第一個騎士的親吻。

『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你屢次對我說：『他讓我在自己的家裏長大起來。我沒有從這些玩偶似的學校裏學到壞處，她們在寄宿舍裏，總把她們表兄的情信藏在她們的「彌撒」書中。從來我不把好的上帝與吃小孩的惡魔混在一起，我招認我時常害怕我會惹起我父親的悲傷，我並不怎樣畏懼自己會被拖到魔鬼的鍋子裏去讓它煎死。還應該對你說的是：雖然沒有研究過，我也自然景仰致敬的技術；教我跳舞的老師也並不怎樣訓練我去低下眼睛微笑以及用臉撒謊的花樣；我對於出身高貴女郎所最崇尚的教育：裝嬌作態的種種醜相，並沒有半點知識。我跟健壯的植物一樣，自由地茁長起來。這就是爲什麼我要窒息於巴黎的空氣中。』

莉

最近的一天下午，春留給我們的天氣非常優美，我坐在都伊勒里公園大馬栗樹的嫩蔭下面。公園差不多是空的。若干貴婦人，一小羣一小羣的留在樹下刺繡。許多小孩子在遊戲，他們的尖銳歡笑截斷了鄰近街道的嗡嗡市聲。

莉

我的目光終於停止在六七歲的一個小女孩子身上，她的年輕母親在我數步之外，同一個女朋友在談話。這是一個金髮的孩子，跟我的長統靴一樣高，她已有大女郎們的姿態了。她身上是細緻的，只有巴黎女人纔知道裝飾她們兒女的服裝：一條膨大的玫瑰色綢裙，讓穿着珠灰長襪的兩腿露在外面；一件滾着花邊的露肩上衣，一頂白羽毛的小方帽；許多首飾，一串項圈與一隻珊瑚的手鐲。她很像她的母親，不過更多一點豔裝罷了。她設法把她母親的小陽傘拿到手裏，張開小陽傘，她莊重地散步，雖然樹下並沒有半線陽光。她研究輕輕的走路，好像她看見大人們所做似的，她溫雅地滑過去。她不知道

有人注意她；她用心重複她的表演，她嘗試各種的姿態，她做出媚人的咧嘴，學習頭的旋轉，注視與微笑。她終於遇見一株老的馬栗樹，在它前面，她認真地行了半打的大敬禮。

這簡直是個小婦人。我實在驚駭她的鎮靜與她的學問。她還不到七歲，她已明瞭她誘惑的職業了。只有在巴黎纔找到這樣早熟的小女孩子，沒有認識她們的字母之前，竟先懂得跳舞的技術了。我想起外省的兒童；他們是愚魯的與笨拙的；他們都像畜牲似的在地上打滾。莉莉並不想去損壞她的裝束；她寧可不玩；她筆直的留在臃腫的裙子裏，她的快樂是讓人注視並聽見她的周圍說：『啊！可愛的女孩子！』

然而莉莉還在向老的馬栗樹致敬。突然，我看見她重新立直，並立刻使用她的武器：斜起小陽傘，嘴裏微笑着，裝出有點狂喜的態度。不久，我就明白了。另一個小女孩子，穿綠裙的棕髮兒童，從大路上走來。這是一個小朋友，必須以嫺雅的禮貌相見。

她們兩個人輕輕握一下手，做出同一階級婦女間所常有的臉相，她們交換這幸福的微笑，這微笑在這樣的場合表現出來的確是很合式的。等到行過禮之後，她們就並排

走着，以細弱的聲音談話。所談的絕對不是遊戲問題。

『您有一件漂亮的長衫呵。』

『這滾邊是瓦朗西安製的薄紗，不是麼？』

『媽媽上午有點不舒服。我很怕不能如我給您所約定的時間來看您。』

『您看見黛蕾斯的玩偶麼？她有很美的裝束。』

『這小陽傘是您的麼？它是頂可愛的。』

莉莉的臉變得緋紅。她想賣弄她母親的小陽傘，她知道這樣可以壓倒她的朋友，因為後者就缺少這件東西。以上的問題難住她了，如果她說真話，她明白自己是失敗了。

『是的，』她很懇切的回答，『是我的爸爸贈給我的。』

這是狡猾到極點了。她知道撒謊，正如她知道讓自己漂亮一樣。她會長大起來；她完全懂得自成一一個漂亮女人的必要條件。受這樣的教育，你們怎麼還要可憐的丈夫們睡得安穩呢？

這時，一個八歲的男孩子過去，拖着裝滿石子的小車。他發出可怕的「吁！吁！」他做車夫；他一心一意玩耍；經過的時候，幾乎撞到莉莉。

「一個男子，是多麼粗暴！」她輕蔑的說。「您看，這小孩子的衣冠，是多麼不整齊！」這些小姐們不屑理睬似的笑了一下。真的，這男孩子這樣在玩馬，由她們看來的確是幼稚的。二十年以後，她們中的一個倘若嫁給他，她將時常以女人的高傲，七歲就知道玩小陽傘的優越態度對待他，因為，在那個年紀，他還僅僅知道扯碎他的短褲呢！」

細心地理好了她裙子的摺紋時，莉莉又重新開始行走。

「請看那個穿白長衫的愚蠢女孩子，她單獨一個人很煩悶的留在那邊，」她再說。「有一天，她問我是否願意她來做我的朋友。您想想看，我親愛的，她是一個小職員的女孩子呢！您一定會明白，我是不願意的人當然不應該因交朋友而讓自己受累。」

莉莉做出被辱公主的呶嘴。她的朋友的確是被擊敗了；她沒有小陽傘，而且還沒有

人要求做她的朋友。她像參與對方勝利的女人似的，臉色立刻變成蒼白。她伸出胳膊圍

繞莉莉的腰身，設法從後面扯縲她的服裝，而不讓她覺到自己的用意。她甚至還以準備咬人的白色小齒，對她作極其可愛的微笑。

待離開各自的母親之後，她們纔覺到我在觀察她們。從此，她們的樣子就更甜蜜了！她們像妖艷的女郎似的，裝出故意惹人注意的嬌態。一個先生在那邊凝視她們。啊！夏娃的女兒們，魔鬼從搖籃的時期，就在誘惑你們了！

接着，她們大笑了。我的某點裝束一定惹起她們的驚奇，由她們看來，這一定是很滑稽的；無疑的，我帽子的樣式已經背時了。她們確實在譏笑我；譏笑時，手放在嘴上，好像有些貴婦人在客廳裏所做似的，掩住她們嘻笑的白齒。我終於害羞，臉紅，再也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我逃走了，就把位置讓給這兩個有成人女子那樣快活與奇特目光的小女孩子。

啊！妮儂，妮儂，你給我吧這些小姐們領到田莊裏來，要她們穿上灰布的衣服，讓她們在鴨子行走的泥潭中打滾。她們回來時，將跟鵝一樣的蠢笨，將跟小樹木一樣的健康與強壯。我們若娶了她們做夫人的時候，我們將教她們怎樣去愛我們。對於此道，她們一定是相當精通的。

愛神小藍袍的傳說

一

十二月的某天上午，雪慢慢而貞潔的降下來，一個赭色髮的美少女出世了。空氣中表現某些徵候，報告她來完成愛的使命；玫瑰色的陽光照耀在白的雪上，它讓屋頂上跟春天一樣的散滿紫丁香的芬芳與鳥的快樂鳴聲。

無疑的，由於謙抑，爲着指出她只有心的唯一財富，她在一間陋室的深處，降生下來，她沒有家庭，她可以愛着整個人類，她有相當柔軟的胳膊來摟抱世界。她達到愛的年齡時，她離開她所偏處的陰暗；她開始在路上步行，她着手尋找她要以自己目光去滿足他們的飢餓者。

這是個壯大的少女，黑的眼睛，紅的嘴唇。她有無光澤的白肉，上面長着一層軟毛，使她的皮膚變成白絨一般。在她步行之際，她的身體柔軟擺動，似有媚人的節奏。

她離開她所出生的柴草堆時，她就了解她是進到穿戴綾羅軟緞的使命中去。她生來就賦有白的牙齒與玫瑰色的面頰；她知道找到如她牙齒一樣白的珍珠項圈，像她面頰一樣玫瑰色的綢緞裙子。

五月的清朗早晨，等她裝飾了之後，與她在偏僻的小徑中相遇的，確是很美妙的。她有向着任何來者開放的心與櫻唇。她若遇見一個乞丐在溝渠旁邊，她就立刻以微笑詢問他；如果他歎息心的燃燒與火熱，她的嘴就很快的給他以捨施，乞丐的貧困從此減輕了。

所以教區的一切窮人都認識她。他們擁擠在她的門口，等待她的分配。像一個慈善的修道女一樣，她晨夕都下來，均分她的溫柔寶藏，讓每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

她簡直跟白麵包一樣的善良與溫柔。教區的窮人們給她一個綽號，稱她爲愛神小藍袍。

忽然有一種可怕的瘟疫侵害整個的區域。一切年輕人都被傳染，大多數幾乎因此而死。

災禍的徵象是很可怕的心停止跳動，頭腦空虛了，垂死者跟白癡一樣的蠢笨。青年們簡直是可笑的木偶，他們冷笑的散着步，像小孩子購買糖菓似的，在定期的市場中，購買愛的心。當瘟疫打擊勇敢的年輕男子時，病痛即由極深的憂悶與致死的失望表現出來。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之前悲傷自己的無能，不滿足的愛人們則投到江水裏去。

你們知道這美麗的少女，在這嚴重的場合，是知道使自己出名的。她組織游動病院，她日夜看護病人，她用她的嘴唇關閉創傷，她感謝上蒼給她以這樣偉大的任務。

她對青年們是個大慈大悲的女神。她救了其中的很多人。只有那些已經沒有心的人，她纔不能醫好他們的心。她的治療是很簡單的：她把她的救助之手與她的溫暖氣息，

賜給可憐的病人。她從來不要報酬。她不吝惜，她滿嘴捨施，她毫無掛慮的讓自己破產。所以當時的吝嗇者，看見這年輕的少女用這樣的方式浪費她的恩惠與財產，都不免搖頭歎息。他們彼此間都這樣說：

『她這樣永不計算點滴地給出她的心血，她不久一定會死在貧困的草堆上。』

三

一日，當她搜索她的寶藏時，她果然覺得自己的心已經空了。她不免恐怖得戰慄起來；賸留下的幾乎只有少數的溫暖銅子。可是瘟疫仍在猖獗。

少女發怒了，她不再想到她瘋狂分散的巨大資財，她感到慈善的焦急需要，她的貧困因此使她更加難受。在晴和的太陽之下，出去尋覓乞丐，是多麼甜蜜！愛別人與被人愛是多麼溫存！現在，她必須活在陰暗的一角，輪着自己來等待別人或者永遠不會來的捨施，這是多麼淒慘呀！

一會兒，她內心起了聰明的思想，她想好好保存給她留下的少數銅子，並非非常謹慎的去消費它們。可是，如此強烈的寒冷，在她的孤立中侵襲她的身心，她終於出去，尋找五月的陽光。

在路上，在第一塊路碑附近，她遇見一個青年，他的心顯然因缺乏營養而陷入垂死的狀態。看見這個景象之後，她的熱烈的仁愛之心又覺醒了。她不能對她的使命說謊。充滿了善心，鼓起更大的獻身精神，她把全心的殘餘都搬到她的唇上，她慢慢俯下身去，給青年一吻，並對他說：

『喂！看，這是我的最後資本。請把金錢還我吧。』

四

青年果然把金錢還了她。

當晚，她就給窮人們一封信，通知他們，她不得不停止捨施的苦衷。現在留給這親愛

的少女，恰夠她與這最後她所救起的可憐人，過着正當的舒服生活。

其實，愛神小藍袍的傳說，並沒有什麼道德的意義。

鐵

匠

鐵匠是個大個子，當地最大的大個子，兩肩結實，臉與胳膊，因鐵爐的火燄與鐵鎚的鐵灰而黝黑。在他的方形的腦蓋與濃密的厚髮之下，有着大而綠的孩子眼睛，它們跟鋼鐵一樣的閃閃發光。他的寬大的顎骨發出笑聲與打鼾的氣息，簡直像他風箱的巨大呼吸與歡樂一樣；他雖已五十歲了，他若以滿意的有力姿態——這姿態是他平常打鐵時所獲得的習慣——舉起他的胳膊時，他彷彿比青年還要有勁的使用他的「小姐」——一個二十五斤重的鐵鎚，他一人能從凡爾農一直舞動到盧昂的可怕工具。

我在鐵匠家裏，足足住了一年，養病的一年。

我的心煩躁，我的頭腦昏亂，我出門，向着我的前面走去，我尋找自己，我尋找一個平和與工作的角落，讓我可以恢復我的壯健。一天下午，當我越過村莊之後，我就這樣瞥見

一個孤立的打鐵店，滿屋紅光地橫在四條路的交叉上。火光那麼輝耀，致它從大開着的車門，射到外面，使十字路口映着火災一般的赤色，並使對面沿着小河排列着的白陽樹，像火炬似的發出耀眼的光亮。遠處，在柔和的暮色之中，有節奏的鎚聲響到數里以外，像是漸漸近來的鐵軍在曠野中間奔跑一樣。那裏，在大開着的門下，在鐵爐的光明與這雷也似的震動與喧鬧之中，我停着，看這工作，注視這些人手在絞曲與擊平赤紅的鐵棒，我已覺得很幸福，精神上也已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秋天的那一晚，我第一次看見鐵匠，他在鍛冶犁頭。襯衫開着，露出粗的胸口，他的兩脅，在每次呼吸之際，顯露鐵一般的筋骨，他向後仰着，裝起突擊的姿勢，打下他的鐵鎚。這樣，毫不間斷，他以身體的柔軟擺動和筋肉的堅韌推撞，繼續着他的工作。鐵鎚在一個合規的圓周裏轉動，帶去許多火花，並把一種閃光留在它的後面。鐵匠用兩手在舞動的，就是「小姐」；至於他的兒子，一個二十歲的活潑青年，則用火鉗鉗着燃燒的紅鐵，也用他的鐵鎚打在鐵上，發出鈍重的聲音，終於敵不過老頭子的可怕「小姐」的響亮舞蹈。多

克，多克——多克，多克，人們以為是一個母親的嚴肅聲音在鼓勵孩子的最初學語呢。「小姐」仍在作「瓦爾茨」舞，搖動她舞衣上的發光鑽石，讓她的後跟，印在紅的犁頭上，她每次重跳在鐵礎之上，就讓她脚下的鐵質改變樣式。一種血樣的火燄一直流到地上，照耀兩個工人的突露面骨，他們的巨大影子一直伸展在鍛鐵房的陰暗與模糊的角上。漸漸，紅光消退了，鐵匠也停止了。他很黝黑的站着，靠在鐵鎚的柄上，前額流着汗，且不措拭它。我在他兒子用手慢慢抽動的風箱的吼聲中，聽見他還在掀動的胸部的呼吸。

夜裏，我睡在鐵匠家裏，我不再離開這裏了。我在樓上，鍛鐵房上面，有一間空的，由他供給我而我也高興接受的房間。從早晨，天還沒有放光的五點鐘起，我就參與我主人的工作。我被全屋的響聲驚醒，這歡笑似的快樂響聲，一直活動到夜裏。我的下面，鐵鎚在跳舞。「小姐」連續不斷敲着我脚下的天花板，好像喊我起來，把我看作一個懶惰者。整個的可憐房間，它的大衣櫥，它的白木桌，它的兩把椅子，都嘎嘎響着，好像催我趕快穿衣。我必須下去。到下面，我看見鍛鐵房已經紅了。風箱轟轟的響着，藍的與玫瑰色的火燄從煤

炭中升起，星球的圓體在挖掘炭火的風下發光。然而，鐵匠準備他一天的工作。他搬動角落裏的生鐵，察看耕犁，檢查輪盤。看見我之後，他即把兩拳放在腰間，這可敬愛的勞動者。他笑，他的嘴一直裂到耳朵。五點鐘，把我從床上趕起來，這似乎使他快活。他相信他是爲敲擊而敲擊，早晨只以他鐵鎚的可怕合奏，催醒大家。他把他的巨手放在我的肩上，他俯下身來，像對一個孩子說話似的對我說，從我生活在他的爛鐵中間之後，我的身體確已比較康健了。每天，我們在一輛翻倒的舊車尾部，一起喝着白的葡萄酒。

接着，我留在鍛鐵房裏，度過我的一日。尤其是冬天下雨的時候，我整天的鐘點都生活在那裏。我對於鍛鐵的工作發生興趣。鐵匠連續敲這任意由他揉改的生鐵的鬥爭，終於像一齣有力的悲劇一樣，使我激動。我看着從火爐到鐵砧的金屬，我看它在工人的勝利的努力之下，跟軟臘一樣的彎曲，伸展與捲動，不免感到連續的驚奇。當耕犁裝好的時候，我跪在它的前面，我已不認識前夕的不成形的粗樣，我審察零件，我夢想，我以爲是無上強大的手指竟這樣神妙地鑄造它，並不需要火的協助。有時，我微笑，我想到從前我曾

看見的一個少女，在我窗口的對面，用她的纖弱兩手，絞動黃銅絲，拿一根絲綫，把人造的紫羅蘭，繫在這些銅絲上面。

鐵匠從來不歎息，我曾看見他，白天打了十四小時的鐵之後，夜間很高興的笑着，以滿意的態度擦洗他的胳膊。他從來不憂悶，從來不疲乏。他可以用他的肩膀支住他的房屋，如果他的房屋要坍下來的話。冬天，他說，他的鍛鐵房裏很暖和。夏天，他讓門大開着，使乾草的氣味可以進來。當熱季到來，太陽將要下山之際，我到門前，坐在他的身邊。我們是在半山腰上；我們從那裏可以看見山谷的寬廣面積。他默察這無限大的，像綠氈一般的耕地，消失在薄暮淡紫色的地平綫中，覺得非常幸福。

鐵匠時常說笑。他說這一切土地都是屬於他的，他的鍛鐵房，從兩百多年以來，就對附近的整個區域，供給耕犁。這是他的倨傲。如果沒有他，就沒有豐盛的收穫物。平原到五月所以是青的，到七月所以是黃的，它所以有這絲絨一般變化的景象，完全是他的功勞，他愛田野的耕作物，像他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太陽好的時候，他高興，下雹的時候，他舉起

拳來反對天邊的黑雲。他往往向我指出遠遠好像沒有衣背那麼大的一塊土地；他對我敘述他在某一年，曾爲方塊的蕎麥田或大麥田，造過一具耕犁。遇到耕種的節季，他有時拋開他的鐵鏈，走到路的邊緣，手放在腿上，他注視前面的田畝，他注視許多由他一家出去的耕犁，深入土地，在對面的左邊或右邊，翻出它們的犁痕。山谷中充滿了他的產物。看見耕馬慢慢在前進，簡直可以說，是許多軍隊在行走呢，犁頭以銀樣的反光，閃爍於太陽之下。他舉起胳膊，他喊我，他要我來看它們所做的是多麼『神聖的事業！』

這一切在我腳下發聲的燦爛的鐵器，使我的血裏也充滿鋼鐵。這比藥房裏的任何藥品，都有價值。我習慣於這騷擾的聲音，我需要這鐵鏈打在鐵砧上的音樂，讓我可以聽到自己的生命。在我的整個由風箱吼聲激動的房間裏，我已重新找到我的可憐的頭腦。多克，多克，——多克，多克，這簡直是規定我工作時間的快樂的鐘擺。工作最緊張，鐵匠發氣，我聽見紅鐵在附着魔鬼似的鐵鏈之下嘎嘎作響時，我的手掌裏有着巨人一般的熱度，我想用我的筆頭壓平整個的世界。接着，待鍛鐵房沉默不響之後，我的腦蓋中也整個沉

靜了；我下去，看見這被征服的，還在發煙的金屬，我就感到我的工作的可恥。

啊！有時，在天熱的下午，我看見鐵匠是多麼雄偉！他一直裸到腰身，突露與緊張的筋肉，跟米開朗琪羅的一個巨像一樣，表現着無上的力量。注視他的時候，我發現到近代的雕刻綫，這是我們的藝術家徒然在希臘的死肉中所費力尋找的。在我看來，他好像是勞動的偉大英雄，這一世紀的不倦子孫，他不斷在鐵砧上鍛造我們的分析工具，並用鐵和火，創建我們的未來社會。他以鐵鎚，作爲他的玩具。他如果要笑的時候，就立刻拿起他的「小姐」並很快的擊着鐵砧。於是他讓他的全家，在火爐的玫瑰色的喘息中間，充滿了雷鳴一般的聲音。我以爲自己聽見勞苦民衆的呻吟。

就是在那裏，就是在放滿耕犁的鍛鐵房中，我永遠治愈了我的懶病與懷疑。

失

工



清早，工人們進廠時，見到裏面冷清清的，好像是破產一樣的悲慘。大廳深處，機器很安靜的站着，它們跟手臂那麼瘦弱的肢體與那龐大的輪盤，也啞然不作一聲；廠裏從此更增一層憂鬱，因為它們平常勞作時的氣息與擺動，像巨人的「心跳」一樣，使全廠充滿活潑與生氣。

廠主從他的小辦公室裏下來，很煩悶的對工人們說：

『我的夥計們，今天沒有工作了……定貨的不再來，各方來信都說不要，我祇好保存存貨，死守在這裏。唉！這十二月，往年很有工作而且很忙的十二月，今年連最穩固的製造家都有破產的危險了……所以一切都要停止下來。』

看見工人們面面相覷，似有歸家與轉眼就要挨餓的恐懼時，他再以較低的聲音加

上說：

『我不是只顧自己的私利，不，我可對你們發誓……我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可怕，也許比你們的更可怕，一星期之內，我虧損了五萬法郎，我今天把工停了，不使窟窿更深起來；對於本月十五的債期，我現在還沒有一個銅子……你們看，我是站在朋友中的地位同你們說話，一點不對你們隱瞞。明天，索債者也許就要到這裏來了。這不是我們的過錯，不是？我們已經奮鬥到底。我本想幫助你們度過這不好的時期；可是現在已經完了，我已跌倒了；我再也沒有與人平分的麵包了。』

於是他伸出手來向他們道別，工人們不作聲，一一對他握手。他們還逗留在那裏數分鐘，捏緊拳頭，瞪視那些無用的工具。在別的早晨，天一放光，鐵銼就唱起歌來，鐵錘也敲着打起節奏；而現在呢，這一切好像都熟睡在倒產的灰塵中。下一星期，就有二三十戶人家沒有飯吃。有幾個在廠裏作工的女人眼淚盈眶，男子還強裝勇敢，他們說，不論怎樣，在巴黎是不會餓死的。

不久廠主也離開了，他們從背後看出他的情形很窘迫，僵僵着身體，慢慢走去，形容很疲乏。一星期的時間使他的身體變得那麼憔悴，也許還有他未曾說出的更大的不幸吧。他們也一一退去，廠中的確很窒悶。他們的咽喉緊張，心頭冰冷，像從死者的房裏出來一樣。死者就是工作，就是不作聲的機器，它的骷髏在陰暗裏是可怕的。

二

一個失業的工人在外邊的路上。他這樣沿路奔波了一個星期，依然找不到工作。他一家一戶的問過去，情願供獻他的兩手與他的身體去作任何勞苦的工作，即使是最討厭的，最疲勞的，甚或最損害身體的，他也高興接受。可是家家都閉緊門戶，拒絕他的要求。不得已，他想以半價代人勞動，而各家的門戶仍不肯爲他重啓。倘若有人能用他，即使一點報酬都沒有也是可以的，不料他還是不能如願以償。這就是「失工」這就是可怕的，要破屋裏的人們啼飢號寒的「失工」。突然的變故停止了一切工業，而金錢，卑污

的金錢也隱藏不見了。

過了八天，這一定是完了，他作過最後的努力了，他空着雙手徐徐歸來，他已被窮困逼得疲憊不堪。天下雨；那夜在泥濘中的巴黎是可悲的。他在大雨之下行走，一點不覺得什麼，他只聽見餓鬼在叫，有時停止脚步，想藉此慢些到家，他側身於塞納河的橋欄上；新漲發聲的河水遠遠冲在橋墩上，發出雪白的泡沫。他把身體更斜出去，浩瀚的河流在他底下過去，給他一聲憤怒的呼喚。接着，他對自己說，這是太怯弱了，他又立刻離開了欄干。雨停止了。珠寶店玻璃櫃內的煤氣燈閃爍亮着。他若打破一塊玻璃，一手就可拿到幾年的麵包。飯館的廚房中也生火了；他看見白紗帳簾後面，許多人在那裏吃飯。他放快脚步，回到窮人窟中來，沿街的燻肉店，醬肉店，茶點鋪，貪吃巴黎所嗜好的一切，都在他飢餓的時候陳列出來。

上午，當着他嗚咽不輟的妻女，他曾允許她們下午一定帶回麵包。所以在夜幕未下之前，他不敢回來對她們說他是撒謊的。他一面走，一面自問怎樣踏進家門，用什麼話去

勸慰她們，再使她們忍耐一下。然而她們再不能留著不吃飯了。他自己也許能嘗試，再熬下去，可是那麼瘦弱的妻女，將如何熬法呢？

一會，他忽然生起求乞的念頭。當一個太太或一個先生走過他的身旁，他想伸出手去，可是他的手臂硬着，他的咽喉塞住，不能如他的所願，他直立在人行道上，一般身上穿得很時髦的人，以為他是醉漢，都掉過頭去，不願看他餓鬼似的可怕外形。

三

工人的妻子下樓來立在門邊，留着女孩子在樓上睡覺。她的形容很枯瘦，身上僅穿一件印度花布的薄衫。她呆立在街上，對着刺骨的寒氣，索索發抖。

她的屋裏再沒有什麼東西了；她把一切都送到當舖裏去了。八天沒有工做，就足以倒空全屋。前夕，她會把舊被中最後幾塊破絮都賣給收爛貨的小販了；她的棉被就這樣別她而去，現在祇留下破碎的被單。她掛它在窗口遮風，因為近來她的女孩子咳得很厲

害。

她不通知她的丈夫，自己也去找過工。不過女子受失業的打擊，較男子更爲淒慘。她常在樓頭聽見許多可憐的女工夜裏在哭泣，又曾遇見一個儘在路旁徬徨；並曾聽到一個死了，另一個失蹤了。

她僥倖還有一個好的男人，一個不喝酒的丈夫。要是「死季」(Saison morte)不來糟蹋他們，不使他們一貧如洗，他們還能過着安樂的生活。現在呢，她滿身是債，欠麵包店，欠雜貨店，欠鮮菓店，她已不敢走過各店的門前。下午，走到姊姊那裏，想借二十個銅子，可是那裏也一樣，她的姊姊也很困迫，她見到如此貧窮，終於哭了出來，姊妹兩人一言不發，擁抱着痛哭了許久。後來，臨別時候，還預許她的姊姊，要是她的丈夫帶些東西回家，她去即給她送塊麵包過去。

丈夫不見回來，雨仍舊落着，她隱在門下；大的雨點滴在她的腳邊，微細的水沫濺透了她的薄衫。一時她忍耐不下，不顧大雨，一直跑到街頭，向遠處瞭望她所期待的男人，到

底有無回來。她失望歸家時，全身已經濕透；她用兩手揩髮；她仍忍耐着，雖然身上不時像被瘡疾襲擊似的顫抖。

來往的行人時常在她的身邊擦過。她盡力縮小，使不妨礙別人的行走。許多男子面對面的凝視她，她有時感到和暖的氣息微觸她的頸項。可憎惡的巴黎，它的濘泥道路，它的赤裸裸燈光，它的轆轤車輪，在在都像作弄她，想使她墮入泥溝，她的肚子餓，她就是屬於一切人麼？對面，有一間麵包店，她就立刻想到睡在樓上的女兒。

不久，她的丈夫終於出現了，她看見他如同小偷似的沿着牆邊竄跑，她趕上去，很擔心的凝視他。

『怎麼樣？』她喃喃問。

他一語不答，祇是低頭。於是她先上樓，臉色已像死人一樣的慘白了。

四

樓上，小女兒沒有睡覺。她已醒來，面對着桌角上欲滅未滅的燈光，默默留着，似乎正在思想什麼。不知道什麼魔鬼似的憂傷擦過這七歲小孩子的臉上，使她像成年女子一樣的憔悴與嚴謹。

她坐在一種做她睡床的箱匣邊緣。她的赤裸雙足垂在床前發抖；她病僵了的兩手再把當被用的破布拉來蓋在她的胸前。她感到一種炎熱，一種她想熄滅的火燄在燃燒她。她仍在默默沉思。

她從未有過玩具，她不能到學校裏去讀書，因為她沒有鞋穿。她記得，她還小的時候，她母親會領她受過太陽的沐浴。但是，這個已很遠了。從她父母被迫搬了家之後，她家裏就被冷酷所統御。於是她也不快活了；她也時常挨餓了。

她深刻的想進去，想到一種她所不能了解的東西。難道一切人都在挨餓麼？她盡力想習慣於挨餓，可是絕對不可能。她想她此時太小了，一切都待長大之後再說。她的母親一定知道這個隱瞞着孩子們的道理，她若有胆，她將問她：誰讓我們生在上，要我們這

樣挨饑受餓呢！

此外，她的家裏又是這麼難看！她凝視窗口，看見被單在飄動，四壁是赤裸裸的，傢具也都已零落不全，一切因失工而生的「屋頂室」的頹敗情形都一一呈現於她的眼前。在她的無知無識中，她以為自己曾夢過溫暖的房間與光輝燦爛的物品；她閉着眼睛想重見它們；臘燭的殘光，透過她的纖薄眼皮，就成爲一種大的，她想見到的金光。但是冷風仍颯颯吹着，窗口來了一道很兇的氣流，使他的咳病發作，狂嗽不已，她的眼眶都是淚水。

先前，如果讓她一個人留在房裏，她是害怕的；現在，她已知道了，這對她是無足輕重了。從前夕起，她沒有吃過東西，她想她的母親一定是下去買麵包了。這種想念非常使她好玩。她將切細她的麵包；她將一塊一塊的拿到嘴裏。她將同麵包開玩笑。

母親歸來了，父親把門關上。小女兒很駭異，她瞪視他們的兩手。過了好些時候他們仍是不說話，她即以唱歌的音調重複誦着：

『我的肚子餓了，我的肚子餓了。』

父親在陰暗的一角，用兩手緊抱他的腦蓋，他很憔悴的留在那邊，兩肩被無聲而沉痛的嗚咽所震動。母親遏住自己的眼淚，走來再命她的女兒躺下。她把屋裏的一切破布都蓋在她的身上，吩咐她應該乖些，應該好好的睡覺。但是女兒被寒氣侵襲，冷得牙齒相打，感到她胸中的熱火燃燒得更加厲害，胆子也更加大了起來。她雙手抱住她母親的頭頸，徐徐問她的母親：

『聽，媽媽，爲什麼我們要挨餓呢？』

小
農
村

一

小農村在哪裏？它把它的許多白屋藏在什麼崎嶇的地摺裏？這些白屋集合在凹地深處的教堂周圍麼？或沿着大路一列地排着，顯出它愉悅的外貌呢？不然，它們或者像頑皮的山羊一樣，爬上一個崗陵，把紅的一層一層屋頂，半掩在綠叢底下麼？

小農村，它有悅耳的名稱麼？它有一個易於法國人嘴唇發音的溫柔名稱麼？不然，它或者由許多德文字音拚成，讀來非常生硬，嘎得簡直像烏鴉的叫聲吧？

在這小農村中，人們是收穫小麥，還是採摘葡萄呢？它是小麥的產地呢？還是葡萄的區域？這時候，居民們在晒着太陽的土地上，究竟做些什麼呢？晚上，沿着田間的小徑回來，他們也停住看看廣大的收穫物，因而感謝老天賜這幸福的一年麼？

我高興想像它在一個低矮的小崗上。它立在那裏，如此隱蔽的藏於濃密的樹林之下，從遠處看來，它簡直是一片傾坍的岩石，上面蓋着碧綠的苔蘚。但是炊煙從枝葉間冒出；循着斜坡下來的小徑上，許多孩子在推着小車。於是，從平原上，大家就以嫉妬的羨慕注視它；人們過去，腦中就存着這半現窠窠的記念。

不，我寧願相信它在平原的一角，傍着一條美麗的小河。它的範圍那麼小，一排帳幕似的白楊樹就可以給它遮住一切人的眼睛。它的茅舍，像貞潔的女浴者似的，消失在河邊的柳林中。一端碧綠的牧場給它作爲氈毯；一個荆棘籬笆到處圍繞它，使它成爲大的花園。人們在它旁邊經過，可是看不見它。洗衣婦的聲音響着，很像白頰鳥的鳴聲。沒有一縷炊煙。它平靜的睡在它綠色床第的深處。

我們中沒有一個人認識它。鄰近的城市也剛知道它的存在，它那樣微小，竟沒有一

個地理學家注意它。它簡直空無一人。它的名稱引不起半點回憶。在許多名稱響亮的城市中，它是一個無歷史，無光榮，無恥辱，謙抑地消失於一角的荒村。

就是因為這樣，它纔那麼溫柔的微笑着，這可愛的小農村！它的居民生活在僻靜的荒野中；許多兒童在河岸打滾，女子們則在樹蔭之下往來。它呢，它很幸福，它過着隱蔽的生活，充滿天堂似的歡樂。它離大城市的濘泥與喧噪那麼遠！它的陽光就夠它享受了；它的快樂就由它的寂靜，它的謙抑，以及給它遮住整個世界的這帳幕似的白楊樹造成。

三二

明天，全世界或者會知道這小農村的存。

啊！天外飛來的大禍！小河將被血渲染紅了，帳幕似的白楊樹，將被砲彈炸平，被毀壞的茅舍將指出各家的無聲失望，小農村由此出名了。

再沒有洗衣婦的歌聲，再沒有孩子們在河邊打滾，再沒有收穫物，再沒有寂靜與幸

福的謙抑。勝利或失敗，歷史上多一新的地名，多一血的新頁，多一悲壯的，由我們青年之血灌溉的新角落。

今天它笑，它睡，它不知道會把自己的名字借給一個大屠殺，明天，它將嗚咽，它將以臨終的喘息，響澈歐洲，然後，它將如一點血斑似的留在地上。它，昨天還是那麼快活，那麼溫柔，今天却圍上淒慘的陰暗，它將看見臉色灰白的訪問者，在它面前經過，像人們經過驗屍所的地板前面一樣。它此後將被詛咒了。

對於我們，如果它是奧斯丹里茨 (Austerlitz) 或馬裏達 (Margenta) ①，我們將聽見它以勝利的號聲震動於我們的心頭。如果它是滑鐵盧 (Waterloo)，我們的回憶中將有悲慘的迴響，彷彿是蒙着黑紗的鼓聲，領着全國人舉行喪禮。

它一定懷念它的靜靜的河岸，它的無知的農民，它的偏僻的角落，——離開人類那麼遠，只有每年春天回來的燕子，纔認識它的存在！已被污辱了，它將很羞恥，它將以充滿飛翔烏鴉的天，發出死屍臭味的地，跟殺人越貨的危險地方一樣，永遠活在未來的世紀

中，永遠留爲兩民族互相殘殺的可怕的古戰場。

本是愛的巢穴，平和的安樂鄉，這小農村此後却成爲廣大的墳場，公衆的掩埋所，連悲泣的母親們也不能到這裏來安放她們的花圈了！

四

法國在世界各處散佈這些遙遠的墳場。在歐洲的任何角落，我們都能跪下去祈禱。我們安息的公墓不只是柏爾·賴雪士、蒙瑪特爾或蒙巴挪斯；它們還有我們一切勝利與失敗之地的名稱。在天底下，從中國，到墨西哥，從俄羅斯的雪地，到埃及的黃沙，沒有一角土地，不睡着一個被殺的法國人。

許多寂靜與荒涼的墳場，沉重的睡在廣大鄉野的平和中。大多數，差不多全體，都展佈在被毀壞村落的腳下，它的傾坍牆垣還充滿可怖的景象。滑鐵盧只是一個農莊，馬襄達僅有五十上下的房屋。一陣可怖的歪風吹在這些極小的村落上，它們的字音，前一天

還是無罪的，從此就染上這麼大的血味與火藥的氣息，以致人類一嗅到它，就永遠會戰慄起來。

我沉思地注視一張戰區的地圖。循着萊茵河兩岸，我探詢平原與山嶽。小農村在河的左面，還是在河的右面呢？應該在衝要地位的附近找它呢？還是更遠一些，在廣大荒原的某處，發現它的所在地？

於是我閉着眼睛，設法想像這平和的村落，這帳幕似的白楊樹垂在整堆白屋的前面，這碧綠的，許多燕子在那邊掠過的草場的一端，這洗衣婦的歌聲，這將被戰爭強姦，將被軍隊喇叭聲吹污其地平綫的處女地。

這小農村，它究竟在哪裏呢？^①

① 前者是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擊敗奧俄聯軍的地方。後者是一八五九年六月四日法國人戰勝奧國人的鄉村——譯者。

② 著者所尋的小農村名衛爾茨 (Wertz) 是在德法交界的亞爾薩斯——法文版原註。

憶

一

哦！永恆的雨，煩惱的雨，灰色的雨，使五六月的那天穿上喪服的雨！我們到窗邊去，我們揭起帳幕的一角。太陽已被淹沒了。在兩陣驟雨之間，它像失望到自殺的星球屍體似的，灰白而慘綠的浮着，彷彿由天上的什麼水手用鐵鈎鈎了回來一樣。

妮儂，你還記得，春天下雨時的尖銳北風麼？我們帶着詩人的春天，心裏所夢想的春天，溫暖的節季，盛開的花，倦怠的薄暮，離開了巴黎。我們到的時候，夜幕已經下降。天是死的，沒有半點火光照耀。冷灰爐似的陰暗西方，必須跨過小徑的泥潭，我們的肩膀濺滿葉叢的濕淋淋的雨水。我們進入淒慘的，由冬天佈滿一切顫抖的大房間時，我們戰慄，我們關了窗與門，我們點起葡萄枯枝的大火，我們詛咒太陽的懶惰。

八天之內，雨強迫你留在寓所裏。遠處，在被淹草場的小湖中間，時常是同樣的白楊

樹的帳幕，它們在籠罩着的水蒸汽裏，細瘦而模糊的滴着水點。接着是灰色的海，濛濛的細雨連續不停的下着，阻斷四周的地平線。我們打呵欠，我們設法使自己注意那些在雨中冒險的鴨子與過路農人們的藍雨傘。我們更厲害的打着呵欠。壁爐在冒煙，青的樹木流着眼淚而不燃燒，似乎是洪水升上來，它在門上怒吼，它像細沙似的，從一些裂縫裏透進來。由於失望，我們再搭火車，我們否認太陽，否認春天我們回到了巴黎。

然而沒有什麼比我們所遇見的，向火車站疾馳的這些馬車更使人失望了。它們載着行李箱子，它們以剛被釋放囚犯似的微笑態度經過城裏。

我躡着人行道，我看它們向藍的江河，大的水，高的山與密的樹林滾去。這一輛或者到我所認識的馬賽附近的一個岩洞裏去吧；在這洞裏的確很好，人們可以像在小室裏似的脫掉衣服，海浪會到那裏尋找你們。那一輛一定是到諾爾曼地去的，它的目的地或者就是出產小酸酒的那個崗陵附近，我所喜歡的碧綠角落。你知道那小酸酒是多麼有

味的搔着你的喉頭麼！還有一輛大概是到未知的地方去，我也急乎想到那裏去，我們若隱在那裏的樹蔭下面或對着太陽，一定是非常舒服的。

車夫們用鞭端打擊他們的駑馬。他們似乎沒有覺到他們所鞭打的是我的美夢。他們對自己說，行李是沉重的小費是微薄的。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激起過路青年們的悲哀，後者只在自己的鞋裏「坐車」，好像被命運註定要在巴黎七八月的酷熱石板上磨損他們的鞋底似的。

哦！這一系列載着行李，向火車站滾動的馬車！這開放狹籠的幻象，幸福的鳥從此可以飛去了！這自由的殘酷諷刺，穿過我們街道與廣場！這惡夢，我春天的一切惡夢，擾亂我坐牢似的生活，使我內心充滿了難以滿足的，渴想碧綠葉叢與自由天地的願望！

我很想縮成很小很小的一個人，讓我溜進這戴着玫瑰色帽子的貴婦人的大箱裏，她的轎式馬車正向里昂車站走去。在這貴婦人的箱裏，一定是很舒服的。我猜到毛絨的

裙子，細緻的衣服，以及種種柔軟，芬芳與溫暖的東西。我將臥在鮮艷的綢上，我的鼻下有許多細麻紗的手帕，如果我怕冷的話，哦！老天，算了吧！我將一切裙子都蓋在我的身上！

她是很漂亮的，這位貴婦人。至多是二十五歲。一個迷人的下巴，配上很有趣的酒渦，她笑的時候，酒渦一定是凹下去的。爲着看它是否如此，我要她發笑。這魔鬼似的車夫，讓她坐在他的車廂裏，載着她散步，當然是很幸福的。她一定很愛紫羅蘭。我確信她的衣服洒滿紫羅蘭的香水。這是優雅極了。我讓自己藏在她的箱裏奔馳，經過許多小時，許多整日而不停止。我在左角，襯衫包裹與稍稍阻礙我的大紙匣中間，挖下我的洞窟。我好奇的揭開紙匣的蓋子；它藏着兩頂女帽，一個盛滿信件的小書夾以及種種我不願意詳看的東西。我把紙匣放在我的頭下，作爲枕頭。我讓車在奔馳，讓自己在滾動。許多女襪在我的右邊；有三件衣服在我下面，我覺得我的左邊有比較堅硬的物件，我以爲認出是幾雙小皮靴。我的上帝！在這一切燻着麝香的布帛中間，是多麼舒服呀！

如此，我們會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將停止在蒲爾歌涅麼？我們將向瑞士繞一個圈

子，或一直到馬賽下來麼？我夢想我們將直達你所知道的，我們可以跟在小室裏一樣脫衣服，海浪將來尋找你們的那個岩洞。她將下水洗澡。我們已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同愚蠢的俗人們相隔，何止數百公里！在底面，海灣對地中海的無限蔚藍，曲成圓形。上面，洞穴的邊緣，有三株松樹。赤着腳，在鋪着海底的黃色大石片上，我們用我們的刀尖，採拾筭貝。她並沒有拙笨的態度。她愛廣大的空氣，我們將跟小孩一樣的遊戲。如果她不懂得游泳，我將教她怎樣浮水。

箱子被震動得很厲害。我們大概已登上里昂的街道了。到了馬賽，她開出箱子的時候是多麼有趣！她發現我在左邊的角上，一定是很驚駭的，只要我太太不揉纒墊在我身下的這一切服裝就好了！『怎麼，先生，您在這裏，您竟這麼大胆！』——『一點也不錯，太太，爲着逃出監獄，我什麼事都敢做。……』我將對她解釋，她就會寬恕我的冒昧。

啊！看，我們已到車站了。我相信人們正在給我登記……

啊！啊！天還在下雨，戴着玫瑰色帽子的貴婦人單獨冒着雨，帶着她的大箱子走了，她一定是到外省的某一老姑母家裏去，她將厭悶的留在那裏，她將在寒冷春天的惡劣氣候中，戰慄地連打呵欠。

二

要在虔誠與貴族的小城市裏生活過的人，要見過街道長草，聽過修道院鐘樓在沉睡空氣中報告鐘點的人，要在外省篤信宗教之地逗留過的人，纔知道「聖體瞻禮」的遊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巴黎，只由四個教士繞瑪德蘭教堂一週就好了。在普洛溫斯，八天之內，街道統屬於宗教的團體。整個中世紀在明朗的下午復活起來，人們捧着臘燭，高唱讚美歌，排成隊伍地前進，兩個憲兵領隊，佩着綬帶的市長則跟在行列後面。

我還記得，這是我們中學生的快樂日子，我們當然是最高興奔跑街道。如果把什麼話都說了的話，在這些愛的城市裏，遊行是情人們的好機會。沿着整個隊伍，女郎們顯示她們的新衣衫。新衣衫是一定要穿的。就是頂窮的少女，在這些日子，也要披上印花布的新裝。晚上，教堂裏是黑的，很多手就在暗中相觸。

我屬於要參與一切大祭典的音樂團體。我的良心上壓着很重的罪過。我懺悔我在這個時期會給身上佩着紅結，從巴黎回來的一個官員，演奏早樂。我責備自己曾抬過官方的上帝，施雨的聖人與醫治虎列拉的聖女們遊行。我甚至曾幫助幽閉的修女們搬移她們的修道院。可憐的少女們，爲着人們不看見她們的面孔和她們的肢體，都裹在很寬闊的灰布裏，互相扶持並蹣跚地行走，簡直像被晨光驚動的幽靈一般。白的小手，孩子似的小手，在灰布的邊緣蠕動。

啊！是的，我的確吃過聖器室的小餐。我們不付錢的享受，我們只吃幾塊點心。幽閉的日子，到了新的修道院，人們以旋轉的食櫥侍候我們。酒瓶與糕餅碟子，像玩魔術似的，連

續從牆裏出來。多麼美妙的酒瓶，偉大的上帝！各種樣式，各種顏色與盛着各種甜酒的都有。我往往夢想一個奇特的酒窖，它能供給種類這麼繁多的美酒。這簡直是溫柔中的昏亂呀。

從這些錯誤的日子以來，我曾作過長久的懺悔，我相信自己是已被赦了。

從早晨起，人們就在遊行必須經過的街道上懸旗結彩。每一窗口都有它的布片。在富有的區域，這是織着神話大人物的舊繡錦。整個偶像教的神明，赤裸裸與灰白的看着天主教的神明，白的聖女們和流血的基督們過去；這還是從什麼侯爵夫人床裏取來的綢被面，從客廳鐵棒上卸下來的絲織帳幔，天鵝絨的氈毯以及種種貴重的織品，使過路者個個驚嘆它們的優美。中等階級的人們則掛出他們刺繡的花邊與最細緻的布帛。在貧窮的區域，善心的女子們，不甘落後，雖然最好是不展示什麼，也懸起她們縫在一起的圍巾與領巾。於是街道就值得上帝來巡遊了。

街道也被掃除了。在有些街角上，人們建起神座。這些神座是很大的爭論題目，要人們持續好幾個月的嫉妬與憎恨。如果沙特婁區的神座較美於聖馬克區所建立的，這就足以使信女們的頭髮氣白了。整個區域都來參加神座的裝飾。有的拿來燭台，有的供給金色花瓶，有的獻鮮花，有的出花邊。這是全區獻給上帝的行轅。

然而，沿着細小的人行道，排着兩行椅子。好奇的人們很喧鬧的等着，他們發笑，他們的笑聲是這普洛溫斯所特有的，簡直像喇叭的聲音一樣。各個窗口都被裝飾着。街上很熱。在揚起的微風中，遠遠掠過鐘聲與鼓聲。

這是遊行隊伍走出了教堂。

城裏的一切美少年走在前頭。這是一種規定的散步。他們到那裏，爲的是要看人且被人看。少女們立在門口。彼此間有暗暗的致敬，微笑與同伴的低聲話語。青年們就這樣在結彩的兩行窗戶中間周遊城內，唯一的目的是要經過某一窗下。他們舉頭觀望，就是



如此而已。下午是溫柔的；鐘響着；孩子們把整束的蝴蝶花與去了葉的玫瑰花擲到溝渠裏和石板上。

街道是玫瑰色的；蝴蝶花在這淡紅中撒下金黃的花瓣。首先是兩個憲兵出現了；接着來的是寄宿學校與救濟院的兒童們，老的婦人與老的先生們。一個基督像在教堂僕役的手臂頂端搖擺。一個短而又大的修道士執着一幅複雜的象徵畫，那上面繪着受難的一切器具。四個果敢的大女人，身體非常強壯，簡直可以壓碎白的岩石，她們以編結的繩帶支住一面大的旗幟，上頭畫着一隻天真睡着的小羔羊。在攢動的人頭上面，在受着微風搖曳的燭光中，銀的香爐升上來，閃閃發亮，留下濃的烟浪，它的白色捲動了一會，好像跟在後面的那些輕紗長衫的片段在飛舞。

遊行的隊伍慢慢前進。這是鈍重的踐踏，讓人聽見說話被阻遏的聲音。鏡鉞敲起來了，銅的樂器響了。然後是尖銳的語聲，細小而乾脆的浸沒在大氣中。喃喃的唇聲掠了過去。突然，又沉寂了。這只是細微的滑動，消失在太陽裏面的孝堂燭光，鼓遠遠擊着進行的

調子。

我還記得懺悔的罪人們。穿着一切顏色的服裝，白的，灰的，藍的，可說是應有盡有。穿着藍絨布的長袍，戴着尖頂的風兜，長的面幕上挖着兩個只供觀看的大孔，他們實在是可怕的。兩個孔往往隔得太遠，眼睛就在這醜惡的面具之下斜視。在長袍的下邊，露出珠灰色的褲子與漆皮的短靴。

懺悔的罪人們是大家想看的對象。沒有懺悔者的遊行是可憐的娛樂。最後是教團來了。有時是許多小孩子執着棕樹枝，放在墊子上的小麥穗，花圈，和金銀匠的製成品。但是信女們移轉她們的椅子，跪下去，目光向下注視。這是神龜來了。它是堂皇的，張着紅的天鵝絨。上面豎着鳥的羽毛，安置在鍍金的兩根木棒上。我曾看見縣長們做這大昇床的轎仗，患病的宗教躺在裏面，讓他們在六月的太陽之下抬着散步。一羣歌童倒退地走着，

香爐很快的在擺動。大家只聽見教士們的歌頌與香爐鏈索每次搖動時的銀聲。

這是跛足的天主教拖着脚步在舊信仰的藍天之下蹣跚。太陽已下山了；玫瑰色的微光消失於屋頂上；涼爽伴着薄暮降到地上；在這南國的潔白空氣中，遊行帶着瀕死的聲音前進，這簡直是整個時代埋入地下的悲慘消滅。

法庭，學院與教區等官方代表，都滿身禮服，握着鍍金與雕刻的提燈，跟在後面。幻象已消滅了。玫瑰花已失去了葉瓣，金黃的蝴蝶花也已受傷。從街道的石板上，只升起這一切萎謝花朵的強烈氣味。

有時，夜已來了，遊行隊伍還在老區的迂曲街道上行走。白的長衫只是模糊的蒼白；懺悔的罪人們以陰暗的行列消失於人行道的邊緣；微小的燭光，讓狹隘與黑暗的房屋，映上跳躍的小火，以及慢慢流動的星點。人的聲音，在滿佈陰暗，幾乎只能辨出死手的這些十字架，這些旗幟與這神龕中間，似乎含有恐懼的震顫。

這就是狡猾青年抱吻年輕女人的時刻。大風琴在教堂深處吼叫，仁善的上帝已回

到他的行宮。少女們於是帶去頭上的一吻或袋中的溫柔短簡，都很歡樂的散去了。

三

酷熱的夜晚，當我經過巴黎的那些橋上，塞納河總以友誼的鳴聲歡迎我。它寬廣而涼爽地流着，充滿愛的徐緩，它嫵媚地向我招呼，遲遲等在兩岸的碼頭中間。水有銀色裙子的摩擦微聲。這是一個柔軟的情人，我們在這裏簡直會生起無可抗拒的「抱到一個頸項」的願望。

浮動浴場的主人們看見五月的雨連續不斷的降下來，着實有點擔心，一到六月，即使酷烈的太陽之下流汗，也覺得非常舒服。最後，水是涼爽的。從早晨六點起，浴客就擁擠了，游泳褲沒有晒乾的時間，近晚就缺乏浴衣。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訪問這樣的一個浴場，這簡直是一個很大的木盆，浴客們就像

許多草莖旋轉於滾水鍋裏似的，在那裏游動。

我剛從外省的一個小城，我可以自由游泳的一條小河裏來，我看見這大槽裏面的水是煤烟色的，實在有點驚駭。下午六點鐘左近，喧噪的聲音那麼宏大，要估計自己的跳躍，纔不會坐到別人的背上或沒入他的肚下。水發着泡沫，身體的白色使它充滿灰白的反光，至於懸在繩上作爲天花板的幾段白布，則讓外面透進模糊的光亮。

喧鬧是可怕的。有些時候，在突然的跳躍之下，水被激動得那麼厲害，它簡直像遠遠的炮聲似的翻滾着。頑皮好鬧者的兩手擊着江水，使它發出「的克搭克」的水磨聲音；有些人學習仰着下水，故意要使水池中鬧出最大可能的騷動並濺濕整個的浴場。不過這些難以忍受的巨聲，若與寄宿學校退課時的那些尖銳叫喊比較，還是不算什麼一回事。人在清潔的水中又重新變成孩子了。循着碼頭行走的莊嚴散步者，總對這些飄動的，他們看見內中有許多裸體大魔鬼在亂蹦亂跳的布棚，投射驚惶的目光。太太們則很快的走過去了。

從很早的清晨，當全城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就在那裏度過很好的時刻。這已不是下午瘦肩，禿頭與大肚的擁擠了。浴場差不多是空的。只有幾個青年以確信的浴者姿態在游泳。經過一夜的睡眠之後，水是更加涼爽了；又可以說是更加純淨與更加貞潔了。

應該在早上五點鐘以前去游泳。全城剛從溫暖中醒覺過來。沒有比循着碼頭，以情人似的貪婪目光注視河水，更要甜蜜了。「她」好像就要倒入你的懷抱。在浴場裏，水還睡着。是你把「她」喚醒了。你可以靜靜的把「她」摟在你的胳膊裏。你能夠覺到水流以遁去的撫摸，從後頸到腳跟，沿着你的皮肉過去。

初升的太陽將玫瑰色的彩帶映在掛着作爲天花板的白布上。接着，一種顫抖，一種比較猛烈的河水親吻，在你的皮膚上滑了過去，那時，裹着一件浴衣，在走廊下面漫步的，確是很舒服的。你像在雅典一樣，赤着足，頭頸是自由的，只一件單衫捲在腰身上。短褲，背心，禮服，靴，與帽子，已遠遠不在身邊了。你的裸體，在這一段布裏的，確是很自在很愉快的。

夢一直達到希臘的春天，永恆蔚藍的多島海沿岸。

待成羣的浴客一到之後，你就應該逃走了。他們的後跟帶來街道石板的熱氣。河水已不是黎明時的處女了；「她」是南國的女郎，倒入一切人的懷抱，全身受傷了，而且留着羣衆抱吻的膩熱。

多麼醜陋！女子們在碼頭上放快脚步，的確是對的。由滑稽藝術家裝配上去的古物博物院也不會達到這麼可悲的滑稽程度。

赤裸裸的脫了衣服，對一個現代人，一個巴黎人，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嘗試。謹慎的人們從來不到冷水的浴場裏去。有一天，人們看見一個政府的顧問，他以尖的肩膀與平的腹部，那麼可憐的站在那裏，我每次在若干重大的事件中看見他的名字時，就忍不住要微笑起來。

其中有胖的，瘦的，長的，短的；有的跟膨脹的膀胱一樣浮在水上，有的沒下去，很像大

麥的棒糖，差不多就要溶在裏面。有的沒有肉了，有的骨頭很顯著，有的頭在兩肩中間或鑲在拔毛小雞似的頸項上，有的手臂跟獸腳那麼長，有的兩腿蜷縮，簡直像絞曲的鴨腳一樣；有的全部都在臀部上，有的整個身體都在肚腹部分；有的既無腹部，也無屁股。哦！滑稽與可憐的陳列品！它要我們在憐憫中，停止了我們的笑聲。

最壞的是這些可憐的身體還保持着它們放在更衣室中的黑衣服與大錢袋的倨傲。有些以街上領有房屋的地主姿態，彎曲地自裹着，仔細拉緊他們浴衣的襟角；另有些以辦公廳主任穿過他們辦事員中間的尊嚴，裸着他們奇特的身體在行走；還有些年紀輕的，則比較文雅，好像他們相信自己仍穿着短衣，留在某一小劇院的遊廊中間；最後，那些最老的似乎忘記了他們已脫去他們的內衣，已不在漂亮的B.伯爵夫人家裏的火爐旁邊。

整個夏季，我都在王橋浴場裏，我看見一個像桶一樣圓，像成熟蕃茄一樣紅的矮胖子，在玩亞爾西比亞特 (Alcibiade) 的姿態，他簡直是在大衛的某一畫像之前，研究

他浴衣的摺縐。他彷彿是在雅典的廣場中；他用古代的手勢抽煙。當他要投入塞納河的時候，這就是雷旺德（Leandre）泳過赫列斯邦（Hellespont）海峽去迎接他的愛人惹洛。可憐的人！我還記得他短短的半身，被水濺上淡紫的跡痕。哦！人的醜陋！

不，我還是喜歡我的小河。我們甚至不穿短褲。這又何必呢！翠鳥與鵲鴿也不臉紅呢？我們總擇洞窟，或南方人所說的「深潭」來游泳。

我們踏在大石塊上，腳仍是乾的跳過河身；但是深潭是悲慘的。其中的有些洞窟每年要吞下兩三個孩子。那裏有殘酷的傳說，豎着的許多木牌，充滿恫嚇，而我們並不怎樣留意它們。我們認它們是靶子，往往它們只留下一段由鐵釘支住並由風在搖擺的木板。下午，水是炙熱的。大的太陽燃燒洞窟的水到那麼難忍的程度，必須讓它在薄暮的

●亞爾西比亞特爲古雅典的將軍，好虛榮，喜以奇特的方法，引起衆人的注意。今日凡故意做作的人都被稱爲亞爾西比亞特的摹倣者。——譯者。

最初涼爽中再冷回去。我們赤裸裸的留在沙上好幾小時，彼此角逐，向木牌投擲石子，用手在污泥中拿起青蛙。夜幕降下了，無限大與輕鬆的呻吟，掠過樹上。

於是，涼爽的游泳開始了。等到我們疲乏了，我們就躺在岸邊的水上，讓頭可以靠到草叢的不深之處。我們就這樣留着，河水不斷滑過我們的皮膚，我們的兩腿在浮動，好像要被河水蕩去一樣。這就是嚴厲批評學監，第二天功課消散於最初煙斗雲霧中的時刻。

好小河，我在這裏學到仰游，溫的水，白色小魚們在這裏受到燃煮，我還愛你，我還像愛兒時的女情人似的愛你。一天傍晚，你在我們所嘲笑的一個洞窟裏，奪去了我們的一個同伴；大概就是這一點濺在你綠袍上的血跡，要我對於你的細流，留下情慾的震顫吧。

你初學說話的天真呢喃中，也有悲哀的嗚咽呀！

四

我只認識一種打獵，它的安靜情趣是一般巴黎人所不知道的。這裏，在田野間，有許

多野兔與松鷄；人們不向麻雀放槍，不屑對百靈鳥浪費火藥，他們保留槍彈來打擊大的獵物。在普洛溫斯，野兔與松鷄是很稀少的，獵人們等着白頰鳥與荆棘叢的一切小鳥。他們若打下十幾隻啄食無花菓的細嘴鳥，他們就很自負的回家了。

我往往整日奔跑耕種的田畝，結果只帶回三四隻白腹鳥。我在浮動的，簡直像細沙似的土地上行走，讓泥土一直沒到我的腳踝。傍晚，當我的兩腿不能支持時，我就非常欣悅的踱着回來。

如果由於意外的奇蹟，有一只野兔從我的兩腿間過去，因為不大習慣於遇見這樣大的野物，我就以神聖的驚駭，看着它逃跑。我還記得一天上午，許多松鷄突然在我的面前飛了起來；我被翅膀的大聲驚駭得那麼厲害，我就胡亂放了一槍，子彈竟射在一根電線桿上。

此外，我承認我時常是一個很壞的射擊手。我一生雖然殺了不少的麻雀，可是從來沒有打下一隻燕子。

大概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寧喜歡守候的打獵。

請你們想像一種圓的小建築物，埋入土中，只有一公尺左右升在地面上。這小屋由乾的石塊築成，上面蓋着瓦片，人們總盡可能使它隱沒在幾根長春藤的濃葉下面。這簡直是某一堡壘的殘餘，它的基礎附近被剷平，現在已散失在濃密的草叢中。

這狹小房間的內部，由若干靠着活動玻璃關閉的洞孔，透進光亮。這內堡往往裝着一個烟囪與許多木櫥；我甚至認識一個守候所裏面還擺着一把長的沙發。守候所的周圍，栽上許多死樹，或如人們所說的假林，樹的脚下吊着許多誘惑物，即關在籠中召喚自由鳥飛來的各種鳥類。

策略是最簡單的。安靜地幽閉在裏面的獵人，抽着他的烟斗等候着。他由洞孔中監視「假林」，倘若有一隻鳥站在某一枯枝上，他就不慌不忙的拿起他的獵槍，把槍身靠在洞孔的邊緣，差不多槍口與鳥身相接地轟下這可憐的飛禽。

普洛溫斯人並不以別種的樣式獵取經過的鳥類，像八月的鶯雀與十一月的烏鶻。

十一月的冰冷早晨，我於下半夜三點鐘就動身。我像一隻騾子似的馱負着，我在夜間要走兩三公里的道路，因為要帶去很多誘惑物，我可以向你担保說，在多崗陵的區域，只有剛剛開闢的小徑可走，要搬動三十左右的烏籠，着實不容易。我用小繩把它們吊在長的木樅上，使它們彼此擠得緊緊的。

我到守候的時候，天還是黑的，高原深沉而可怖地展佈着，簡直像陰暗的大海，上面只散着無限的灰色荆棘。從我的周圍，在整個的黑暗中，我只聽見這松樹的波動，這巨大的混雜聲音，簡直像海岸的呻吟。那時我僅十五歲，我還是胆小與害怕的孩子。所以這已經是一種感動，一種辛辣的愉快了。

但是行動必須迅速。烏鶻是早起的。我掛了我的許多烏籠，我隱到守候所裏去。時間還是太早了，我辨不出假林的枯枝。然而我聽見頭上已有烏鶻的尖銳叫聲。這些流氓是

夜間旅行的。我一面自言自語的發氣，一面擦亮火柴，我趕快生起很大的炭火，它在灰上發出玫瑰色的亮光。打獵一開始，就不應該有半縷黑煙從守候所裏冒出去。這會驚走外面的獵物。我就這樣等着天亮，並在炭火上烤炙我的小牛肉。

我從一個洞孔到另一個洞孔的走去，窺察最初的蒼白微光。還是沒有什麼東西；假林還模糊地豎着它們的淒慘枯枝。我那時的眼睛已經有點近視了，如我有時要弄錯似的，我怕自己會對黑枝的一端開槍。我不信任我的眼睛，我傾着耳朵靜聽。成千的聲音，這些隱約的低語，土地覺醒時的那些深的呻吟，在寂靜的大氣中顫動。松樹的喧囂更大了，我有時好像聽見無數烏鵲發出強烈的呼聲，成羣結隊的飛到守候所的頂上來。

但是霧氣已變成乳白了。在明朗的天邊，假林特別清晰與漆黑的顯露出來。於是我的一切筋肉都緊張了，我非常憂慮的靜候着。

突然，待我瞥見假林上有一隻烏鵲的側影時，我心裏是多麼感動呀！烏鵲伸長頸項，

對最初的光線展翅，筆直的朝向太陽，好像在享受光明的早浴。爲不擦到槍身或槍托，我十分小心的拿起我的獵槍。我放槍，鳥跌下了。我不去拾它，否則會驅走別的犧牲者。

我恢復我的等候，我簡直像押中一次的賭徒似的受到極大的感動，我不知道幸運還給我保留下什麼東西。這一類打獵的全部快樂是在不可預料的意外與讓自己來被殺的獵物的獻身上。將有另一隻烏鵲站在一株死樹上麼？確是困惑的問題。其實，我是容易滿足的；烏鵲如果不來，我儘可殺死一隻黃雀。

我今天還想起荒涼大高原邊緣的小守候所。從崗陵裏吹來各種香草的新鮮氣味。誘惑鳥婉轉鳴叫於松樹的大波動中。太陽在地平線上已露出它輝耀的一根頭髮，那裏，罩着白光的一株死樹上，已有一隻烏鵲站着，一動也不動。

你們去趕野兔吧，請你們不要笑我，因爲你們會驚走我的烏鵲呢。

五

我有兩隻雌貓。一隻名法朗梭士，像五月清早那麼白；另一隻名卡德琳，像暴風雨之夜那麼黑。

法朗梭士的頭是圓的，生着歐洲女郎的笑臉。它的淡綠大眼睛，支配整個的面部。它的鼻子與嘴唇塗着鮮紅。它裝飾得那麼妖艷，簡直像身體發狂的女郎一樣。它是肥胖的，豐潤的，直到它的爪尖，都有巴黎女人的姿態。它裝模裝樣的行走，擺起嫵媚的態度，以小貴婦人揭起衣衫後襟的突然顫動，豎立它的尾巴。

卡德琳則有埃及女神的尖細頭顱。它的眼睛像金月一樣的黃，它的瞳人簡直有野蠻偶像不可探測的那麼固定與冷酷。它的細小嘴唇，總顯露人頭獅身像的永恆諷刺的微笑。當它不動，挺着頭，用後腳蹲着的時候，它彷彿是黑大理石的神明，底比斯 (Thebes) 諸神殿的神聖大巴舒特 (Pacht)。

它們兩個都在花園的黃沙上度過它們的日子。

法朗梭士在沙中打滾，腹部朝天，全心注意它的裝飾，它溫雅地細舐它的腳爪，正像喜歡漂亮的女人在柔和的杏仁油中擦白她的兩手一樣。它的腦中沒有半點思想。這可以從它喜好時髦的瘋狂態度中看得出來。

卡德琳沉思。它視若無觀的沉思，它以目光透入神明的未知世界。在幾個鐘頭之內，它端正而執拗的留着，以它神聖畜性的奇特樣子顯露微笑。

我若用手撫摸法朗梭士，它就圓起背脊，發出輕微的幸福叫聲。有人照顧它，它是多麼欣悅呀！它以柔媚的動作舉頭，它用鼻子摩擦我的面頰，算是報答我的撫摸。它的毛顫抖，它的尾巴，徐徐波動。它閉了眼睛，發出溫柔的鼾聲，它終於昏暈過去了。

我要撫摸卡德琳時，這畜牲却逃避我的手指。它寧喜歡孤寂地生活於它宗教夢想

的深處。它有女神的貞潔，任何人手的接觸，就會損害它並激起它的憤怒。如果我成功把它抱到我的膝上來，它就自扁身體，伸着頭，眼睛瞪着，準備一躍就逃走。它的肢體是神經質的，它的瘦小身軀，好像毫無感覺似的留在我柔撫它的手指之下。它甚至不屑參加俗貓的愛情之樂。

所以法朗梭士是巴黎的女郎，窈窕的少婦或侯爵夫人，輕佻與有趣的創造物，如果有人稱讚她的白衣衫，就會出賣她自己的身體；卡德琳則爲東方某一毀滅城市的少女。它們是屬於兩個文明，一個是近代的傀儡，另一個是已死民族的偶像。

啊！如果我能從它們的眼中看個明白的話！我將把它們抱到我的胳膊裏，我固定的凝視它們，讓它們可以對我說出它們的祕密。它們並不低下眼皮，這簡直是它們在研究我的一切。這些眼睛簡直像無底洞一樣，像只有熱烈火星閃爍着的光明水井一樣，在它們的玻璃透明中，我看不出半點東西。

法朗梭士發出更溫柔的鼾聲，至於卡德琳的目光，則跟黃銅梗似的透入我的內心。

新近，喜好漂亮的法朗梭士做了母親。這無思想的畜牲却有極好的心腸。它用無上的溫柔，看護着同類留給它的小貓。它輕咬它的頸項，不斷地移動它，輪流把它藏匿在屋內的一切衣櫥裏。

卡德琳看它這樣做，好像沉沒在很深的反省中。小貓引起它的興趣。它在後者面前，簡直像古代的哲學家一樣想到生死問題，它似乎想在夢中構成整個的哲學體系。

昨天，法朗梭士出去時，它來蹲在孩子的身邊。它嗅它，它用腳爪翻動它。然後突然把它搬到黑暗的角落裏去。那裏，它以為自己藏得很好了，它以發光的眼睛，顫動的背脊，簡直像準備殺犧牲品的女巫似的，站在小貓面前。我以為它就要用牙齒去咬碎小東西的頭顱了，我就慌忙加以干涉並逐它出去。它逃走時，還柔軟沉默與毫無詛咒的向我投射魔鬼的目光。

然而我還是愛卡德琳；我愛它，因為它是不忠的，殘酷的，兇暴的，彷彿是地獄的畜牲。法朗梭士的輕佻溫雅，它的甜美啾嘴與它像瘋狂女郎似的姿態，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夏娃的一切女兒都有她柔媚的潔白。可是我還找不到卡德琳的一個姊妹，一個邪惡與殘酷的創造物，一個與惡的永恆之夢共過生活的偶像。

六

墳場裏的玫瑰樹開出很大的花朵，有的是乳白的，有的是暗紅的。它們的根一直伸到棺材深處，汲取處女胸口的蒼白與受傷心臟的血紅。這朵白玫瑰是十六歲就死了的一個女郎的開花，這朵紅玫瑰是歿於鬥爭中的一個男子的最後血點。

哦！光彩煥發的花朵，生氣蓬勃的花朵，你們含有我們死者的一點精氣吧！

在鄉間，李樹與杏樹，沿着小墳場的傾坍墻垣，愉快的生活於教堂後面。大的太陽給它們的菓子鍍上金色，大的空氣給它們以甜美的滋味。教士的女管家把它們製成周圍數十公里都很著名的菓醬。根據鄉民的有趣說話，人們是吃『仁善上帝的弒短褲。』

我認識這些鄉村的一個狹小墳場，那裏長着很壯麗的覆盆子，簡直有樹那麼高。血紅的，生在綠葉下面的覆盆子，很像一球一球的櫻桃。我曾看見教堂的僕人上午帶着一塊圓的大麵包，坐在老墳石的角上，安靜的吃着午餐。一羣麻雀圍繞他。他採摘覆盆子，把麵包屑擲給麻雀們；這整個的小世界就很有味的在死者的頭上吃東西。

這對於墳場是快樂的節日。草繁密而有力地長着。在某一角落裏，成叢的嬰粟花展佈它們的紅氈。微風從廣大的平原吹來，散滿已割乾草的一切香味。中午，蜜蜂嗡嗡飛舞於太陽之下；灰色的蜥蜴昏暈似的躺在它們的洞穴邊緣，開着口，好像在喝熱氣。死者也感到溫暖了；這不再是墳場，這是普遍生命的一個角落，死者的靈魂在這裏掠過各株樹幹，這裏只有一個廣大的，已經是昨天的與將要是明天的東西的接吻。花就是女郎的微

笑；菓子，就是人的事業。

在那裏，採摘矢車菊與嬰粟花是無罪的。孩子們都來蒐集花球。教士只在他們爬上李樹的時候，纔開始發氣。李樹屬於教士，花是大家都有份。有時，人們不得不在墳場上刈草，因為草長得那麼高，黑木十字架都被淹沒了；吃乾草的是教士的雌馬。全村對於這點並不存着惡意，沒有一個教區的居民想到控告雌馬咬嚼死者的靈魂。

瑪淑琳在她未婚夫的墳上植了一株玫瑰花，五月的每個星期日，瑪淑琳去採一朵玫瑰花放在她的圍巾上。她在已歿愛人的香味中，度過她的星期日。當她向自己的圍巾低下眼睛時，她好像覺得是她的未婚夫在對她微笑。

天色蔚藍時，我愛墳場。我亦着頭走到那裏去，彷彿在一切都是愛與寬恕的聖城中一樣，我忘掉了我的一切憎恨。

新近的一個上午，我到柏爾·賴雪士去。墳場在明朗的蔚藍地平線中，一層一層排

列它的成行白墳。成叢的樹木升高處，讓它們花紗似的嫩葉之下，顯出大墳墓的耀眼光邊。春，對於我們親愛死者休息着的荒涼田畝，的確是溫柔的。它使年輕寡婦慢慢走着的柔軟小徑，散滿淺草；它使大理石閃出簡單輝耀的白光。從遠處看，墳場很像一個大綠叢，這裏那裏點綴着一簇山楂花。墳墓彷彿是草與葉叢的貞潔之花。

我慢慢循着小徑前進。顫動的寂靜，襲人的香味，溫暖的氣息，不知從何處來，彷彿是看不見的女子的呼吸，甜美地拂着我們的面龐！我們覺到整個人民睡在這可感動的與苦痛的地下，受着散步者的踐踏。從樹叢的每一小樹，石板的每一罅隙中，發出一種正常與溫柔的氣息，很像一個孩子躺在地下，慢慢吹出他最後睡眠的平和氣息。

許多新的春天在繆塞的大理石上過去了。我覺得它更慘白更動人。最後的雨給它罩上一件新的長衫。從隣樹下來的一線太陽，以活潑的光亮照耀詩人的瘦削與神經

質的側面。這浮雕和它的永恆微笑，簡直含有令人悲傷的優美。

繆塞對於我們這一世代的奇特勢力，究竟從何而來呢？很少青年讀過他的著作之後，不在心中保持着永恆的溫柔。然而繆塞却沒有把生與死的大道理告訴我們，可以說他自己每走一步，無不跌倒；只在臨終的時候，他用自己的兩膝重立起來，爲的是跟孩子一樣的痛哭一場。這都沒有關係，我們仍是愛他，仍從心的深處愛他，正像一個情人雖然傷了我們的心，却仍讓我們充滿了豐富的愛情。

這是因爲他發出了世紀的失望叫聲；這是因爲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與最受傷的一個。

由虔誠之手栽種在他墳前的楊柳時常是衰瘦的。他願意睡在它的綠蔭之下的這株楊柳，從來沒有用它的全部力量，強壯和自由地長大起來。它的年輕葉叢很悲傷的懸着，它的枝幹也像沉重與倦怠的眼淚似的倒垂下來。它的根或者伸到死者的心中，汲取虛度一生的全部辛酸。

很久，我夢想地留着。那邊，巴黎在吼叫。這裏，只有鳥的鳴聲，蟲的咕咕細語與樹枝的突然折斷。接着是很深的寂靜，在這寂靜中，墳墓的氣息被人聽得更加明晰。只有附近的一個居民，一個靠着年金生活的小富翁，腳上穿着拖鞋，兩手又在背後，以安逸布爾喬亞呼吸最初溫暖空氣的樣子，循着小徑慢慢在散步。

我的回憶覺醒了。它們對我說到我的青年，說到我奔跑我親愛普洛溫斯小徑的幸福時期。那時繆塞的著作是我的伴侶。我帶它，把它放在我的獵囊中；在第一個遇見的荆棘叢後面，我忘記了我的獵槍在草上，我在南國散着丹參與香草芬芳的溫暖樹蔭下面，閱讀詩人的作品。

我的最初憂愁與快樂，都是他賜給我的。今天，在我正熱心於正確分析的時候，若有青年的突然氣息升到我的臉上，我就想到這個失望者，我很感謝他曾教我悲泣。

七

五月，花之月，作巢之月！今天上午，太陽小心地微笑着，我願意相信太陽。我乘這明朗的天氣，由各條街道走去，我只注意麻雀的快活。

如果傍晚下雨，老天會寬恕我歡迎春天的快樂之歌。

上午，蒙梭公園裏，一個年輕的女人，一個就要做母親的年輕少婦坐在草場前面。她穿着灰綢的長衫。她戴着手套的小手，她裙子與胸衣的花邊，她面色的嫩白，表示她生活的優美，富裕與安逸。她一定是這世上的一個福人。

年輕的貴婦人凝視兩隻活潑的麻雀在她脚下的草上跳躍。它們輪流地來偷去一根乾草並逃到鄰近的一株樹上去。它們在建築它們的小巢。雌的仔細啣去每一草梗，把它編在已有的材料中，並用喉頭的溫暖與震顫的重量壓平它。這是暗地裏的來去，愛的

工作，由柔情來補足力量的事業。

穿着灰網的不認識者，觀察趕急預備搖籃的兩個愛人。他學到窮人們只有幾根乾草並用溫暖的撫摸在涼夜裏保護他們孩子的知識。

她以悲傷的柔和態度微笑了一下，我以為在她沉思的眼睛裏看出縈繞於她的腦際的夢想：

『啊！我是富人，我應該不知道這些小鳥的快樂。一個細木匠這時候正在製造淡紅木的小搖籃，睡在其中的我的孩子將由諾爾曼地或比卡爾第的一個乳母來搖動。某處的一部織布機正在織造羊毛與棉線的布疋，將用它們來溫暖他的細嫩肢體。一個女工正在縫製他的襁褓。一個助產婆將給新生者以最初看護。我將只一半是這親愛孩子的母親；我讓他赤裸裸的出世，他不一切都屬於我的。這些麻雀築起搖籃，並織縫孩子的必需品；它們什麼都沒有，由於愛的奇蹟，它們却創造了一切；它們把第一個遇見的牆孔改成小搖籃。這是年輕母親們所羨慕的愛的小工匠。』

在田野間，鳥巢像鮮花似的，自然地茁長於籬笆間與樹枝上。它們遇見第一個陽光就盛開了。它們在山楂花散發香味的時刻，透出吱吱喳喳的鳴聲。

黃雀、金鶯與紅頸鶯等選擇灌木做它們的床位；烏鴉與喜鵲則升到白楊樹的最高枝幹；百靈鳥與白頰鳥，則留在地上，以荆棘與小麥田為它們的棲身所。這些相愛的小動物，為着享受它們的溫存，需要鄉野的寂靜。我知道有很多可憐的無賴漢，要殺害它們的小鳥或把它們的卵炒成蛋花吃了，竟忍心拆毀它們的愛巢。因此，各種鳥類每季都更深的隱藏起來；它們都情願逃到荒涼的地方去。

只有麻雀與燕子敢把它們的愛情託給巴黎的墻垣與樹木。它們還在我們中間生活與相愛。不錯，我們也有黃鶯在籠裏生蛋與孵卵。可是這些相愛者是多麼悲慘；人們可以說我們的黃鶯是在市長面前結婚的。它們被關在鐵柵裏的強迫結合，正像我們的婚姻似的愚蠢。它們生出憂鬱與蒼白的小鶯，永遠不會有愛之子孫的自由翱翔。

必須看看舊牆孔裏的自由麻雀，烟囪頂上的自由燕子。它們的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相愛與懷孕；它們中間只有愛情的結合。

燕子選擇巴黎做它們的夏季別墅。一到之後，這些旅行者就訪問它們於天氣初寒時拋棄了的空搖籃。它們修理細小的房舍，鞏固它，並陳設絨毛的傢具。詩人們，戀愛的男女們過去，耳朵與心大張着，整個夏季都聽到它們溫柔的微聲超過街上馬車的滾動。

但是巴黎的真正孩子，大氣中的活潑兒女，還是穿着郊外頑童灰色外衣的自由麻雀。它是輕賤的，諷刺的與不怕羞的。它的叫聲好像是嘲笑，它的鼓翼簡直是諷刺的舉動；我不知道，它頭面上的態度含有多麼輕佻與冒犯の意味。

真的，它寧喜歡滿地灰塵的小徑與陽光炙熱的大街而不高興茂桐與蒙摩朗賽的陰涼樹蔭。它情願留在車輪的喧鬧中，在街旁的溝渠裏飲水，吃麵包並安靜地散步於人行道上。它離開了它不高興與愚蠢及落伍小牲畜相處的鄉野，它到我們中間來生活，住

在我們的瓦下，夜間在煤氣燈下，白天在我們的街道上，像悠閒的散步者或忙碌的工作者一樣，做着它的種種小事情。

麻雀是一個不納稅的巴黎人。它是有翼民族的頑皮者，它頂愛香麵包與近代文明。

尤其是五月在公園中，應該研究麻雀們的輕捷與溫柔的姿態。有些人到植物園去站在鐵柵面前，注視被關着的畜牲。若有一日你們要去參觀動物園的部分，那末，請你們注意自由的小生物，儘在陽光中間飛翔的麻雀們。

麻雀們以勝利的歌聲圍繞鐵柵。它們高聲慶祝大氣。它們不被懲罰的進入獸籠，讓裏面充滿它們的自由，它們是不幸囚徒們的永恆失望。它們從猴子與熊那裏偷竊麵包屑；猴子對他們伸出拳頭，熊則以充滿輕蔑的不耐煩的搖頭，表示抗議。它們呢，它們逃走了，在這人類設法關閉創造物的巨舟中，它們是自由與快樂的小飛禽。

五月植物園的麻雀們，在隣屋的瓦下，構築它們的小巢。它們變得更溫柔，它們設法

從大獸的皮毛中偷竊一根毛或鬃。有一天，我看見一隻大的獅子在它張開的前腳上，伸長它的巨頭，它注視一隻麻雀竟大胆而活潑地跳躍於它囚籠的鐵柵間。一種甜蜜與刺心的夢想，使猛獸的眼睛半閉了。巨大的獅子一定想到自由的地平線。它讓麻雀從它的腳上偷去了一根赭色的細毛。

八

新近的一夜，我到小菜場裏去。巴黎在這些很早的時刻，確實是淒慘的。人們還一點也沒有給它打扮。它很像一個廣大的餐室，還留下前夕用餐的暖氣與油膩；骨頭散在地上，垃圾阻塞街道的骯髒石板。彷彿是侍役們沒有收走杯盤，就睡覺了；只到早晨，纔有女僕來掃除一下，換上清潔的桌巾，可以給人用早餐。

小菜場裏已有大的喧噪聲音。這是睡眠巴黎的食物，滙集到這裏的巨大儲藏所。它一睜開眼睛，它的肚就可以吃飽了。照着顫動的燈光，在羣衆的騷擾中間，整邊血紅的肉，

堆積起來，一籃一籃的魚閃着銀樣的亮光，如山的蔬菜，使陰暗中點綴着白與綠的斑痕。這是各種食物的傾坍，許多貨車倒在石板上，木箱劈碎了，麻袋解開了，讓它們的內容滾流出來，潮浪似的生菜，雞蛋，菓子與鷄鴨等，威脅隣街，簡直要淹沒整個的巴黎。

我正很好奇的在這紛亂中行走，我突然瞥見有些女人讓手穿到展佈在石板上的巨大淡黑堆中。街燈的微光在搖動，我辨不清楚，我首先以為是人們在售賣低價的殘肉。我走近前去。所謂殘肉堆，其實，就是整堆的玫瑰花。

巴黎街道的整個春天都散在這灣泥的石板上，——各個小菜場的食物中間。大節期的日子，售賣從早上兩點鐘就開始了。

郊外的園丁們把他們的花，分成大紮，載到市場。各紮像蔥與蘿蔔一樣，依照節季，都有一定的時價。這種出售是夜間的事情。轉販的婦人，另售的女性小商人，讓她們的胳膊在整堆的玫瑰花中，一直伸到肘部，初初一看，她們彷彿在做什麼壞事，在準備什麼流血

的可怖勾當。

這是用於裝飾的。破了肚，流着血的牛，被人洗了，鋪上花繩與經過人工修飾的花朵；被人踐踏的玫瑰花，繫在柳條上，在綠葉的小圓圈裏，發出潔淨的香味。

我停在這些可憐與垂死的花朵前面。它們還是潤濕的，它們被小繩緊縛着，它們的柔弱莖梗都被小繩切斷了。它們還保持着它們與之同來的白菜的強烈氣味。有些花紫滾到街邊的小溝裏，讓自己在受臨終的苦痛。

我拾起這樣的一紮花朵。它的一邊全是污泥。它將在水桶裏被人洗淨，它將恢復它的溫柔與甜美的芬芳。只有留在花瓣深處的少許污泥，證明它曾訪問過小溝。晚上吻它的嘴唇或者比它還要齷齪呢。

那時，在小菜場的可怖喧鬧中間，我親愛的妮儂，我就想起十年以前我們一起散步的情景。春天已誕生了，新嫩的葉叢，對着四月的耀眼光。海岸的小徑沿着廣大的

紫羅蘭田畝前進。我們過去時，只覺得周圍升起透入我們內心，並使我們靈魂倦怠的柔美香味。

你完全昏暈與酥軟的靠着我的胳膊行走，你好像被愛的柔美香味薰醉了。鄉野是清朗的，陽光中飛着許多小蠅。天邊降下極大的寂靜。我們的接吻那麼慎重，連站在開花櫻桃樹上的金絲雀也沒有被驚動。

在路的轉角上，我們看見許多老婦人曲着身體，在旁邊的田畝上採摘紫羅蘭，她們把採來的花都擲在她們的大籃中。我喊其中的一個到我們的身邊來。

『您要紫羅蘭麼？』她問我。『多少……一斤麼？』

她是論斤賣花的！我們兩個都很悲傷的逃走了，我們以為看見春天，在愛的鄉野，開了一間雜貨店。我循着籬笆溜過去，我偷了幾朵瘦小的紫羅蘭，這就讓你身上增加了芬芳。但是，看，在高處，在高原的樹林裏，長着很小很小的紫羅蘭，它們存着那樣恐懼的心理，它們曉得以種種詭計躲藏起來。

很快，你就把偷來的紫羅蘭，這些長在耕地上，由人們論斤出賣的愚蠢紫羅蘭，拋棄了。你喜歡自由的花，露水與初升太陽的女兒。經過很長的兩點鐘，我在草間搜索。待我找到一朵，我就跑來賣給你。你就拿一吻的代價買去了！

就在油膩的氣味中，就在小菜場的震耳喧鬧中，就在可憐死於石板上的花朵之前，我想到這些遼遠的情景。我憶起我的愛人與我讓它留在抽屜深處的那束乾枯的紫羅蘭。返家時，我曾算過萎謝的花梗；一共是二十根，我的唇上還覺到這二十個親吻的溫暖。

九

我曾訪問過波希米亞人的集合住所，它建立在聖都安門前哨營房的對面。這些

○即無固定故鄉的流浪人，法國居民都以爲他們是從波希米亞來，故有此名；隔海的英國則稱他們爲吉普賽人，——譯者。

喜歡野居的野蠻人一定會譏笑這愚蠢的大城市要費工夫來參觀他們。我只要跟着羣衆走就好了；整個郊外的居民都向他們帳棚的周圍前進，我很害羞，我還看見許多不是完全愚蠢的人們，也同穿制服的僕人們，坐着敞車來看他們。

這可憐的巴黎一旦有了好奇心，確實是不大吝惜金錢與時間的。這些波希米亞人就是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們是到郊外來修鍋與補鑊的。但是，從第一天看見成羣的兒童凝視他們之後，他們就明白他們所到的是什麼開化的都市。所以他們就慌忙拋棄了修補鍋鑊的生意。知道別人以希奇的動物看待他們，他們就冷淡而和善的讓人參觀，不過要收兩個銅子的代價。帳棚的四周圍上柵欄；兩個男子守在很狹的出口，收取要看他們住所的先生們與太太們的布施。觀客簡直像潮浪似的湧來。甚至要派警察在那邊維持秩序。波希米亞人有時轉過頭去，不讓自己對那些好人們的面上，表示快活，因為後者竟忘記了，把銀幣作為銅子擲給他們呢。

我想像晚上沒有了觀客之後，他們計算收入的情形。他們一定冷笑得喉嚨發癢呢！

他們在農民們的白眼與鄉警的不信任中穿過法國。他們存着要被丟入陰溝的恐懼到了巴黎；而他們却在黃金的美夢中醒來，看見整大批的先生與太太們出神的站在他們襤褸的衣服之前！我好像看見他們直立在堡壘區的斜坡上，裹着他們的破布，對睡着的巴黎，發出輕蔑的大笑聲。

柵欄圍繞七八座彼此排成一種小巷的帳棚。小而神經質的病馬，在帳棚後面，吃着赭色的漫草。從破碎的舊車布底下，人們瞥見許多矮的車輪。

內部瀰漫着難以忍受的骯髒與貧困的臭味。已經硬的地面，裂成細粉，好像正在發膿。柵欄的尖端上，展佈着各種臥具，有小的床褥，褪色的被頭，兩個家庭可以舒舒服服睡覺的方形墊褥，這一切雜物，彷彿從麻瘋院裏搬來，對着太陽晾乾似的。依照亞刺伯式很高建立着的帳棚如掛在床頂的蚊帳一般開着，裏面堆滿破布，馬鞍，馬具，沒有名堂，沒有顏色，沒有固定形狀的物件，它們混雜地睡在一層很厚的塵垢中，色調刺眼，彷彿專為畫

家佈置一樣。

然而在營地的盡端，在比較狹小的一個帳棚裏，我以為發現到他們的廚房。那裏有幾個鐵鍋與三脚架；我甚至認出一口碟子。此外，似乎沒有湯罐的影子。鐵鍋或者是用於準備安息日的奶羹的。

男子們是又高大又強壯，圓的臉，很長的黑髮，縮成許多光澤與油膩的髮髻。他們都穿着從路上拾來的種種破衣。有一個裹着黃花紋麻布的帳幔在散步。另一個則穿着一件短衣，大概從黑的禮服，截了它的燕尾改成。許多人圍着女子的短裙。他們隱在有亮光的與細絲似的長髮中微笑。他們所偏愛的頭上裝束，彷彿是呢的舊帽筒，就是由他們把帽沿剪了，改成球形的小帽。

女子們也是又高大又強壯。憔悴的老婦人，她們的皮肉那麼枯瘦而頭上又是亂蓬蓬的散髮，簡直像經過地獄之火燒炙過的老妖精。在年輕的裏面，雖然蒙着一層塵垢，也有很漂亮的，她們的皮膚是銅色的，而且長着大的與柔媚的黑眼睛。就是她們在顯示嬌

態；她們的頭髮編成兩根垂下的大辮，拖在耳後，有些地方縛着一段紅布。她們穿着顏色的短裙，肩上蓋着繫在腹間的披肩，纏在頭上的是一塊手帕，前額上收得很緊，她們簡直有淪落在窮困中的野蠻王后的莊嚴態度。

孩子們，整羣的孩子們在蠢動。我看見一個穿襯衫的，披着一件大人的極大背心，一直垂到他的小腿；他手裏握着一個很美的藍紙鳶。另一個，很小，至多只有兩歲，完全沒有穿衣服，絕對赤裸裸的樣子很嚴肅，在一羣好奇少女們的喧噪笑聲中行走。這親愛的兒童，他是那麼骯髒，那麼綠與紅，人們或者會把他看作佛羅稜薩的青銅人，復興時代的有趣小塑像。

整羣人像是毫無感覺的留在參觀羣衆的喧噪之前。男人與女子們睡在帳棚下面。一個母親在哺乳，赤裸與黑的乳房，像用舊了的褐色葫蘆一般，金黃的嬰兒也有銅製的面容。別的許多女人蹲着，認真注視這些奇怪的，要在骯髒中窺探的巴黎人。我曾對其中

的一個說話，問她對我們的感想如何；——她並不回答，只輕輕微笑了一下。

二十歲左右的一個漂亮女郎，在我們這班癡愚的看客中間散步，她誘惑戴帽與穿網衫的女子們，她要替她們相手，並推測運氣。我會看她這樣做。她拿起一個少婦的手，用柔媚的樣式握着她，如此，這隻手就終於讓她看了。於是她要對方知道，必須放一個錢幣在手裏；十銅子的一個還不夠，她要兩個，甚至說到五個法郎。經過了幾秒鐘，她預許過長壽，多孩子與多福之後，她取去十銅子的兩個輔幣，用它們在少婦的帽邊畫了十字，說到「阿門」的時候，她就讓它們消失在她的袋裏，一個很大的袋，我瞥見裏面已有好幾把的銀幣。

真的，她也出售一種護符，她用牙齒咬下一小塊淡紅的，很像乾橘皮的物質；她把這塊東西包在她會預斷過運氣的女人的手帕裏；然後，她又囑咐她要用麵包，鹽與糖加在她的護符上。這一定會阻止一切疾病並祛除壞的精靈。

這女魔鬼就用可驚的嚴重態度，實施她的職業。如果要把放在她手裏的錢幣取回

去，她就發誓說，她的美好祝讚就會變成可怖的禍患。不錯，這是天真的，可是她的手勢與語氣的確是再有趣沒有了。

在我長大的普洛溫斯小城中，波希米亞人是被容忍的。不過他們並不激起這麼喧鬧的好奇心。人們總責他們吃掉走失了的狗與貓，這就使一般布爾喬亞對他們是側目相視。衣冠楚楚的紳士們若走近他們的所在地，總是掉頭不睬的過去。

他們以轉動的房子到來，他們就安頓在郊外被拋棄場所的一角。有些角落，一年到頭，是由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和在太陽之下打滾的男女們暫住着。我曾在這裏看見容貌很美的女郎。我們這些孩子們，我們並沒有紳士們的厭惡，我們去看冬天有這些人睡在裏面的車輛。我還記得有一天，心中存着小學生的那種煩悶，我很想跳上這些起程的一輛車子，同這些漂亮的，黑眼睛的，着實使我害怕的大女郎們一起，循着漫長的道路，讓車輛永恆地滾着，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甚或世界的盡頭去。

一天上午，我朋友中的一個化學家對我說：

『我認識一個老學者，他退隱到地獄大街的一所小屋裏，爲的可以在這裏安靜地研究鑽石的結晶。你願意同我到他的寓所裏去麼？』

我存着祕密的恐怖，接受了他的提議。一個術士決不會讓我這麼害怕，因爲我對於魔鬼並不怎麼恐懼；但是我很怕金錢，我承認一個能找到點金石的人，確實會激起我的敬畏。

關於寶石的製造，我的朋友，在路上，給我以較詳的敘述。我們的化學家很久以來就已從事於這件工作了。但是他們所得到的結晶體是那麼細小，而製造的費用又那麼高昂，他們的試驗只好留在科學家的好奇狀態中。問題就在這裏。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找到

比較強有力的因素，比較經濟的方法，使可以低價製造人工的寶石。

然而我們已經到了。我的朋友，在沒有按鈴之前通知我，老學者並不喜歡好奇的參觀者，他一定會給我以很壞的接待。我是第一個闖入神殿的俗人。

老化學家給我們開了門，我應該懺悔我首先覺得他的態度是愚蠢的，簡直像一個憔悴與蠢笨的皮鞋匠。他很慈愛的接待我的朋友，對我，則嘴裏隱隱咕嚕着，好像我屬於他年輕門徒的一條狗似的。我們穿過留着荒蕪的小花園。小屋，頹敗的陋室則在花園的底面。住戶把一切板壁都拆下了，構成一間高而又闊的唯一房間。那裏有實驗室的完全儀器，種種奇怪的設備，我也不想設法知道它們的用處。只有一條凳與一張黑木的桌子是這裏的整個奢侈，全部傢具。

就在這個陋室中，我第一次看見我一生所看見的最耀眼與最可驚的物品。沿着牆，在石鋪的地上，排着很多可憐的，柳條已經破碎了的籃子，裏面盛滿了寶石。每一堆是屬於每一種。紅的，紫的，青的，碧綠的，蛋白的與不透明藍色的，像路旁的碎石子似的，被擲在

各個牆角裏，發出活潑的微光，以閃爍的火燄照耀整個的房間。這簡直是紅的，淡紫的，綠的，藍的與玫瑰色的炭火。這又可以說是幾百萬隻仙女的眼睛，在陰暗的地面上微笑。亞刺伯的故事從來沒有展示過這樣的寶藏，女人也從來沒有夢想過這樣的天堂。

我不能忍住讚美的叫聲：

『多麼大的財富那裏有數十億的價值呵！』

老學者聳一聳他的肩膀。他好像以非常憐憫的態度注視我。

『其中的每一堆只值幾個法郎，』他用徐緩與微弱的聲音對我說。『它們妨礙我。我明天就把它們作爲碎石，散在我花園的小徑上。』

然後轉向我的朋友，用手拿起幾把寶石，繼續說道：

『請看這些紅寶玉。這是我最後所得到的最美的成品……我不滿意這些碧玉；它們是太純淨了；自然所製的都有一點斑痕，我不願意比自然製得更好……最使我失望

的是我還不能得到白色的鑽石。我昨天又開始我的試驗……待我成功時，我一生的工作算是有了最後的結果，我可以幸福地死去了。」

他已變成偉大了。我已見不出他的愚蠢態度；我已開始在這灰白的老人，能夠向巴黎投擲像雨那麼多的珍寶的學者面前戰慄了。

『但是您大概很怕盜賊吧？』我問他。『我看見您的門上與窗口裝着很堅固的鐵柵。這是一種預防。』

『是的，我有時的確很害怕，』他喃喃說：『我害怕那些蠢東西，在我沒有發現白色鑽石之前就把我殺了……這些明天將沒有半點價值的石頭，今天還能夠誘惑我的繼承人。就是我的繼承人，最會激起我的恐懼；他們知道把我消滅之後，他們能同時掩埋我的製造祕密，他們因此對於這假的寶庫，可以保存它的全部價值。』

他沉思與悲傷的留着。我們坐在鑽石堆上，我看他左手消失在紅寶石的籃子裏，右手機械地讓整把的碧玉漏下來。孩子們也是這樣遊戲，他們也讓手指間流下細沙。

沉默了一下。

『您一定過着很難堪的生活吧！』我不禁喊道。『您生活在這裏一定是憎恨人類的……您沒有任何娛樂吧？』

他以驚奇的態度凝視我。

『我工作，』他截然回答，『我從來不煩悶……我若快樂或發瘋的日子，我拿一部分的人造石頭放在我的袋子裏，到我花園的那一端，安頓在朝街的牆孔後面……我每隔一些時候，就向街心投擲一顆鑽石……』

想到這巧妙的玩耍，他還發笑。

『您不能想像發現到我這些石頭的人們做出多麼難看的鬼臉！他們戰慄，他們向後注視，然後以死的蒼白臉孔逃走了。啊！可憐的人們，他們給我以多麼有趣的喜劇！我在那邊度過好些快樂的鐘點。』

他的枯燥聲音使我生起難以形容的不安。他顯然是在嘲笑我。

『嗯！年輕的朋友，』他再說，『我這裏簡直藏有可以購買許多女人的財富；可是，我是一個老魔鬼……您要知道，如果我有些微的野心，我很久就可以做某處的國王……』

『我將不殺死一隻蒼蠅，我是好人，就是爲着這個，我仍讓人們生活着。』

他不能更有禮貌的對我說，如果他要發起怪脾氣，他很可以送我到斷頭台上去。

熱的思想升到我的腦際，在我的耳朵裏響着一切眩暈的鐘聲。寶石的仙女眼睛，以它們尖銳的，紅的，淡紫的，綠的，藍的與玫瑰色的目光注視我。我不知不覺間捏緊兩手，左邊的握着一把紅寶石，右邊的拿起一把碧玉。如果要把一切都說出來的話，一種無可抗拒的貪欲推促我，要我讓它們溜入我的衣袋。

我放棄了這些被詛咒的石頭，我腦中存着警察追趕的聲音，離開了那裏。

我遊過凡爾賽，我曾爬上廣大的元帥場，這是石頭的孤僻荒地，往往使我想起克勞（Craw）的荒野，它的石海總在大的太陽之下發綠。

上一冬季，我在下雪的天氣，看見宮殿，淡藍的屋頂，像寒宮一樣，莊嚴而憂鬱的顯現於灰色的空際。夏季，在空氣的溫暖中，在花園樹木的有力茁長中，它還要顯得淒慘，憂鬱與被遺棄。每一良好的節季，老的樹幹生起新的枝葉，而宮殿仍在瀕死的狀態中；生命的液體不再升到它的逐漸粉碎的石頭上；衰敗已無可抗拒的到來，它蝕壞牆角，毀裂石板，每小時都完成死的工作。

住宅，不論是陋室或宮殿，也有它們因之而衰而死的病症。這是活的巨體，經過童年與老年，有些直到死亡還是強壯的，另有些沒有到年齡就先怠倦與動搖了。我還想起我從火車窗口瞥見的路旁房屋：新的建築，幽靜的別墅，荒涼的宮堡，傾坍的護城樓。這一切

石頭的「生物」都對我說話，對我敘述它們的生活與死滅，它們的健康與病症。由人關閉了門窗並離開了之後，這簡直是房子的血隨着走了。它以垂死者的憔悴面孔，一年一年對着太陽拖下來；冬季的一夜，來了一陣大風，它終於被刮倒了。

凡爾賽的宮殿，就是因這種放棄而逐漸死去。它的建築太廣大了，人不能對它供給充分的生命。必須有很多的居民，纔能使血在這些無盡的走廊與連續的大房間中奔流。這是一個國王的巨大錯誤，由於他的倨傲，它一開始就造得很廣大，使它從童年的時期就被註定必然要破滅的悲慘命運。路易十四的光榮甚至不能充滿他所睡的房間——這寒冷的，他的國王屍灰今日在這裏只能加上少許灰塵的房間。

我走上元帥場，我在右邊，就是這荒野的偏僻一角，看見一個老嫗，即傳說的「刈草婦人」。她從五十年以來，就專在拔除石板間的漫草。從早到晚，她在那裏，在石野中間，與侵佔奮鬥，竭力阻止野丁香花與嬰粟花的高漲浪潮。她曲着身體行走，訪問每一罅隙，偵

察綠的小樹與漫亂的苔蘚。她差不多要化一個月工夫，纔從荒原的一端，走到它的另一端。在她背後，野草又勝利地重生起來，生得那麼有力，那麼不可抗拒，等她重做她的永恆工作時，她又找到重新茁發的同樣蔓草，被繁花侵佔的同樣角落。

「刈草婦人」認識這些廢墟的植物誌。她知道嬰粟花喜歡南邊；蒲公英長在北面，丁香花酷愛柱脚的裂縫。苔蘚是到處擴展的麻瘋瘡。有些固執的植物，她徒然拔除了它們的根，而它們仍照樣茁長起來；也許有一點血滴在那裏，一個壞的靈魂被埋在地下，使蒺藜的赭色芒刺永遠生在地上。在這王權的墳場裏，死者是有奇特的開花。

但是，還應該聽「刈草婦人」敘述這些草的歷史。它們不是在一切時代都以同樣的漿液生長。在查理第十治下，它們還是胆怯的；它們幾乎像細草坪似的展佈着，嫩綠的氈毯覆蓋着石板，使貴婦人們的脚下踏到柔軟的薄墊。朝廷再搬到宮殿裏來了，侍臣們的脚跟踐踏地面，一天上午就做了「刈草婦人」的整月工作。在路易·菲列普治下，蔓草硬化了；散滿歷史博物館幽靈的宮殿，開始變為陰森森的大廈。草是在第二帝國之下得

勝了；它們無恥地長大起來，佔領了它們的場地，曾有一時威脅走廊，簡直想綠化大小的宮室。

我曾在夢中見到「刈草婦人」以徐緩的脚步走去，圍裙裏塞滿草，身體彎曲在她印花布的舊裙上。她是阻止野蕨繁生，因而掩蓋君主墳墓的最後慈悲者。她拿好女子的勤勉，侍候這被墳坑綠草侵佔了的荒場。

我想像她是什麼侯爵夫人的幽靈，從花園的小樹林中出來，對這些廢墟表示虔誠的敬仰。她用可憐的變硬的手指，不斷同這踐忍的苔蘚鬥爭。她固執地做着她的徒勞工作，覺得她若一旦停止了，草的浪潮一定會泛濫，並淹沒了她自己。有時，她重立起來，向石頭的荒野投射深長的目光並遠遠監視着植物長得比較繁茂的角落。她臉色蒼白的留在那裏一霎時，或者已明白她善意努力的無效，認自己是這些石塊的無上安慰而感到辛酸的快樂。

然而將來必有一日，「刈草婦人」的手指更要變硬了。於是宮殿就在風的最後吹擊中傾坍了。石頭的曠野就讓野蕨，蒺藜與一切蔓草佔領了。它將變成巨大的荆棘，彎曲與尖銳植物的密叢。「刈草婦人」就遺失在荆棘中，撥開比她還要高的枝莖，在大如小楓樹的茅草叢裏，自闢一條小徑，她還是繼續奮鬥，直到有一日這些粗的莖葉到處束縛她，圍到她的肢體，她的腰身與她的喉頭，把她活活扼死並擲到這時常高漲的綠浪衝激的大海裏。

一一一

戰爭，無恥的戰爭，可詛咒的戰爭！我們這些在一八五九年還不到二十歲的青年，我們並不認識它的可怖。我們還在中學的板凳上。它的可怕名字激起一般母親的變色，只讓我們想起放假的日子。

在我們的回憶中，我們只瞥見和暖的下午，大家在人行道上歡笑；上午，勝利的消息，

像節日的氣息似的掠過巴黎；從傍晚的時候起，店舖的燈光照耀了，孩子們在街上放着一個銅子的鞭炮。咖啡店門首有許多先生們一邊喝着啤酒，一邊在大談政治。至於那邊，在意大利或俄羅斯的偏僻一角，仰臥着的死者，則用他們大睜着的無光眼睛，注視天上出現的星星。

一八五九年，散出馬裏達戰役新聞的日子，我還記得，我從中學裏出來，我到索爾朋廣場去看，去參加街上興奮羣衆的狂熱。那裏有一大堆兒童在喊：『勝利了！勝利了！』我們嗅到放假的一日。在這些笑聲與喊聲中，我聽見嗚咽。這是一個皮鞋匠在他的小店深處悲泣。這可憐的人有兩個兒子在意大利的戰場上。

從這時候起，我就在我的記憶中，時常聽見這些嗚咽。每聞戰爭的聲音，我好像聽見老皮鞋匠，白髮的平民，在遠處，在公衆廣場的熱烈顫動中悲泣。

但是我還更清楚的記得前數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我那時只有十四歲，我生活在

省的深處，我沒有半點憂慮，我無知到那樣程度，對於戰爭，只看見軍隊的連續過去，他們的行列變成我們最興奮的娛樂之一。

我所住的南方小城，我相信，差不多是一切到東方去的軍隊的必經之道。當地的一家報紙預先報告要經過那裏的隊伍。起程是定在早晨五點鐘。從四點鐘，我們就在公共運動場上；沒有一個中學的走讀生不赴這個約會。

啊！多麼漂亮的人們！有的是胸甲騎兵，持矛騎兵，龍騎兵，與輕騎兵！我們尤其是喜歡胸甲騎兵。當太陽起來，它的傾斜光線照耀着胸甲之際，我們快樂得後退，眼睛被鐵的反光所眩，好像是騎馬的天兵在我們的面前過去一樣。

接着是喇叭的聲音，他們開拔了。

我們與兵士們一起動身。我們循着白的大路跟隨他們。於是軍樂響了，他們感謝本城的招待。在明朗的空氣中，在潔白的晨光裏，這簡直是快樂的節日。

我還記得我們就這樣走了許多公里。我們步行，我們的書用一根皮帶，像兵士用的

彈藥囊似的吊在背上。我們其實不應該跟兵士們越過火藥庫所在的地方；接着，我們又跟到橋頭，爬上山腰，終於同意一直趕到下一村落。

恐懼襲擊我們，我們只好停止下來的時候，我們又登上崗陵，從那裏，在地摺之間，循着路的轉彎，我們遠遠注視着軍隊，我們看他們露出無數的小火燄，慢慢消失於地平線的光明中。

那些日子，我們真不記掛中學了！我們逃學，我們在一切石堆上玩耍。整羣人走入河裏游泳，一直留到下午纔回來，也是常有的事。

在南方，人們不大喜歡兵士。我看見有些武裝同胞悲傷，疲倦與憤怒，他們坐在人行道上，手裏握着他們的住宿券：一般布爾喬亞，瘦削的小富翁，臃腫的大腹賈，不願意接受他們。往往要當地的官廳起來干涉。

至於我們家裏，簡直是仁慈上帝的住宅。我的外祖母是包司人，歡迎這些讓她想起

故鄉的北方孩子們。她同他們談話，問他們所住的村名，如果這鄉村與她的只差幾個公里，那是多麼大的快樂呀！

每一隊伍到，人們就派兩個給我們。我們不能留他們在家裏，我們把他們安置在飯店裏；但是我的外祖母總在他們臨走之前，要對他們作小小的詢問。

我記得有一天，來了兩個是她本村的同鄉。這兩個，她不願意讓他們走開。她要他們在自己的廚房裏吃晚飯。是她自己侍候他們喝酒。我呢，我從中學裏回來，我來看他們，我甚至還相信我會同他們碰過杯。

他們兩個人，一個是大的，另一個是小的。我還清楚的記得他們動身的時候，大的那個眼睛裏充滿淚水。他把一個可憐的老母留在故鄉，他熱烈感謝我的外祖母，讓他憶起他親愛的包司與他拋棄在背後的一切東西。

『算了吧，』善心的女人說：『你們會回來，你們將得到十字勳章。』
可是他仍苦痛的搖搖頭。

『那末』她再說：『如果你們再經過這裏的話，你們要來看我。我給你們保存一瓶你們以爲很好的這樣的葡萄酒。』

兩個可憐的青年終於笑了。由於這邀請，他們暫時忘記了可怖的將來，無疑的，他們一定覺得自己會回來，一定會坐在這好客的小房子桌邊喝着酒，慶祝過去了的危險。他們鄭重約定不久就要回來喝這瓶美酒。

在這時代，我跟過多少隊伍，多少臉色灰白的兵士們來敲我們的大門！我時常憶起這些走向死鄉人們的極長的行列。有時閉着眼睛，我還見到他們，我還想起有些面孔，我自問：『哪個人究竟死在哪一偏僻的溝壑裏呢？』

接着，隊伍逐漸稀少了，一天，我們看見他們無精打彩，血淋淋的跛着腳，向路的相反方面過去。真的，對於這些殘廢者，我們不再等待他們，不再跟隨他們了。這已不是我們的漂亮兵士了。他們已值不得我們去曠課，去受責罰了。

悲慘的行列陸續過去，曾歷很久的時間。軍隊把垂死者散播在大路上。有時，我的外祖母說：

『你知道，那兩個包斯人，他們會把我們忘記了麼？』

但是，一天傍晚，有一個兵士來敲我們的大門。他是單獨一個人。這就是那個小的。

『那個同伴已經戰死了，』他進來時說。

我的外祖母把那瓶酒拿出來。

『是的，』他說，『我將單獨去喝它。』

當他看見自己坐在桌邊，舉起杯來尋找同伴的酒杯來對碰時，他發出一聲很長的嘆息並對我們咕嚕道：

『他就託我去安慰他的老母；我實在是高興代替他留在那邊呢。』

後來，在某一公司裏，有蕭汶那麼一個人，做了我的朋友。我們兩個都是很小的職員，

我們的辦公桌並排地擺在一間暗黑的房間深處，這是不做什麼事，等待下班時刻的極好洞窟。

蕭汶曾當過排長，他身染比埃蒙稻田裏得來的熱病，從梭爾弗里諾回來。他咒罵他的苦痛，可是他自慰，把這些不幸都計在奧國人的賬上。就是這些流氓要他那麼受苦呢！多少鐘點在饒舌中過去呀！我拉住我的老兵，在沒有從他身上得到若干實情之前，我決不放鬆他。我並不以他口中說得好聽的光榮，勝利，戰功，鬥士等誇大字眼為滿足。我讓他的興奮浪潮過去，我只以極小的瑣事探詢他。爲着攫住真實的精神，我同意聽他二十次敘述同樣的故事。沒有激起他的疑心，蕭汶終於對我透露很好的機密。

實在，他是跟孩子一樣的天真。他並不代自己誇耀戰功；他不過使用軍人所慣用的虛張聲勢的語言，他只是無意識的「誇口者」，軍營只讓他成爲胡扯的好青年。

他有完全準備好的一套敘述與字句，我們聽時可以覺到這一點。預先組好的句子使他的故事裝上『無敵戰士』與『屠殺中由部下英勇救了回來的勇敢軍官。』在

兩年之內，我每天要忍受四點鐘意大利戰役的敘述。但是我並不埋怨他。蕭汶補充了我的教育。

靠了他，靠了他在我們暗黑洞窟中對我所作的招認，不存半點壞的心思，我認識了戰爭，並不是一般歷史家對我們描繪許多英勇穿插的書上的戰爭，而是在太陽之下流着恐懼之汗並像酒醉女郎似的溜入血潭的真正的戰爭。

我問蕭汶：

『兵士們上火線也很快活麼？』

『兵士們！是人們推促他們上去的呀！我想起從來沒有見過炮火的新兵們，他們像受驚之馬一樣的抗拒。他們害怕；有兩次，他們要逃走。可是他們被領回來，敵人的一炮殺了其中的一半。於是我們看他們濺着鮮血，目眩頭昏，像狼羣一樣的向奧國人撲去。他們已失去了理智，他們憤怒悲泣，他們願意立刻戰死。』

『這是一種學習，』我說，想用這句話催促他。

『哦！是的，一種殘暴的學習，我可以担保的對您說。您看，就是最勇敢的，也流冷汗。必須醉了，纔會好好地打仗。從此我們再也看不見什麼，我們簡直像瘋子似的向前射擊。』

他讓自己沉入回憶。

『有一天，上峯要我們留在那裏，與敵人所佔領的村落只隔一百公尺，命令我們不要動，不要射擊。看這些流氓的奧國人向我們的隊伍，開放密集的排槍。沒有方法離開。對每一排槍的轟擊，我們只好低頭。我甚至看見有些怕得臥在地上。這是可恥的。人們讓我們這樣留在那裏一刻鐘。我的同伴中有兩個因此白了頭髮。』

接着，他又說：

『不，您對於這點，是不會想像得到的。書籍會佈置內中的變化……喂，就是梭爾弗里諾的那一晚，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是否已經戰勝。傳播的風聲說奧國人就要來屠殺我們。我可以向您保證，我們並不怎樣快樂。所以早晨，當我們要在天明之前起來的時候，我

們戰慄，我們非常害怕戰鬥會更猛烈的開始。那一天，我們一定會被擊敗，因為我們已沒有半點力量了。接着，人們來告訴我們：停戰協定已簽訂了。於是整個隊伍立刻發狂似的跳躍了。這是頂愚蠢的歡樂。兵士們彼此拉着手，跟小女孩子似的合唱着轉圈子……喂！我並不撒謊。我曾在那裏。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看見我微笑的蕭汶以為我不相信法國軍隊中會有這樣大的愛好和平的情感。他的頭腦的確是可敬佩的簡單。我有時誘得他很遠。我問他：

「而您呢，您從來不怕麼？」

「哦！我麼？」他很謙遜的笑着回答我，「我也像別的人一樣……我不知道……難道您相信一個人會知道他是否勇敢麼？他顫抖，他衝擊，看這就是實情……有一次，一顆無力的子彈打翻我。我留在地上，想着：如果我重立起來，我會受到更壞的東西。」

……他生活時像騎士，他死了也像騎士。

我的朋友們，你們還記得這溫柔的春天，我們到他克拉瑪小房子裏去給他握手的情景吧。賈克以他的溫良微笑接待我們。我們在蓋着碧綠葡萄藤的涼棚之下吃着晚飯，至於巴黎，在那邊，在地平線上，在降下的夜幕裏吼叫。

你們從來不大認識他的生活。我呢，我是和他在同一搖籃中長大，我能對你們敘述他的心。兩年以來，他同這慢慢死去的金髮大女郎，生活在克拉瑪。這就是甜美的與傷心的整個故事。

賈克於聖克魯的節日遇見瑪德蘭。他立刻愛上她，因為她是悲傷的與多病的。他願意在這可憐的少女回到地下之前，給她以兩季的愛情。他就同她隱到這克拉瑪的地摺裏，這裏的玫瑰花簡直像漫草一樣的生長着。

你們都認識那所房子。它是那麼白，那麼樸素，像鳥巢一般遺失在樹木的綠葉中。從

門檻上，我們就能吸到慎密的愛情。賈克對於這垂死的女郎，逐漸發生無限的依戀。他看疾病每日以辛酸的溫柔，使她的臉色更加蒼白。瑪德蘭，跟教堂的守夜油燈一樣，在熄滅之前，射出活潑的微光，她微笑，她用她的藍眼睛，照耀小小的白屋。

在兩節季中，她幾乎沒有出過門。她讓狹小的花園充滿她的愛，她的鮮艷長衫與她的輕輕步履。是她栽植很大的野丁香花，而且親自採來，編成花球送給我們。風呂草，石楠花，向日葵等一切有生氣的花卉，都由她並爲她而生活着。她是這一角自然的靈魂。

後來——你們大概還記得吧——秋天的一個晚上，賈克來了，並以徐緩的聲音對我們說：『她已死了。』她死在涼棚之下，正像一個女孩子，在太陽下山的蒼白暮色中慢慢地睡去一樣。她在她的綠叢中間，愛情給她的臨終搖過兩年時間的荒僻洞穴中，離開這個世界。

我再也沒有見過賈克。我還知道他深深留着瑪德蘭的紀念，依然生活在克拉瑪的

涼棚之下。從巴黎開始被圍起，我竟那麼厭倦，我已不再想到他，十三日上午，聽到人們在茂桐與塞弗爾那一邊打仗，我就突然在我的回憶中重新見到隱在綠葉底下的小白屋，我也重新見到瑪德蘭賈克與我們一切人，對着地平線上嗡嗡吼叫的巴黎，在花園裏，在傍晚的極大和平中，慢慢飲茶的情景。

於是我從凡佛門出去，我只向前走，路上散滿傷兵。我就這樣到了慕里諾，在這裏，我聽到我們的捷音；可是，待我繞過樹林，站在小山上面，一種可怕的情緒襲擊我的心胸。

在我對面，在被踐踏被破壞的土地上，我已看不見小白屋，那裏只留下機關槍與火災侵擾過的一個黑洞。我走下小山，滿眶充滿了淚水。

啊！我的朋友們，多麼可怖的東西！你們知道，山楂花的籬笆，已被炮彈削平了。大的野丁香花，風呂草與石楠花等散在地上，被截斷了，被壓碎了，看來是那麽悲慘，我簡直是憐憫它們，好像還有我們相識者的血淋淋肢體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樣。

白屋整邊被炸垮了。由半開着的創傷，它顯出瑪德蘭的房間，就是這貞潔的，張着玫瑰色彩布的，從路上可以看見窗幕時常閉着的房間。這被普魯士暴烈炮彈炸開的閨房，現在從整個山谷可以瞥見的愛巢，傷損我的靈魂，我對自己說我是在我們青年的墳場中。蓋着殘物，被炮彈掘着洞的土地，好像剛被掩埋伏鏟子翻過而人們可以猜到其中必有新棺木的墳墓一樣。

賈克一定拋棄了這被機關槍掃射了的小屋。我還向前走去，我進到涼棚下面，那裏，不知由於什麼奇蹟，還幾乎完整的留着。那裏，在地上，在血潭中，賈克睡着，胸口穿着不止二十處的創傷，他沒有離開他所愛的未結菓的葡萄，他死在瑪德蘭所死的地方。

我從他的脚下拾起空的彈藥囊與被折斷了的步槍，我看見可憐死者的兩手被火藥染黑了。賈克，於五小時之內，單獨用他的武器，憤怒地保衛着瑪德蘭的白色幽靈。

可憐的納伊！我將永遠記得昨天，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所作的可悲散步。上午九點鐘，從巴黎與凡爾賽的停戰被宣佈了之後，很多的羣衆向邁伊奧門擁去。這門已不存在；古勃服亞圓場與瓦來里安山的大炮，把它轟成一堆殘物。當我越過這個廢墟時，國民自衛軍還在修理城門；這是無用的辛苦，因為幾炮就足以擊去他們所堆積的泥袋與石板。

出了邁伊奧門，我們就在滿目的廢墟中行走。一切鄰近的房屋都已坍下了。由破裂的窗戶，我瞥見奢侈傢具的角落；一幅碎了的窗幔掛在陽台上，一隻黃鶯還生活在屋頂窗角懸着的鳥籠中。愈前進，所見的災害愈多。被炮彈犁過的大街上散滿殘物；這簡直是淒涼的道路，內戰的可詛咒的苦難區域。

我進入側面的小巷，希望逃開這醜惡的，沿途每一步都能遇見血潭的大街。啊！在抵達大街的許多小巷中，破壞或者還要可怕呢！那裏，一步一步，人們曾以白刃相搏。房屋被佔領與再被佔領，何止十次；兩黨的兵士們挖下墻垣，使可以在底下行走，炮彈所留下

的，都被他們用鐵鎗推翻了。尤其是花園，格外受到蹂躪。哦！可憐的春季花園！圍牆有着無數的缺口，花叢被挖掘了，小徑被踐踏被破壞了。在這被血濺污了的整個春天裏，只有如海的紫丁香花盛開着。從來四月沒有見過這樣的開花。有些好奇的人們由開着的缺口進入花園。他們的肩上帶去成綑的紫丁香花，所綑的花球那麼重，每一步，都有花枝漏了出來，納伊的街道不久就散滿花朵，彷彿有迎神的遊行經過那裏似的。

房屋的創傷，牆的缺洞激起人們的憐憫。但是更大的一種悲愴，是不幸村落的搬家。那裏有三四千人帶着他們的珍貴物件逃走。我看見許多人提着一小籃的家用布巾，臂間捧着鉛質鍍金的一個大座鐘，回到巴黎。一切搬家的車輛都被徵用了。人們甚至把玻璃衣櫥放在昇床中搬動，彷彿這是受傷的兵士，極小的衝撞就會殺死他們。

居民們受過殘酷的痛苦。我曾同一個難民談話，他與其他的三十多人隱閉在地窖中，經過了十五日之久。這些不幸者餓得要死。其中的一個自願獻身去尋找麵包，在地窖的戶限上被擊死了，他的屍首在進口的階梯上，留了六日。這不是真正的惡夢麼？就這樣

讓屍首留在活人中間腐爛的戰爭，難道不是可詛咒的戰爭麼？祖國早遲會替這些罪惡受罪。

直到五點鐘，羣衆在鬥爭的場所散步。我曾看見許多小女孩子，慢慢從香普·哀利賽街來，在這些殘物中間玩着鐵圈。她們的母親微笑並互相談話，有時被有趣的恐懼所襲，突然停止前進。這巴黎的人民的確是奇怪的生物，他們輕忽地漫步於裝着彈的大炮中間，他們的癡想甚至要他們去看看炮彈是否藏在青銅的口內。在邁伊奧門，國民自衛軍只好對那些好奇的太太們發氣，因為她們絕對要動到一座機關槍，並要求他們說明它的機械構造與作用。

七點鐘左近，當我離開納伊的時候，還沒有放過一聲大炮。羣衆已慢慢回到巴黎。在香普·哀利賽街上，人們會相信自己是很晚從朗雙賽馬場回來。很久以後，直到夜幕已經降下之際，人們在巴黎街道上還遇見很多散步者，整個的家庭，肩着很重的紫丁香花

回來。從不幸的，兄弟們相殺的村落，從可詛咒的，房屋傾坍在血河中的大街，此刻，在我們的壁爐架上，只放着盛開與香氣四溢的花球。

我們有了三天的太陽。大街上滿是散步者。使我繼續驚異的是各個廣場與公園的熱鬧景象。許多女人在都伊勒里公園的馬栗樹下刺繡，孩子們也在那裏玩耍，至於那上頭，凱旋門那一方面，炮彈繼續在爆炸。這大炮的難堪聲音，對這好玩的人民簡直毫無影響，他們連頭也不轉一下。我們看見母親們，每手領着她們的孩子走近來，看看建在剛歌特廣場上的可怖防禦物。

但是娛樂的最顯著特徵是一般巴黎人於八天之內，到蒙瑪特爾高丘上去觀戰。那裏，在朝西的一面，在荒蕪的場所上，是整個巴黎的集合地點。這是很美的劇場，人們從這裏遠遠看到納伊與亞尼埃爾中間的戰鬥。他們帶來椅子與摺凳。做生意的還建起長凳；化兩個銅子，人們簡直像坐在戲院裏一樣。尤其是女人來得最多。此外，這好奇的羣衆裏，

時常發出大聲的歡笑。遠遠瞥見每一炮彈的爆炸，就激起他們的手舞足蹈，他們還找出有趣的笑話，把它們像快樂的火箭似的射入觀衆的耳朵，使他們發生瘋狂的歡欣。我甚至還看見很多人帶來他們的午餐，一塊放在麵包上的肉醬。爲着不離開位置，他們就站着咀嚼，他們派人到鄰近的酒店去買葡萄酒。這些羣衆需要消遣；當劇院關門，內戰展開之際，他們存着同樣的嘻笑好奇心，像期待悲劇的第五幕一樣，等着去看人們的死亡。

『戰場是那麼遠，』一個金髮與臉色蒼白的可愛少婦說：『看他們翻斛斗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人若被截爲兩半時，我們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在折斷麥束呢！』

約翰·古爾東的四日

一 春

那天，我住在叔父家裏——叔父名拉柴爾，是都葛村一個神父——清早五點鐘左右，太陽突然愉快地射入我的小房。一道黃而大的光線落在我還閉着的眼皮上，我就在光明中醒了過來。

我的房間是以石灰刷白的，它的四壁與白木傢具，有着一種令人愉快的顏色。我身憑窗欄，瞭望寬廣的杜郎斯河在暗綠色的河谷間流瀉着。新鮮的微風吻着我的面頰，河裏與樹間的柔微聲音好像在低低呼喚我一樣。

我慢慢開了房門——我要出去，必須經過我叔父的房間——我用脚尖貼地，躡足前進，恐怕我脚下的大靴聲響會擾醒那面帶笑容，還在睡熟的謹慎老人。我聽到教堂打着早鐘，便不寒而慄起來。叔父拉柴爾這幾日，帶着憂鬱與憤怒的面容隨處跟着我。他一

醒來或許要阻止我到河邊去，隱匿在河岸的柳蔭下，窺視棕黑髮的少女——巴貝的到來，她同新春一樣彷彿是爲我而生。

但是，我的叔父仍是睡得很熟。我心裏便如懺悔一般責備自己不該這樣欺騙他，這樣逃出去。我停在那邊一些時，瞪視他那安靜的面孔，經過一夜的休息，更加和靄可親。我感動，我憶起那天我母親的靈柩出去了，他到我那冷落的，像沙漠一般的家中來尋覓我的情形。從那天起，我受到了多少撫慰，多少慈愛，多少慇懃，多少良善的教誡啊！他將他的學問，他的仁愛，他的全智全心都賜給我了。

我一時忍不住想喊他：

『起來，叔父拉柴爾！我們一塊兒到杜郎斯河邊那條你所心愛的路上去散步。新鮮的空氣與初起的太陽會讓你的胸襟開豁，精神舒暢。你看，我們這樣歸來吃飯是多麼有味呀！』

但是巴貝就要到河邊來了，我早晨將不能見到她穿着鮮豔的裙子！我叔父在那邊，

我必須低下頭，眼睛向地。不然，偃臥在柳蔭之下的纖草上是多麼適意呵！我覺得心裏一酸，就徐行緩步的，遏住我的呼吸，走到了房門。我下了扶梯，打開樓下大門，便像瘋子一樣，在五月怡悅清晨的溫柔空氣中跑出來了。

地平線一帶的天色是灰白的，中間點綴着纖嫩的玫瑰色與蔚藍色，看來非常幽美。淡白的太陽彷彿是大的銀燈一樣，它的光線如雨絲一般撒在杜郎斯河的水面。寬大與柔和的杜郎斯河懶洋洋的偃臥在紅沙上，從河谷這頭流到那頭，是一條像溶解鐵汁的白路。西邊一帶有參差如齒的矮山，在淡白的天色下，稍稍混和着淡紫的斑點。

我住在這僻靜的地方已有十年了。多少次我叔父拉柴爾在屋裏等着我，給我教授拉丁文！這可敬的人簡直要我變成博學者。而我呢，却在杜郎斯河對岸拆除鳥窠，探測我尚未爬過的邱陵，後來，待我歸來，便受責備了：我的拉丁文已經忘了，我可憐的叔父叱責我把短褲扯碎了，有時，見到我腿上有幾處被刺傷了，全身都顫抖起來。河谷是我的，完全是我的；我拿我的兩腿征服它，就友誼的名分說，我是它的真正主人。河的這一端，杜郎斯

河的五六里地面，更爲可愛，我們倆一起是如何的心投意合呀！我認識我這親愛河水的
一切脾氣，它的喜怒以及它每一日每一小時的形態。

那天早晨，當我走到水岸的時候，我看見它那麼白，那麼溫柔，幾乎使我目眩頭昏。它
從來沒有這樣快活的面孔。我即很快的潛入柳蔭叢中，從林隙透過來的陽光，散滿碧綠
的草地。我便偃臥下去，傾着耳朵，兩目從樹枝的間隙中凝視巴貝就要過來的那條小徑。

『哦！叔父拉柴爾一定還在睡覺呢！』我想這樣說。

於是我躺在纖草上，盡力舒展我的身體。溫暖的太陽晒在我的背上，而我那沉沒於
草中的胸部却感到微微的涼爽。

你們從來沒有在草地上，很近很近細看過草的根數吧？我呢，在我等候巴貝之際，我
曾拿精密的眼光探索過一個草叢，它正像一個完全的世界。其中有街道，十字路口，公衆
的廣場以及各種城市。在底下深處，我找出一堆的黑影，那裏有去年秋天因悲愁而朽爛
的落葉；還有挺立的，橫架的，偃臥的，彎曲的種種細莖，這就是石柱，教堂與未開闢的森林

吧。我看見兩根小蟲在這「無限大」中間徘徊；它們一定是迷了路呀，可憐的小東西，因為它們從這一柱到那一柱，從這一路到那一路的亂爬，情形很窘迫，很罣慮。

正在這時候，我舉起頭來，看見小徑的盡端，巴貝的白裙離黑色的地面不遠，飄然而來。我認得她的淡灰印花布的外衫，上面印有細藍的花紋。我更讓身體鑽進草裏去，我聽見我的心貼着地面跳動，它的顫抖幾乎舉起我的身體。現在我的胸口燃燒了，我再也感不到朝露的涼爽。

少女敏捷地下來。我很歡喜，我看見她的裙子曳過地面發出可愛的飄舞。我自下而上的細察她：她挺着胸走來，頗有高尙與幸福的柔媚風姿。她一點不知道我在那邊，隱在柳蔭後面；她的步伐很自由，她跑起來，沒有顧到她裙子的一角被風吹起，我辨出她的腳踏得很快很快，又辨出她的一塊白襪，有手掌那麼寬，我感到甜蜜與難堪，因而漲紅了臉。

哦！我於是什麼都看不見了，杜郎斯河，楊柳，白色的天早已不在我的眼底。什麼河谷，我還管它呢！它已不是我的好友；它的喜，它的悲與我無涉。我的同伴，邱陵上的細石與大

樹於我又有什麼關係？河水也可以即時逝去，即時消滅，倘若它願意，我將沒有半點憐惜。春我一點沒有想到它！它可以把那晒着我背部的太陽，樹林間的叢葉，它的光線以及它五月的整個早晨都拿去，我將依然留在那邊，出神的窺看巴貝，在小徑上跑來，愉快地飄動她的白裙。因為巴貝在我的心裏奪去了河谷的位置，巴貝就是我的春。我從來沒有與她談過話。我們倆若在我叔父拉柴爾的教堂中遇見時，彼此只不過是紅一下臉罷了。我那時發誓說，她是憎惡我的。

那天，她同洗衣婦們談了幾分鐘的話。她的像珍珠一般的笑聲攪在杜郎斯河的巨聲中，一直傳到我的耳鼓。後來，我看見她曲下身體，想用手心喝水；可是河岸頗高，我的巴貝幾乎滑下，好在一手還抓住草根。

我不知道是什麼顫動要我的心冷了一下。我突然立起來，不怕羞，不紅臉，跑到少女的身邊去。她見到我，神色很驚慌；但一霎時便微笑了。我呢，我不願跌與不跌，俯下我的身軀，捏緊手指，終於用右手汲取了一滿掌的涼水。我就把這種新杯遞給巴貝去喝。

洗衣婦們都笑了。巴貝也羞答答的，很遲疑的，掉轉半邊頭，始終不敢領受。臨了她決定了，她柔媚地讓她的櫻唇貼在我的手指上，而我手中的水因她稽延太久而全部漏光了。於是她像孩子一樣的大笑起來，我明明知道她是笑我的。

我很蠢笨，我重新俯下身去。這次我却用兩手汲得水來，趕急送到巴貝的脣邊。她隨着喝了。我覺到她的溫柔接吻，從我的手腕一直傳到我的胸部，使我的胸部像烈火似的燃燒。

『哦！我叔父多麼應該睡覺呀！』我很輕的自言自語。

正在我這樣自言自語之際，我瞥見一種黑影在我身邊，我掉轉頭來，見我叔父一個人，形容很憤怒，僅僅在數步以外立着，瞪視我和巴貝。

巴貝大驚，臉色變得緋紅，喃喃對我說：『我感謝您，約翰先生，我很感謝您，』就飛也似的逃跑了。

我呢，我拭乾我的兩手，也很怕羞，立在我叔父拉柴爾面前，一動也不敢動。

這可親可敬的老人屈着兩臂，提起一角「法衣」，雙目盯視巴貝，見她跑上小徑，未曾回頭。後來，她的影子在籬笆後面不見了，他便低下目光來看我，我見他和善的臉上帶有憐憫的笑容。

『約翰』他一面喊我，一面走上石路，『早飯還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有半點鐘好玩。』他走向前去，舉步已稍不輕便，而且很當心的避開那些被露浸濕了的草叢。他的法衣一端拖在細石上發出繚繞的微聲。他把日課經挾在腋下；可是他已忘了早晨的課誦了，他只顧走向前去，低下頭，默想什麼似的，一語不發。

他的肅靜令我難堪。他素來是愛說話的。每一步都增加我的憂慮。他一定看見我給巴貝飲水了。唉！我的上帝！那是什麼樣子呀！少女紅着臉，笑嘻嘻的親吻我的指頭，而我則立住脚，伸出兩臂，俯下身去好像同她接吻似的。想到這裏，就覺得我的行動太大胆，太可怕了。於是我的一切懦怯怕羞的性質都復原了。我自問我怎樣能這麼大胆，讓人家這麼溫柔的吻着自己的指頭。

我叔父拉柴爾仍是一語不發，慢步的在我前面走，連他平素所心愛的古木也不看一眼！他一定預備譴責我了。他領我到大路上來，使可以隨意叱誡我。我們至少要留這裏一點鐘：早飯冷了，我又不能再到水邊來默想巴貝櫻唇留在我手上的溫柔接吻。

我們是在石路上。這條路又闊又短，是沿着河岸的；路旁有極大的橡樹，軀幹都分裂了，但仍竭力伸展它們的大枝。細草在樹下鋪上一張綠毯，太陽透過葉叢，替這綠毯繡上形似薔薇的金彩。遠處，四圍都有鮮綠的草場。

我的叔父既回頭，又不改變步驟，一直走到石路盡端。到這兒，他就停住，我也呆立在他的身旁。知道可怕的時間已經到了。

河床至此忽然轉彎；有一隄障使路端變成平臺模樣。田野在我前面擴大起來，一望許多公里。太陽也在天空中升高了，清晨的黃光現在已成淡金色了；眩目的光輝撒滿地平線，沿着邱陵，像火光一般照遍平原。

沉默了一會，我叔父拉柴爾的頭轉向我這一邊來。

『我的天，譴責來了呀！』我這樣想。

我低下頭，我的叔父做出寬大的手勢對我指出河谷，並立刻立直身體。

『看，約翰，』他用緩和的聲音對我說：『你看到「春」麼？土地都是很快活的，我的孩子，我所以領你到這裏來，要你立在這光明的曠野之前，是爲給你指出這新季節極饒興趣的歡笑。你看，那是多麼輝煌，多麼幽雅呀！田間來的溫暖香味吹過我們的面頰，正如生命的氣息呢！』

他再不做聲了，好像夢想什麼似的。我重新抬起頭來，很驚奇的，呼吸也漸漸自由了。我的叔父竟不責備我了。

『這是美的清晨』他繼續說，『少年的清晨。你的十八歲，在這些未滿十八日的綠色中舒爽開豁的生活着。一切都很壯麗，一切都是芬芳，是不是？大的河谷於你好像是一種極樂地，河在那邊將它的涼爽贈給你，樹將它的濃蔭借給你，全曠野都同你談情愛，就是天，你抱着願望所要詰問的天，它也親吻地平線，給你一種暗示。春是屬於你這樣年紀』

的孩子的。是它指導男孩子們怎樣給少女們飲水……」

我重新低頭。我的叔父剛才是一定看見我了。

『一個年邁如我的人』他接着說，『不幸知道春的恩惠究竟是怎樣的。我啊！我可憐的約翰，我愛杜郎斯河，因為它灌溉牧場，因為它讓全谷的東西生活着；我愛這些嫩葉，因為它們先來報告夏秋的菓子；我愛這春天，因為它待我們很好，它的熱力促成土地的生產。我終有一日會同你說明這個；我就選定今天這清早的時刻。這是「春」自己教訓你的。土地是一所廣大的工場，裏面是永不休息。看我們腳邊這株花：在你的心目中，它是一種芬芳；在我呢，它不過是一種勞動，它盡了它的職務，生產自己的生命，一小粒黑色的種子於明年春季亦輪着一樣去工作。現在你去詰問那廣大無邊的地平線吧。這一切快樂都不過是分婉罷了。田野若是微笑起來，它亦不過是重新繼續它無盡期的事業。你現在沒有聽見它沉重的，急促的呼吸麼？樹葉呻吟着，百花爭放，小麥不停的發榮滋長；一切植物，都力爭各自的發展，賽過一切別的；河裏活潑的水也來幫助公共的工作，在空中上

升的雄偉太陽也負着要這些勞動者連續做無盡期工作的愉快職責。」

我的叔父在這時要我對着他的面看他，他最後的幾句話是：

「約翰，你聽見你的朋友，「春，」對你說過什麼麼？它是少年，可是它準備成年；它的明媚微笑祇是勞動的歡悅。夏將是強壯的，秋將是多產的，因為春此時唱着歌，勇敢的盡着它的職責。」

我很蠢笨的站在那邊。我明白我叔父拉柴爾的說話。他和善與巧妙的譴責了我，在他的譴責中，他說我是懶惰者，他說工作的時候已經到來。

我叔父的態度好像同我一樣的窘迫。過了一刹那的遲疑之後，他又用含糊的聲音對我說：

「約翰，你不對我詳述一切，你是想錯了……你既然愛巴貝而巴貝也愛你……」

「巴貝愛我？」我喊着問。

我叔父做出一種鄙夷的舉動。

『噢！你讓我說吧。我不要新的供詞……她已對我自供了。』

『她已對你自供了！她已對你自供了！』

我即突然跳着抱起他的頸項。

『哦！這是多麼好喲！』我添上說，『我從來沒有同她說過話，實在的……她在懺悔室裏對你說過這個，是不是……我從來不敢問她是否愛我，我從來不知道她愛……哦！我怎樣感激你呀！』

我叔父臉上變得通紅。他覺到自己失言了。他以為我同少女相會不止第一次，看，現在給我以確鑿的消息了，這是我以先連夢想都不敢想的。他現在不說了；而我却靈快的嘖嘖叨叨起來。

『我一切都知道了，』我接着說，『你是對的，為得着我的巴貝，我必須勤勉工作。但是，你將會見到，我是勇敢的……哦！你是多麼好呀，我的叔父，你真說得對！我聽見春所說的一切；像自然一樣，我也願意有一個強壯的夏，一個多產的秋。我們在這裏很好，在這裏

可以見到河谷的全部；我同它一樣的少年，我覺得我少壯之氣，只求盡力工作……」

我叔父安慰我。他說：

『這很好，約翰。我希望把你造成神父已很久很久了，我一向祇在這目的上傳授我的學問。但是，依我上午在水邊所見到的情形看，我不得不拋棄我平素最寶貴的夢想了。這是天在擺佈我們。你將以另一個樣式愛着主……你現在不可再留在這裏了，我願意你年長藝精時，時常回到這個村裏來。我代你選擇了排字的職業；你的學識於你是有用的。我有一個朋友在格勒諾勃爾開印刷店，他等你下星期一去作工。』

我便不安起來。

『我回來纔同巴貝結婚麼？』我問。

我叔父隱然微笑。不直接回答我，只說：

『其餘都任天意了。』

『天就是你，我信任你的善心。哦！我的叔父，我要你勸巴貝不要忘記我。我是爲她去

工作。』

於是我叔父又重新指點那漸漸被日光浸沒的，暖和的，顏色鍍金似的河谷，他對我說：

『看那「希望」吧。你不要像我一樣的老朽，約翰。忘掉我的譴責，記住這曠野的天真。它只想着秋；它盡量歡笑喜悅；它無思無慮，它勇敢而努力的去工作。它在希望。』

我們回家，慢慢在太陽曬乾的草上行走，一路感動地談論我們下次的分別。早飯像我所預料的冷了；但這於我沒有多大關係。我每次抬頭看我叔父拉柴爾，我的眼眶即充溢淚水。我一回想到巴貝，我的心就跳得要壓窒我的呼吸。

我已不記得那天其餘時間所做的事情了。我想，我彷彿是走去躺在水邊的柳蔭底下。我叔父說得很有理，土地是在工作。我把耳朵貼在草地上，似乎聽見不斷的聲音。於是，我夢想我的生活。我偃臥草間，直到下午，我打算在巴貝與我叔父之間，我一生將怎樣勤勉的去努力。土地的少壯之氣透入我的胸部，我緊緊靠在這個爲一切人母親的土地上。

我有時臆想自己是一株楊柳與四圍的楊柳一樣強大。夜裏我不能吃飯。無疑的，我叔父一定知道什麼思想在激發我的煩悶，因為他裝起不注意我無味吃飯的樣子。當他許我離開飯桌時，我就立刻很快的跑出屋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河中吹來涼風，我聽見遠處有微弱的颯颯聲。天上映下些微的星光。河谷像陰暗之海一樣，無邊無際，幽靜而且有些透明。空氣中有模糊的聲響，一種熱情的顫動，像翼的鼓舞，彷彿要掠過我的頭上。許多觸鼻的芬芳混在草的清氣中，瀰漫空際。

我是出來看巴貝的；我知道她每夜都到教堂裏來，我伏在籬笆後面等候她。我不再像早晨那麼怯弱與怕羞了；我覺得我在那邊等待她是再自然不過的，她既然愛我，我必須對她報告我的行期。

我在透明的夜色中，見到她的短裙，我不聲不响的走向前去。並以極低的聲音喊道：『巴貝，巴貝，我在這裏呢。』

她先不曉得是我，似乎很驚恐。她認出是我之後，反更懼怕，這倒惹起我的驚奇。

「是您約翰先生，」她問我，「您在那裏做什麼？您要怎麼樣？」

我走近她的身邊了，我握住她的手。

「您愛我，是不是？」

「我誰同您說的？」

「我叔父拉柴爾。」

她即表示難爲情，狠狠的呆立着。她的手在我的手裏顫抖。她想逃開，我就將她的另一隻手拿住。我們面對面站在一種像洞穴一樣，由籬笆編成的空隙中。我覺到巴貝喘着氣呼吸，很溫暖的吹在我的面上。夜的顫動沉寂，夜的清涼，在我們的四周看守着。

「我不知道，」她喃喃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個……神父先生聽錯了……我懇求您放開我，我很忙。」

「不，不，我要您知道我明天就要動身了，並且要您預許我，您是永遠愛我的。」

「您明天就要動身了！」

與愛戀的聲音呢。

『您看。我叔父拉柴爾的話並不是假的。總之，他從來不說謊話。您愛我，您愛我呀，巴貝！早晨，您的嘴唇已經輕告訴我手指了。』我也喊着說。

於是，我們倆坐在籬笆旁邊。我的回憶中還記得我第一次的純潔情話。巴貝像小妹一樣的聽着我。她再不害怕了，她也將她愛我的前後述給我聽。接着，就是莊嚴的發誓，天真的自供，無窮的計劃。她發誓祇同我結婚，我也發誓盡力以勤勉溫柔領受她的愛情。籬笆後面有蟋蟀發出希望的歌聲與我們的談話唱和，全河谷都啾啾咄咄似的，很喜歡聽我們倆的溫柔情話。

我們分別時連接吻都忘掉了。

我回到我的小房間，好像同她離別了不止一年。這樣短的一日於我彷彿是含有無窮的幸福。那就是我的春的一日，是我一生中最溫柔，最芬芳的一日，今天回想起來還令

我砰砰心動，不幸，我的春已過去很久了。

二 夏

那天早晨，我醒來時，鐘已三點左右，我臥在硬地上，身體很疲乏，面上都是汗珠；熱悶七月的夜氣壓住我的胸部。

在我的四周，我的同伴們都攢在長軍衣裏睡去了；他們給灰色的地面塗上無數黑點，陰暗的曠野也在那裏喘息；我好像聽見無數睡熟人們的強烈呼吸。模糊的聲音，馬嘶聲，軍器相擊聲，嘈雜地混在顫動的沉寂中。

將近半夜時，軍隊停止前進，我們領到躺下睡覺的命令。我們已經走了三日，上受太陽燃燒，下被灰塵迷混。敵人終於在我們前面，在那地平線的許多邱陵上。天一放光就要決戰了。

我疲倦極了。我沉睡了三點鐘，氣都沒有轉過，夢也沒有一個。還是過度的疲乏讓我

醒來。現在我仰臥着，睜開眼睛凝視夜光，而且靜靜的默想，默想這個戰爭，默想太陽就要照到的這個屠殺。六年來，每次交戰的鎗聲一響，我即與我最親愛的人，我的巴貝和我的叔父拉柴爾道別。看，現在離我退伍的日期只有一個月了，現在又須與他們道別，這次或者是最後一次了！

一剎那，我的思潮緩和下來。閉着眼睛，我看見巴貝與我叔父拉柴爾。我已很久沒有同他們接吻了！我回想到我們離別的那一日；我叔父哭訴自己太窮，讓我這樣出門，巴貝，那夜對我發誓一定等着我，終生只愛我一個。我同一切都離別了，格勒諾勃爾的師傅，都葛村的朋友們也已一別數年了。雖然他們有時來信說到他們還在愛我，幸福還在我最親愛的故鄉等着我。而我呢，我現在要去打仗了，我現在要去讓人殺害了。

轉瞬間，我又夢想到我已回家。我看見我可憐的老叔父立在門檻上，向我張開他顫動的兩臂；在他背後，立着巴貝，面頰緋紅的，兩眶含淚，笑容可掬。我投入他們的兩臂，以喃喃的語聲與他們接吻……

突然，一通鼓響將我重新引到可怕的現實中來。天已亮了，灰色的曠野覆滿晨氣。地上已活動起來，四面都有模糊的黑影顯出。空間充滿雜亂的聲音；喇叭的呼喚聲，馬的疾走聲，炮車的輪轉聲，長官的發令聲，一切聲音都有了。戰爭，威脅的戰爭矗立在我甜蜜的美夢裏。

我起來，身體很疲乏；我的骨頭像被折斷了，我的頭也像要爆裂了。我迅速把我的一排人集合起來；關於這點我必須向你們說明，我已得到排長的職位了。不久我們即得到命令，要我們向左前進，要我們防守曠野高處的小邱陵。

我們將開拔時，輸送兵奔馳過來，口裏喊着：

『有一封信給古爾東排長！』

他給我一封又縐又髒的信，這封信藏在郵局的皮袋裏大概已七八天了。我看到它是我叔父拉柴爾的筆跡時，營長已喊：

『前進，開步走！』了！

我必須走。我把這封可憐的信執在手裏數秒鐘，眼睛閃爍的偷看它；它似乎燃燒我的手指；假如讓我坐下，任意悲傷地讀它一頓，我一切都可以犧牲給人呢。但我必須把它塞在懷裏，貼近我的心邊。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憂鬱。我平常總把我叔父對我講過的話語來自慰，我時常對自己說：我現在正在我一生的夏，正在猛烈鬥爭的時期，如果我要一個安樂與富饒的秋，我必須很勇敢的盡着我的義務。但是，這些理論現在已激起我的憤怒；這封信，這封同我談幸福的信燃燒着我的反抗之心，使我格外反對戰爭的瘋狂。我此刻連讀都不能讀它一下！這封信！我或者會死了，終於不知道它裏面說些什麼，終於看不到我叔父的最後善言。

我們已到邱陵頂巔。我們須在那邊等候前進的命令。戰場真選得好，儘可以讓我們任意殺人。一望無垠的曠野赤裸裸的沒有一株樹，也沒有一間房子。白色的地面僅有幾點刺叢與籬簇。我後來再沒有見過這樣的田野，塵海似的灰色土地，中間翻出褐色的內

臟。犁痕。同時我也再沒有見過這樣晶潔晴和的天氣。這樣美而熱的七月一日，剛到八點鐘，火一般的空氣就燒着我們的臉皮。哦！壯麗的上午！哦！多麼廣大的曠野，它就這樣不生產的留着，只爲殺人送死的屠宰場！

槍聲已爆發很久了，霹靂拍拍，中間還有大炮的轟聲。對敵的是奧國人，穿着灰白軍衣，他們已經離開高地，曠野上一排一排的兵士，在我看來，彷彿是一羣小蟲，又可說是一窠被擾亂了的螞蟻。炮煙像雲霧一般瀰漫戰場。有時這些煙霧裂開了，我看見無數非常恐怖的人在那裏奔跑。他們有時驚惶得逃竄遠避，有時怕人譏笑，又鼓起勇氣，重入彈雨。我不忍聽傷者的呼救聲，我不忍看戰場上的流血。我只辨出像黑點似的戰士們遺棄在他們背後的屍體。我很好奇，我瞪視各軍的轉動，我恨這些煙霧遮掩了我一半的景象，我覺得我有一種自私的暗喜，知道我自己是站在安妥地位，讓別人在那邊尋死。

大概是九點鐘了，師長命我們前進。我們以正步走下邱陵，向敗亡的中軍進行。我們的整齊步聲在我聽來，好像是非常悲慘。我們中間最勇敢的人也喘着氣，面容都已變成

灰白了。

我說真話。我們這隊人一聽到嗚嗚的彈聲，就突然止步，欲向後遁。

『前進，前進！』我們的師長喊着說。

我們聽見一顆子彈掠過我們的耳邊，我們就像被釘在地上一樣，低下頭來。這舉動是本能的；倘若羞恥不抑住我，我那時就會直仆在塵埃上面。

我們前面有一幕煙霧擋住，使我們不敢逾越。有紅的閃光透過這幕煙霧。

我們的身體戰慄而仍不前進。可是子彈已打到我們了；許多兵士長叫一聲倒下地去。各隊長用更高的聲音：

『前進！前進！』

他們所領的後隊兵士逼過前來，我們因而不得不走。於是我們閉着眼睛，重振勇氣，截然衝入煙霧。

我們像是瘋狂了。忽然響了一聲「止步」時，我們已停不下來。不動了之後，恐懼又

來了，我們又想向後逃走。我們開始放槍了。我們不瞄準，只顧向前放，我們覺得這樣把子彈送到烏煙中去，倒是一種快事。我記得我閉緊嘴唇，睜大眼睛，機械地放我的槍；我再不懼怕了，因為，我實說吧，我已不知道我是否存在人間。我腦中的惟一思想就是放槍，我放槍，直到一切都完了纔停止。我左邊的同伴面上中了一彈，倒向我的身上來，我兇狠的推開他，揩拭了濺污我臉上的血跡。我接着又是放槍。

我還記得我曾見到我們的團長蒙得凡很果敢的挺着身騎在他的馬上，態度很沉靜，兩目直視敵方。這個人在我的心目中是頂偉大的。他沒有槍可以「消遣」，他挺着胸膛立在我們之上。有時，低下他的視線，用暴烈的聲音對我們喊：

『靠緊隊伍，靠緊隊伍！』

我們便像綿羊一般靠緊隊伍，踏過死屍，口呆目瞪，仍是只顧放槍。一直到那時，敵人只有槍彈送到我們的隊伍；現在有一種鈍重的響聲聽見了，一顆炮彈喪了我們中的五個人。大概有一砲隊在我們前面，可是我們看不到它，它現在又在開火了。許多砲彈落在

同一地方，使我們的隊伍變成血窟，我們不斷像兇獸一般填補上去。

『靠緊隊伍，靠緊隊伍！』團長冷酷而不停地喊道。

我們給肉喂炮。每個兵士倒下來，我即向「死」走前一步，我走近炮彈轟擊的地方，許多人碎身在這裏。無數屍首堆積在這裏，後來的炮彈只不過打在損傷的肉堆上；每一炮彈飛來，即見四肢破裂，橫飛空中。我們再不能靠緊隊伍了。

兵士們狂喊起來，引起師長也狂喊了。

『衝鋒！衝鋒！殺啊！殺啊！』

戰隊在彈雨之下，炮彈之前狂奔。煙幕撕破了；我們見到敵人的炮隊，在一小山上，他們的一切炮口，血紅的，都朝我們放來。但是趨勢已形成了，炮彈祇能阻止死者。

我靠近團長蒙得凡的身邊跑，他的馬已被打死了，他同兵士們一樣作戰。突然，我被轟擊了；我的胸部好像被擊開了，我的肩膀好像飛去了一種怪風吹過我的面孔。

我倒下了。團長也仆在我的身旁。我覺得要死了，我即想到我最親愛的家人，我用衰

弱的手去找我叔父拉柴爾的那封信時，我已暈過去了。

醒轉來之後，我曉得自己倒臥在塵灰中。我全身麻木了。我睜大眼睛，注目凝視，看不見什麼東西；我好像沒有了肢體，我的腦子也彷彿已經空了。我沒有什麼痛苦，因為生命似乎已離開了我的肉體。

熱悶與難堪的太陽晒在我的臉上，像溶解的鉛汁一般。我當時一點也不覺得。生命漸漸重入我的軀殼；我的四肢輕快起來，只有肩膀仍是很重。於是我本動物受傷的本能，想坐起來，然後又叫苦一聲，再倒下去。

但是現在我畢竟是活了，我的眼能看物，我的腦能思想了。曠野赤裸裸的，像雪白的沙漠一般，展佈在猛烈的陽光之下，彷彿讓晴明酷熱的天下，陳列着它的憂傷；屍體堆積在暑氣中，被擊倒的樹木也像死屍一般橫陳着。空間沒有一點風影，屍堆中發出一種可怕的沉寂；有時一些微弱的呻吟透過這種沉寂，給它以少許震動。地平線那邊，邱陵之上，籠罩着薄霧，是藍色與輝耀天邊的惟一灰點。前面高處還在繼續殺人。



我想我們是戰勝了，我中表示自私的愉悅，我對自己說，我可以安靜死在這廣大的曠野。我周圍的地是黑的。仰起頭來，看見數公尺以外，就是我們剛才衝進來奪取敵人炮位的所在。這番角鬥一定很是厲害的，因為小山上蓋滿破頭爛額，缺少少足的屍體；血流得那麼多，連地面上的灰塵也像一張很大的紅氈。在屍堆上面，各種大炮張開黑口，偃臥在那邊。傾耳細聽大炮的肅靜，我的心裏發抖。

於是我萬分小心的慢慢翻轉我的身體。我讓頭靠在一塊血污的大石上，我即從我的懷裏取出我叔父拉柴爾的書信。我把它放在眼前；我滿眶的眼淚阻止我去讀它。

太陽燃燒我的背部，血腥的氣味塞住我的咽喉。我覺得我的四周非常悲慘。我像死人一般的僵硬，一點不能轉動。就在這殺人的，酷熱的，令人作嘔的寂靜中，我可憐的心已在那裏悲泣。

『我親愛的姪兒！

『我聞到政府向奧國宣戰，我還希望你在開戰之前，能夠請假回家。我每天早晨都

懇求「天主」保護你不遇新的危險；他將准我的所求，他將願意你有一日會摸閉我的眼睛。

『唉！我可憐的約翰，我已老了，我急乎需要你的手。從你走後，我的周圍就再沒有你的青春，能讓我還童到二十歲。你還記得我們那天早晨在橡樹路上的散步麼？現在我不敢再到這些樹下去了；我只一個人，我很害怕。杜郎斯河也似乎在哭泣。快點來安慰我，消除我的苦悶……』

嗚咽遏住我，我不能繼續讀下去。這時候，我聽見一種悲慘的叫聲在離我幾步以外的地方發出來，我看見一個兵士突然站起來，面上的筋肉搖動不息；他很悲苦，他舉起右手，轉瞬間仆倒在地，全身抽縮，痙攣甚厲；接着就不再動了。

『我將我的希望寄托天主，』我叔父的信上繼續說：『他將再領你到都葛村來，仍像從前一樣的健康，我們將再起首去過和愛的生活。讓我好好夢想吧，讓我同你談談將來的計劃吧。』

『你再不要到格勒諾勃爾去了，你將留在我的身邊；我讓你，可愛的孩子，做土地的孩子，做一個農人，一生快活的生活在田野的工作中。』

『我呢，我也將退歸到你的田莊裏去，因為我顫抖的手不久將握不住祭餅了。我祇求老天這樣給我再活兩年。這就是我以前可能做過的善事的報應了。於是，你有時可以領我到我們親愛的河谷的小路上去，那裏每塊巖石，每排籬笆都會讓我回想起你的青春，我所最愛的你的青春……』

我又須停止。我的肩膀痛得厲害，幾乎要我再暈一次。一種可怕的憂慮突來侵擾我；我好像聽見槍聲漸漸逼近，我很害怕，我對自己說，我們的軍隊或者後退了，在敗走中，他們也許會踏過我的身體。可是我依然只看見薄的煙霧籠罩着邱陵。

我叔父的信接下說：

『我們將是三個人相愛着。哦！我最親愛的約翰，你那天早晨在杜郎斯河邊給她水喝，你真有見地。我，我在那時厭惡巴貝，我那時脾氣很壞，現在呢，我倒嫉妬起來，因為我明

白見到我永遠不能再像巴貝一樣的愛你了。「請你和他說——她昨天紅着臉來告訴我——倘若他被殺死，我將去投河，我將在他那天給我飲水的地方投下去！」

「爲着天主的愛！你必須保重你的生命。別的東西我不知道，我只深深覺得幸福是在這裏等着你。我早已叫巴貝我的女兒了；我好像已經見到她的手挽着你的手，站在教堂中，由我給你們舉行結婚的儀式。我希望這是我最後的一次「彌撒。」

「巴貝現在已經是一個又大又美的女郎。她將會幫助你的工作……」

槍聲已經遠去了。我漣然流下溫蜜的眼淚，在炮車輪下喘息的傷兵，發出許多微弱的呻吟。我看見其中的一個竭力推開倒在他胸上，與他同樣受傷的同伴；當傷者仍是哀吟掙扎，不能離開的時候，他就猛烈一推，推他在小山的斜坡上亂滾，滾得這可憐者叫苦連天。聽到他的叫喊，屍體間又發出無數的怨聲。太陽漸漸下降了，光線已成金紅色。天空的青藍也漸漸灰淡下來。我讀完我叔父的書信：

「我本想只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你，要你早點回來，讓我們可以安樂度日。看喲！我現

在哭了，誰知我却像孩子似的多嘴。希望着，我可憐的約翰，我代你祈禱，天主是仁善的。

『希望你快點回答我，如可能時，給我定下一個歸期。我同巴貝倆在這裏一禮拜一禮拜的計算你的歸期。再會，祝你平安！』

我的歸期……我嗚咽地吻着他的信，我朦朧間以為吻着巴貝和我叔父。無疑的，我將永遠不能再見他們了。我像一隻狗似的死在烈日之下的灰塵中。我的最親愛的人們就在這被蹂躪的曠野與臨死的喘息中與我永別了。我的耳中嗡嗡作響；我看看被血玷污了的白色曠野，很廣大的張在目前，一直以地平線的灰色為極限。我再三誦着：『我將死了，我將死了。』於是我又閉上眼睛，可又想起巴貝與我叔父拉柴爾。

我不知在這苦痛的半醒半睡的狀態中，經過了多少時間。我的心與我的肉同樣難過。我的熱淚，慢慢流在兩頰上。在這熱病侵擾我的惡夢中，我聽見一種像孩子重病時的呻吟喘息。有時，我醒轉過來，我詫異的凝視天空。

我終於知道是蒙德凡團長倒在我數步以外，發出這樣的喘息。我先以為他已死了。

他面朝着地，兩手分開像十字一樣的仆在那裏。這個人先前待我頗好；我自言自語的說，我不能讓他這樣仆着死去，我即慢慢爬向他的身邊。

有兩個屍體隔住我們。我立刻想爬過這些死者的腹部，以便縮短我的路途，因為我每一轉動都使我的肩膀痛得要命。但我不敢如此。我只好一手貼地，膝行前去。當我爬到團長身邊時，我的心頭像放下了一塊石頭，噓了一口大氣；我現在好像不像剛纔那樣孤寂了；我們將一塊兒死去，這共同的死，不再惹起我的恐懼。

我願意他看見太陽，我竭盡我的所能，很謹慎的翻轉他的身體。待陽光射在他的面上之後，他的呼吸就加強起來；他睜開眼睛。我俯伏在他的身上，勉力對他微笑。他重新閉下眼睛；看他兩唇的顫動，我知道他已覺到他的苦痛了。

『古爾東，是您們已戰勝了麼？』他終於以微弱的聲音問我。

『我想是的吧，我的團長。』我回答他。

他沉默一霎時。後來，他睜開眼睛瞪視我，問我：

「您傷在什麼地方？」

「肩膀上……您呢，我的團長？」

「我的左肘大概是炸壞了……我的朋友，我還記得是同一炮彈炸傷我們到這般田地。」

他竭力掙扎，想坐起來。

「啊！這個……我們不願意就這樣臥在此地吧？」他突然快活起來說。

你們將想不到這勇敢與快活的態度給我以多少力量，多少希望。有兩個人一起與死鬥爭之後，我即覺得我的心境同剛才一個人躺在地上時，完全兩樣。

我喊道：

「等一下，待我用我的手巾紮好您的手臂之後，我們彼此相扶，設法去找最近的担架隊。」

「好極了，我的朋友……不要抽得太緊……現在，我們可以將您的好手挽着我的

未傷之手，我們竭力試試看。不知是否能立得起來？」

我們終於立起來了，却仍東歪西斜。我們流了很多血；我的頭暈，我的腿站不住。我們就這樣左倒右傾，互相扶持，爲着避開屍體，彎彎曲曲的蹣跚着，人們以爲我們是醉漢呢。夕陽剛下山，發出淡紅的亮光。我們兩個龐大的影子奇怪地飄蕩於戰場上。這是清明一日的終了。

團長說笑；他的兩唇抽動，他的笑卽等於哭。我覺到我們將要倒在另外一個僻角，不能再站起來。有時我們的頭暈了，只好立刻站住，閉下眼睛養神。在曠野遠處的陰暗地上，顯出許多灰點，這大概是担架隊吧。

我們碰到一塊大石，兩個都被跌倒了，他倒在我的身上。於是他像村婦一般的咒罵。結果我們還是攀着刺叢，四脚爬行起來。我們就這樣膝行了一百公尺左右。我們的膝部已經出血了。

『夠了，夠了，我再也不能繼續了；人們若是願意救護的，由他們抬去。我們睡着吧。』

團長躺下說。

我還有立起半身的力量，我盡我剩下的力氣大聲叫喊。遠遠有許多人在那邊收拾傷兵；他們很快的跑來，把我們並臥在帆布的担架上。他們抬起我們向救護隊走去的時候，團長對我說：

『我的朋友，死神不要我們了。我的生命全靠您，我決定報答您，如果您有用到我的。一日……將您的手給我。』

我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裏，我們就這樣被抬到救護隊裏。人們早已點起火把；軍醫在可怕的悲慘的叫聲中，割肉鋸骨；血污的棉布中發散一種令人作嘔的氣味，而火把的光線射在面盆上，顯出滿盆都是紅血。

團長的左臂被割了，他很勇敢，他一聲不響的熬住；我祇看見他的兩唇變白，眼皮閉下。接着，輪到我了，一個軍醫來看我的肩膀。他說：

『這是一個炮彈傷了您，炮彈若再過二公分，你的肩膀就會飛去了。現在只有傷到

肉，骨頭還沒有損壞。」

我問替我敷藥紮布的那個助手，我的傷口是否厲害，他笑着答道：

『厲害！只要睡三個禮拜，養回您的血就好了。』

我即掉轉頭，朝壁躺着，不讓別人看見我的眼淚。一瞬間，我見到巴貝與我叔父拉柴爾張開兩手在等我……血的鬥爭結束了我的夏的一日。

三 秋

我同巴貝在我叔父拉柴爾的小教堂裏結了婚，算來將近十五年了。我們曾向可愛的河谷，追求幸福。我已業農：杜郎斯河，我的第一個情人，現在已成爲我的慈母了，因爲它使我的土地肥沃，每年都有豐饒的產物。我漸漸採用農業的新法，不久我就做了本村的第一個富人。

我夫人的父母死了之後，我們就把那條橡樹路及沿河的牧場都買來了。我在這塊

土地上築起一幢不十分寬大的房屋，不久我們就將它擴大了；每年我都想出方法來增廣我們的產業，收買幾畝田地，所以我們的穀倉太狹窄了，已容不下我們的收穫物。

這開始的十五年是簡單與幸福的。它們在安樂中過去，只連續給我以人生愉悅與清靜的紀念。我叔父拉柴爾實現了他的夢想，他退隱到我們的家裏；他的年紀大了，連每早晨的日課經也不能誦讀了；他有時惋惜他的教堂，跑去拜望他後任的新神父，他就以此自慰。每天太陽一上山，他即從他的小房間下來，往往隨我到田間去，呼吸新鮮空氣，在這香氣觸鼻的鄉野中，重嘗一種青春的情趣。

祇有一種憂慮，常使我們長吁短嘆。在富饒包圍着我們的情況中，巴貝還沒有生育過孩子，雖然我們有三個人終日相愛，有些時刻，我們仍覺得太過孤寂；我們願意有個金髮的可愛小寶寶，在我們膝前，打擾我們，撫弄我們。

叔父拉柴爾很怕自己在未做叔公之前就死去。他已返老還童了，有時他大發孩子的脾氣，怪巴貝不給他一個同伴，和他一塊兒玩耍。那天當我的夫人躊躇地暗示我們，她

已懷孕將近四月的時候，我看見我親愛的叔父臉色變白，滿眶眼淚，像不忍住，幾乎就要哭出來。他吻了我們，他早已想到洗禮，他談到小孩，彷彿他現在已有三四歲了。

許多月，在溫柔的愛海裏，過去了。我們平常談話，聲音總放得很低，彷彿在期待什麼人似的。我不單愛巴貝了，我現在還合起掌來尊敬她，我尊敬她是兩個人；一個是她自己，另一個是未出世的孩子。

偉大的日子近了。我在格勒諾勃爾招來一個產婆，終日不離家門一步的侍候她。叔父是在極恐怖的状态中，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險事，他甚至對我說，他做神父是錯了的，他痛恨自己從前不做醫生。

九月的一天，早晨六點鐘光景，我走進我親愛的巴貝房間，我看見她還在睡覺。她笑容可掬與安靜的面龐臥在白的枕布上。我放輕呼吸俯下身去。唉！老天降德，讓我這樣安樂！我忽然想到那年夏天的一日，我倒在灰塵中喘息的情境，我同時又覺得我的四周現在都是勞動的安適與幸福的歡樂。我勇敢的愛妻，她很嬌弱的睡在大床中，而全房的器

具都讓我回憶到我們十五年的溫存生活。

我慢慢親吻巴貝的嘴唇。她睜開眼睛，向我微笑，却不開口。我瘋狂似的很想抱她起來，緊靠在我的心邊；但是最近以來，我祇敢捏她的手，我看她太纖弱，太神聖了。

我坐在床沿上，以很低的聲音問她：

『是今天了吧？』

『不，我不相信是今天，』她回答我，『我夢見我有一個男孩子……他已很大了，他嘴邊已有可愛的黑小鬍子……昨天拉柴爾叔父也說他在夢裏見過他。』

我犯了大錯，我失言說：

『這孩子，我比你們看得仔細。我幾乎每夜都夢見他。我看他是個女孩子……』

巴貝掉轉頭去，幾乎要哭，我知道我自己糊塗，失言了，我立刻加上說：

『我固然說是女孩子，其實我是不大確定的。我只看見一個很小的孩子穿着白的長衫……這大概是個男孩子吧！』

巴貝爲了這句好話，就同我接吻。

『你去監督採葡萄吧。我上午覺得還平靜。』她接着說。

『倘若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差人來通知我，不是麼？』

『是的，是的……我很疲倦。我還要睡覺。你不嫌惡我的懶惰麼……？』

巴貝，虛弱而感動地閉上眼睛。我依然俯在她的身上，面部接受她唇間的溫暖呼吸。她漸漸睡去，仍是笑容可掬。於是我十二分當心的讓我的手從她的手裏抽脫出來；我以五分鐘工夫完成這種細密的工作。後來，我在她的額上接了吻，她沒有覺得，我即離開，心頭悸動，滿腔溫熱。

我下樓來，見我叔父在院子裏仰頭注視巴貝房間的窗口，彷彿很罣慮，看見我下來，他就問：

『怎麼！是今天麼？』

近一個月來，他每天上午都用這樣的話語問我。

『似乎不是今天。你同我去看採葡萄好麼？』我回他說。

他去拿了手杖，我們即走上橡樹路。我們到了路的盡端，在這平台似的，臨着杜郎斯河的隄壩上，我們兩個都停住，凝視河谷。

無數小塊的白雲飄蕩於淡藍的天空。淡黃色的陽光照耀在田野上，像金粉一般，黃的光波似乎已經成熟，再沒有夏天那麼猛烈了。落葉紛飛，黑的地上彷彿已鑲上大的金片。河水也流得慢了。大概因為它在夏季中幫助田地生產時用力太過，現在也已疲倦了。可是河谷仍是平靜壯大的。它的臉上早已發現少許冬的皺紋，它的腰部還保持着最近幾次分娩的熱氣，它張大寬廣與豐厚的形體，脫去了春的怒發蔓草，比以前越發秀美，如同創造過生命的婦人的第二青春。

我叔父拉柴爾很沉靜的站在那裏；一霎時掉轉頭來對我說：

『約翰，你記得麼？二十年前，五月的一個早晨，我曾領你到這裏來。那天我指給你看，河谷是有非常活動的力量，準備製造秋的結果。你仔細看：河谷又將完成它的工作了。』

『我還記得我的叔父。』我笑着回答：『那天我非常害怕；但是你是那麼好，你的教訓又是那麼正確。我的一切快樂都是你賜給我的。』

『是的，你現在是在秋天，你操作過了，你現在是在收穫。人類，我的孩子，是照土地的形象造出來的。我們像我們的「共同母親」，土地一樣，是永遠不死的：每年青的葉從枯的葉中發生出來；我將由你再生，你將由你的兒子復活。我所以同你說起這個，是要你不怕衰老，是要你知道安靜的死像這些綠葉的死一樣，明春，它們就會從自己的芽苞裏再生出來。』

我一面聽着叔父說話，一面又想起我的巴貝睡在白布的大床中。親愛的人，她像這強有力的，給我們以財富的土地一樣，她要去生產了，她也已到秋期：她的微笑，有河谷那麼清快與豐厚。我彷彿看見她在淡黃的日光中，懶洋洋的，很幸福的，覺得做母親是有莫大的快樂。我不知道叔父拉柴爾所說的是指我親愛的河谷呢，還是指我親愛的巴貝。我們慢慢走上邱陵。下面，沿杜郎斯河一帶，是鮮綠大氈毯似的牧場；稍進一些就是高地，

這邊那邊，有淡灰色的橄欖樹與瘦削的銀杏樹，很寬朗的種着，彷彿是遮着綠蔭的許多大道，最高處就是葡萄園了。裏面有繁茂與壯大的葡萄樹，它們的根鬚都拖曳在地上。

在法國南方，人們培植葡萄沒有北方那麼仔細與周到，打個譬喻，北方人培植葡萄像對待千金的小姐，而南方人則似乎在敷衍醜陋的村姑。它的生長大都是偶然的，差不多是循着太陽與雨水的意義。葡萄樹列成兩長行，近旁都有它們的暗綠反映。中間空隙種着小麥或蕎麥。一畦葡萄園等於一疋大的柳條布，上面有葡萄葉的青紋和乾麥株的黃線。

許多男女蹲在綠叢中剪下葡萄，放在大籃裏。我叔父與我兩人慢慢沿着乾麥株的田間走去。我們過去，採葡萄的人掉轉頭來，看見是我們，都向我們道安。我叔父有時停住，同工人中的最老者談話。

『噢！杏德采老爹，葡萄已經很成熟了吧？今年的酒會好麼？』他問。

許多農人立即以赤膀的手，拿起生得很密，粒粒飽滿的墨黑的長串葡萄對着太陽

告訴我們：

『您看，神父先生，這些還是小的。許多大的有好幾斤重。十年以來，沒有這樣好過。』
他們再走進葉叢裏去了。他們的棕色短衣，讓綠叢中顯出斑點。婦女們赤着頭，頸上纏着藍的薄圍巾，一邊唱歌，一邊屈身剪採葡萄。還有許多兒童在麥地的陽光中打翻身，有時發出尖銳的聲音，使這露天的工場，散滿愉悅的景象。田岸上有幾輛大的馬車在那裏等待葡萄，它們立在光明的露天裏一點不動，而採葡萄的人則不斷向着它們來往，滿籃提來，空籃拿回去。

我對你們直說吧，我在這樣大的田園中，心裏不免生起倨傲的念頭。我聽見土地在我的腳下生產；成熟與偉大的生命在葡萄的葉脈中流動，使空氣中瀰漫着甜美的香味。我的熱血在我的周身沸騰，我好像被土地豐饒抬了起來，我的心都被它充滿了。這許多工人的耕作是我的事業，這些葡萄是我的孩子；這全田野都成爲我的繁茂與和順的家庭。我覺得我的兩足陷在這些沃土中，是十分愉快的。

於是我抬起頭來，一眼看過杜郎斯河邊的那些土地，我領有這些牧場，這些葡萄園，這些麥田，這些橄欖園。我的白色房屋在橡樹的路邊；河水像銀色的白帶一般，鑲在我牧場的邊緣，彷彿是一件藍色白邊的大衣。我一時以爲我的身軀高大起來了，我張開兩手，彷彿能抱起我的全部產業；樹，牧場，住屋，耕種的土地，似乎都被抱在我的胸前。

我正這樣凝視默想時，忽然看見我們的一個女僕在那條通到邱陵的小徑上跑得喘不過氣來。她碰到石頭也不顧，像飛一樣的奔來，搖動兩手，做起狂亂的姿勢，盡力喊着我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扼住我的咽喉。我喊道：

『叔父，叔父！你看馬格利在奔跑……我相信一定是今天了。』

我叔父的面色變白。女僕終於跑上山坡；她橫過葡萄園，向我們奔來，當她站在我的面前時，她的口氣都沒有了；兩手捧着胸口，好久說不出話來。

『快說啊！有什麼事情？』我問她。

她發出一種啞聲，伸一伸手，終於只能說出兩個字：

『一切都好。停些時我再請您上來。』

門重新關上了，我仍立在門前，不想下樓。我聽見巴貝在裏面呻吟，聲音像碎了一般。我站在那裏，她發出一種令人心寒的叫聲，我聞到簡直同槍彈穿過我的胸部。我很想用我的肩膀推進門去，我恐怕這樣會誤事，就拿兩手塞耳，瘋狂似的跑下樓來。

我看見我叔父在院子裏喘氣。親愛的人，他跑乏了，祇好坐在井欄上。

『怎麼樣！小孩子在什麼地方？』他問我。

『我不知道，產婆把我堵在門口，不要我進去……巴貝很痛苦，她在裏面哭呢。』

我們面面相覷的站着，不敢再發一言。我們憂慮，並傾耳細聽，我們的眼睛注視巴貝的窗口，不敢須臾離開，想在白色窗幔那邊看見一些東西。我的叔父全身顫抖，呆坐在那邊，兩手緊靠在他的手杖上，我呢，如同患了熱病一樣，我在離他幾尺以外放步徘徊。有時很憂慮的對他微笑。

載葡萄的大車一輛一輛的回來了。幾籃葡萄放在院子的牆下，許多人，赤着脚，在榨

酒架上，榨壓葡萄。驢嘶，車夫罵，酒滴滴瀝瀝流在大的木桶裏。溫暖的空氣中佈滿刺鼻的氣味。

我仍是大步徘徊，彷彿被這些氣味陶醉了一樣。我可憐的頭幾乎要崩裂了，我一邊瞪視葡萄的紅液，一邊想着巴貝。我又悲又喜，我對自己說，我的孩子生在葡萄繁茂的時期，當着新酒的香味出世，將來或許是幸福的。

我等得不耐煩，我重新走上樓去。但是我不敢敲門，我將耳朵貼近門邊，我聽見巴貝呻吟叫苦，聲音很低的嗚咽着。於是我魂飛魄散，難過得說不出來，我詛咒「痛苦」。叔父拉柴爾也在我背後慢慢走上樓來，看我這樣情形，再領我到院子裏去。他想讓我開心，他同我說，今年的酒一定很好；可是他雖然對我這樣說，他自己也是「心不在焉」。有時，我們兩個都不說話，都很衷心的聽着巴貝比較延長的呻吟。

呻吟漸漸緩和了，終於成爲微弱的嗚咽，彷彿是孩子哭着睡去的聲音一樣。接着又靜默了。這種寂靜，立刻使我恐怖得難以言語形容。現在巴貝不嗚咽了，屋中好像全空了。

我正想走上樓去，產婆不作聲的開了窗門，斜出身來，向我做手勢：

『來！』她說。

我徐徐上樓，每上一個階級，我的快樂就像更進一層。我叔父拉柴爾比我先上去，他敲門時，我還在半扶梯，我故意遲去同我的妻子接吻，我這樣是爲細嘗一種奇異的樂趣。到了門檻邊，我又站住，我的心跳得非常厲害。我叔父俯在搖籃上。巴貝的面容雪白，兩眼閉着，好像睡去了。我忘却小娃娃，我一直跑到巴貝床邊，把她可愛的頭捧在我的手裏。她兩頰的淚痕還沒有全乾，她兩唇的顫動也沒有停止，微笑起來，還帶淚容。她懶洋洋睜開眼睛。她沒有同我說話，我却彷彿聽見她說：『我很受苦，我勇敢的約翰，可是我受苦是很幸福的！我覺得同你融成一個了。』

於是我俯身下去，我吻巴貝的眼睛，我飲她的淚水。她宛然微笑，她虛弱萎靡，嫵媚可愛。疲乏令她難堪。她慢慢從白被中伸出手來，抱起我的頸項，以微弱的聲音，向我耳邊喃喃說：

『是男孩子！』她立刻現出勝利的神情。

這是她受到可怕劇變之後的第一句話。她接下說：

『我早已知道是男孩子，我每夜都看見他……抱來給我，將他睡在我的身邊。』
我便轉身，我看見產婆同我叔父在那裏相爭。產婆費盡力氣阻止我叔父拉柴爾，不准他抱起嬰孩，而叔父却想抱他起來搖擺。

我看見嬰孩，他母親讓我忘掉的嬰孩是粉紅色的。巴貝一定說他像我；產婆以爲他的眼睛很像他的母親；而我却不知道誰是誰非，我感動得流出眼淚，我吻我這親愛的，像麵包那麼大小的小娃娃，我心中還以爲是吻巴貝。

我仔細將孩子放在床上。他發出連續不斷的哭聲，我們以爲這是天國的神音。我坐在床沿上，我叔父也躺在沙發裏，巴貝疲乏安靜，把被頭蓋到下頷，眼皮睜開，眼睛微笑。

窗門大開着。葡萄的香味在這秋日晴和下午的溫暖中蕩漾進來。我們聽見葡萄工人的踐踏聲，大車的輪轉聲以及皮鞭的嘎嘎聲；有時女僕走過院子，送上尖銳的唱歌聲。

這一切的聲音飄入這間被巴貝嗚咽感動過的安靜的房間裏，抑揚頓挫，爽心悅耳。從窗口看出去，晴朗的天空，散滿彩色的田間，真是一片美景。我們看見長的橡樹路，我們又看見杜郎斯河，像一條白緞的長帶，在金紫色的葉叢中間奔流；這一角的田野上，又覆着一片灰白，蔚藍與粉紅的天體。

就是在地平綫的沉寂中，在這酒的芬芳裏，在這勞動與生育的快樂間，我們三個人兩目瞪視着親愛的新生嬰孩，嘴裏連續談着快活的話語。巴貝說：

『拉柴爾叔父，你給孩子取什麼名字？』

『約翰的母親名傑克琳，我現在就名這孩子為傑克吧？』我叔父回答她。

『傑克，傑克……』巴貝再三復誦着，『是的，這是一個好聽的名字……但是，叔父，請您對我說，我們要這小青年將來去做什麼呢？做神父呢，還是當軍人，做闊氣的紳士呢，還是當樸實的農夫？』

我笑起來。我對她說：

『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在前面，現在又何必想到這些呢！』

『不，不，』她幾乎發怒，『他將長得很快。你看他現在是多麼強壯。他的眼睛已在說話了。』

我叔父的意思完全像我夫人的一樣。他再以嚴重的聲調說道：

『除非孩子有一種非做神父，非當軍人不可的稟性，你們切不可讓他做神父或當軍人……我們應該讓他做個紳士，這是很重要的……』

巴貝，很担心的望着我。她自己沒有半絲的自負；她像一切母親一樣，在她的兒子面前，總想一邊謙虛，一邊倨傲。我可以發誓說，她此刻已見到她的兒子在做公證人或醫生了。我吻了她，我溫和地對她說：

『我深願我們的孩子住在我們可愛的河谷中。他將有一日，在杜郎斯河旁邊，遇到一個十六歲的巴貝，拿水給她喝。你記得麼，我親愛的朋友……田野給我們安樂；我們的孩子將同我們一樣的做農人，將同我們一樣的幸福。』

巴貝也非常感動的抱吻我。她看出窗口，見到黃的葉叢，碧的河水，青的牧場與混雜的天色；接着她微笑說：

『你說得很對，約翰。這個地方對我們實在是太好了，對我們的小傑克也將是一樣的……拉柴爾叔父，您是一個農人的「教父」了。』

叔父拉柴爾點頭稱是，形容很疲乏，很可愛。我審察他好些時候了，我看見他的眼睛睜不住，他的兩唇漸漸變白。他仰臥在沙發上，面朝着窗口，兩隻雪白的手放在膝上，以熟思默想的態度注視天空。

我擔憂。我問他：

『你難過麼？我的叔父！你怎麼啦？……請回答我，我懇求你回答我。』

他慢慢舉起一隻手，好像叫我輕一點說話似的；後來又垂下去，以微弱的聲音說道：

『我疲倦得支持不下了。在我這樣年紀，幸福是致死的原因……你們不要作聲……』

……我全身的肉都像輕鬆了；我再也感覺不到我的手與腳了。』

巴貝一驚，坐起來看看叔父。我即跪在他面前，很不放心的凝視他。他却微笑着。

『你們不要害怕，』他再說。『我沒有什麼痛苦；我心中很舒服，很甜蜜，我好像要睡覺，要睡一次安穩的長覺……這是突然臨到我的，我感謝天主。唉！我可憐的約翰，我在邱陵的小徑上跑得太快了，孩子給我的快樂太多了……』

我們明白了以後，就放聲大哭，叔父拉柴爾仍是注視天空，繼續對我們說：

『不要攪擾我的快樂，我懇求你們……倘若你們知道我永睡在這把沙發上是多麼幸福！我從來不敢夢想這樣愉快的死去。我的一切親愛的人們都在我的身邊……你們看，多麼蔚藍的天色呀！天主賜我一個美麗的傍晚呢！』

太陽在橡樹那邊下去。斜的光線射在樹間，葉叢都變成古銅色，樹下一塊一塊的陽光像金色的檯布一般張在那裏。遠處黃綠色的田野漸淹沒於模糊的寂靜中。叔父拉柴爾在這柔軟的寂靜之前，在這太陽下山，一切東西都昏然欲睡的景色之前，漸漸衰弱下去。他慢慢像橡樹梢頭的淡光似的消沉了。

『啊！我善良的河谷，你這樣親愛柔和的同我道別……我祇怕在冬天，在你的一切都將變成昏暗冷酷的時候死去。』他喃喃說。

我們忍住我們的眼淚，我們不願意騷擾這樣的神聖之死。巴貝低聲祈禱。孩子仍是輕輕哭着。

我叔父拉柴爾在他臨終的夢中聽見這些哭聲。他竭力轉過頭來看巴貝，臉上仍是微笑說：

『我看見孩子了，我這樣死去是非常幸福的。』

於是他再看一下淡白的天色和淡黃的田野，他倒下頭，發出一種微弱的歎息。他的身體一點沒有戰慄痙攣；他到死國去，像我們到睡鄉去一樣。

我們被這柔和的場面感動到那樣出神，我們簡直像啞吧一樣，一言不發，連半點眼淚都沒有。在這樣簡單的死面前，我們祇感到靜寂的悲哀。夜幕已下來了，我叔父拉柴爾的離別並不使我們悲觀，像太陽的離別一樣，我們知道他今天下午死去，明天上午一定

會再生的。

這就是我們的秋的一日，它給我一個孩子，在傍晚的沉寂中又奪去了我的叔父柴爾。

四 冬

正月有許多悲慘與憂鬱的早晨，激起我們的憂悶。那天，我醒來，心中就模糊不安。夜裏已開始融雪了，我從門口眺望田野，見它像一大塊骯髒的，滿塗溼泥的，千瘡百孔的灰白破布。

前面有一層霧幕遮住地平線。在這霧幕中，路邊的悲愁橡樹伸出它們的黑臂，彷彿是看守霧淵的骷髏一樣，排列在田塍上。深耕的犁痕之間積着一塊一塊的小水潭，水潭的邊緣又有一堆一堆的不潔積雪。稍遠一些，杜郎斯河又在激喘怒吼。

冬季，當天氣晴和，土地乾燥的時候，頗有健偉的氣象。我們快活地徘徊於冰凍的小

徑上，寒風刮着耳朵，脚下發出銀聲。田野的晶潔閃爍於白冰與黃色的日光中。但是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別的東西比融雪的時期更能惹起人的煩惱；我深恨遮眼的迷霧，將它的濕氣重壓在我的肩頭。

我在這銅灰的天色之前戰慄；我立刻回到屋裏，決定當天不到田裏去了。家中也不乏待做的工作。

傑克起來很久了。我聽見他在院子裏吹口哨，並幫助工人們卸除麥袋。孩子已有十八歲了；他是一個體強力壯的大漢。他沒有一個叔父拉柴爾驕寵他，教他研讀拉丁文。他也不到河岸的柳蔭之下去做夢。他是一個真正的農人，一個辛勤的勞動者，我有時移動一下東西，他就立刻發氣，說我已經操作老了，現在應該休息了。

我遠遠望着傑克的時候，一個和順與輕捷的孩子跳上我的肩頭，用兩手掩住我的眼睛，問我：

「猜是哪一個？」

我卽笑答：

『是小瑪莉，她的母親剛才穿好她的衣服出來了！』

親愛的小女兒將近十歲了，十年來，她是闔家的快樂。她生得最後，在我們再不希望有孩子的時期出世，她最受家人的驕養。她的纖弱身體更使我們鍾愛她。家中待她像千金小姐一般；她的母親切盼她將來成爲闊氣的太太，她穿着柳條紋的美麗綢裙，態度顯得那麼嫵媚與可愛時，我也不敢不作如是希望。

瑪莉沒有跳下我的肩頭，就喊：

『媽媽，媽媽，你快點來看我騎馬呢！』

巴貝進來，看見我們一笑。唉！我可憐的巴貝，我們都老了呀！我記得那一天，當瑪莉離開我們之後，剩下我們兩個孤單單的老人時，我們就面面相覷，我們很悲傷，看見我們的形容如此憔悴，我們就不覺戰慄了。所幸，我們的孩子尙能給我們以少許的青春。

早餐安靜地吃過了。天氣昏暗，我們只得點起燈來。赭色的燈光射在四壁上，淒慘的

景象，簡直悶人欲死，傑克說：

『喂！這溫暖的雨，總比凍死我們橄欖樹與葡萄樹的嚴寒，來得好些。』

於是他想說笑，但也不知道爲什麼，同我們一樣的不安。巴貝前夜做了許多不祥的惡夢，我們心悶口笑，靜聽她的敘述。我說：

『這是天氣要我們的靈魂顛倒了。』想藉此安慰各人的膩煩。

『是的，是的，這是天氣的緣故。我去放些葡萄梗到火裏去。』傑克迅速接下說。

很愉悅似的火焰，照在牆上。葡萄梗燒得霹靂拍拍，賸下玫瑰色的炭火。我們坐在火爐前面；屋內的空氣頗溫暖；天花板上滴下冷的水點。巴貝抱小瑪莉在膝上；很低聲的，同她說話，她聽她的喃喃細語，面露喜色。傑克問我：

『爸爸，你來嗎？我們去看看地窖與麥倉吧。』

我即同他出來。這幾年以來，田間收成很不好。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失：我們的葡萄樹與別的菓樹都被嚴寒凍壞了；我們的小麥蕎麥也被雪霰損害殆盡。我有時說我已老了，

財富，像女人一樣，也不愛老的人了。傑克笑起來回答我，說我雖然老了，他還年輕，儘可以由他去奉迎財富。

我的一生已到冬期，我深深覺得一切都在我的四周萎靡，並消沉下去。每次不快活時，我就想到我叔父拉柴爾那樣安靜的返歸死鄉；我常對他的親愛形像祈求助力。

下午三點鐘光景，天就完全黑了。我們集合在中堂裏。巴貝低着頭，在爐邊談話；小瑪莉坐在爐前地上，以嚴謹的態度給玩偶穿衣裳。我同傑克坐在我叔父遺留給我們的黑木的書桌前面對賬。

窗口像閉塞住一般；黏在玻璃上的濕霧，彷彿是一堵真實的黑牆。「空虛」與「未知」就在這堵牆的後面。祇有一種呼喊似的高聲發自佈滿陰暗的沉寂。

我們已把工人辭退了，祇留一個老的女僕馬格利。當我舉起頭來傾耳靜聽時，我覺得我們的房子好像浮在一個深淵之中。屋外絕無人聲，我只聽見深淵中的叫喊。於是我希望着我的愛妻與我的孩子們，心中非常害怕，簡直像衰老者覺得自己已無能力保護親

人，已無能力抵抗未知危險似的害怕。

外面的吼聲漸漸大了，我們彷彿聽見有人在撞門。同時馬廄中的馬在狂嘶，牛欄中的牛在哀鳴。我們的面色都變白了，我們很不安的同立起來。傑克截然跑到門邊，將門大開了。

一支混濁的流水突然衝入，流遍中堂。

杜郎斯河泛濫了。上午遠處漸漸擴大的吼聲，就是它所激成的。山上的雪融化了，從邱陵流下的水都像瀑布似的，匯入河床。日間濃霧掩住我們，使我們沒有看見它的驟漲。在嚴寒的冬天，雪融冰解之際，河水往往這樣滿到我們的大門口。可是往年沒有這麼快。從開了的門看出去，我們的院子已成小湖。屋內的水已高到我們的腳背了。

巴貝舉起一邊抱着玩偶一邊在哭的小瑪莉。傑克想跑去把馬廄與牛欄的門開了；可是他母親扭住他的衣襟，哀求他不要出去。水仍不斷的高漲。我推巴貝到扶梯旁邊。

『快，快，我們到樓上睡房裏去！』我喊道。

我強迫傑克先我上去。我是最後一個上樓。

老女僕馬格利從她所住的屋頂室下來，情形很恐懼，我命她到牆邊，坐在巴貝身旁，巴貝臉色慘白，兩眼顯露哀求的神情，沉默地坐着一言不發。我們讓小瑪莉睡下；她不願意離開玩偶，將玩偶緊抱在胸前，也慢慢睡去了。這孩子的睡覺減輕我的不安；當我掉轉頭來望巴貝，聽着小女兒的均勻呼吸時，我忘掉危險，再也聽不見大水擊牆的響聲了。

但是我們——傑克與我——禁不住要對面注視危險。憂愁逼得我們去探測大水的增漲。我們大開窗門，我們冒着墜下的危險，竭力將身體斜出窗外，我們詳察黑夜。更濃的霧，籠罩在水上，它的微雨似的濕點侵襲我們，使我們戰慄不已。只有鋼鐵反映似的模糊光影，在黑暗中，顯出幾處波動的水面。在下面院子裏，水波泛動，慢慢沿着牆邊蕩漾。而我們仍聽見杜郎斯河的憤怒吼聲和牛馬受到驚怖的哀鳴。

這些可憐牲畜的狂嘶哀號竟使我魂飛天外。傑克拿眼睛詢問我；他想竭力去解救它們。不久，當我們聽見它們臨終悲慘的哀吟時，空間突然發出天崩地塌一般的聲音。許

多牛把欄門撞破了。我們看見它們在我們面前浮過去，水衝浪激，翻身於波濤中，隨着橫流淹沒於河裏的怒吼中。

我於是大怒起來，我像瘋了一樣，向着杜郎斯河伸拳。我立在窗前詛咒它。我在水聲的喧鬧中喊道：

『壞東西！我曾以真愛愛你，你會做我的第一個情人，你今天居然來劫奪我了；拆毀我的農舍，淹死我的牲畜。唉，該受詛咒的壞東西……你以前把巴貝賜給我，你和善地散步於我的牧場之旁。我，我以為你是一個慈母，我還記得我叔父拉柴爾多麼柔和地愛着你的純潔之水，我以為自己應該報答你……誰知道你是一個殘忍的繼母，我反應該憎恨你……』

但是杜郎斯河仍以雷轟似的吼聲抑住我的咒罵；它是廣大的，無情的，它安靜地固執已見，盡量地與波作浪。

我回到房中，我吻了哭着的巴貝。小瑪莉仍是睡着，笑容可掬。

『不要怕。水不能時常高起來……它一定會退下去……一點沒有什麼危險。』我對她說。

『是的，一點沒有什麼危險。我們的房屋是很堅固的。』傑克重複說，態度很感動。在這時候，女僕馬格利，走近窗邊，她被恐懼的好奇心所激動，像瘋了一般讓身體斜出窗外，叫了一聲，跌下去了。我即趕到窗前，可是不能阻止傑克躍下水去。馬格利從小養大他，他愛這可憐的老婦人像愛他的親母一樣。巴貝聞到兩種跌下水裏的聲音，便直立起來，她很恐懼的合起兩手。她呆立在那邊，張開嘴，睜着眼睛，死死盯住窗口。

我靠窗口的欄干坐着，耳內塞滿河水的吼聲。有人呼喚我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們兩個人——巴貝與我——坐在這苦痛的麻木中，經過了多少時間。這是傑克靠在窗下的牆邊。我伸手給他，他重新爬上樓來。

巴貝用力把他抱在胸前。她現在能夠哭了；她藉此自慰。

馬格利已不成問題了。傑克不敢說他不能找到她，而我們也不敢問他探求的究竟。

他特別挽我出來，領我到窗前。低聲對我說：

『父親，院子裏已有兩公尺的水了，河水仍在上漲。我們再不能如此留在這裏了。』傑克說得有理。我們的房屋毀壞了。「敝棚」的木板一條一條的泛去了。馬格利的死重壓在我們的心頭。巴貝瘋狂似的哀求我們說出我們的密語。只有小瑪莉很安靜躺在大床上，兩手抱着玩偶，面上現出「天使」一般的笑容，仍是沉沉熟睡着。

危險一分鐘一分鐘的增長起來。水已達到窗口的靠板了，房中將被侵入。倘若聽到外面的水勢以很重，很猛，很有程序的暴聲撞擊在牆上，人們也許以為是大炮在轟擊農房。我們的屋前是急流，我們不能希望別人來救援了！

『一分一秒都是寶貴的。我們將要被壓死在破磚敗瓦中……我們找些木板來造個木排吧。』傑克說時，神色很驚惶。

他說了這個，心裏一定是很着急的。真的，我們與其被壓死在這幢房屋的倒塌中，無寧一起坐在幾株舊木組成的木排上，讓它飄流到河裏。但是到哪裏去找這些舊木呢？我

狂暴的拔出衣櫥的木板，傑克打碎傢具，我們把窗上的屏風及房內我們所能拿到的一切木料都拆除下來，等我們覺得這些舊料沒有一點用處的時候，我們即把它們丟在房間中央，滿心憤怒，依然手足無措地在分頭尋找……

我們最後的希望消逝了，我們已知道我們的急迫與無能。水仍不斷的高漲起來；杜郎斯河的兇暴吼聲，在呼喚我們。我於是哭了，我抱巴貝在我顫抖的兩臂中，我哀求傑克走近我們身邊。我願意我們三個人一同死在這樣的擁抱中。

傑克再到窗口。突然喊道：

『父親，我們有救了！……走來看。』

老天有靈！敝棚的屋蓋被激流衝壞，倒在我們窗前。這屋蓋有幾公尺寬，是輕的樹與茅草造成；它浮在水面，是一架現成的木排。我合緊兩手，我將膜拜這些舊木與這些茅草呢。

傑克用力攬住它們，跳到它們上面。他在茅草上行走，試探各部分是否牢固。屋蓋頗

有抵抗力，我們可以冒險無憂了。

『哦！它很牢固，它能載負我們。你看，它只有一點沉下水去……唯一的困難是怎樣去指揮它。』傑克快活地說。

他舉目四顧，他看見急流中泛來兩株小的木幹，他即用力捉住，並喊道：

『滾！看，槳來了……父親，我們下來，你在後面，我們很容易駕駛這個木排了。水還沒有三公尺深……快，快，你們登上來，我們不應該浪費一分鐘呢。』

我可憐的巴貝勉強微笑。她小心將圍巾裹着小瑪莉；女孩子已醒了；先恐懼得喊起來，後即不敢作聲。我放一把椅子在窗前，我抱巴貝登上木排。當我抱她在兩臂中間時，我非常感動，我吻她；我覺得這一吻是無上的。

水已開始流進房間了。我們的脚都已濕透。我是最後一個登排；我立刻解纜。急流阻住我們，使我們靠在牆邊；我們非常小心，費了無數力氣，纔離開我們的農莊。

霧漸漸散開了。我們動身時大概已經半夜。無數星星還隱沒在薄霧中。月亮已在地

平線上，銀光照來，使昏夜成爲灰白的黎明。

就在那時，大水的一切驚心裂胆的醜惡，都顯露在我們的目前。河谷已成寬廣的河流。浩大的杜郎斯河，從這一邱陵到那一邱陵，在田野的一塊一塊黑堆間，奔流過去；死的地平線上只有它是活的，在萬籟無聲裏，只有它吼着很高的聲音，它在憤怒中保持着巨流的無上尊嚴。有些地方露出樹梢，讓淡白的水面雜有黑色的斑點。我認得橡樹梢浮在我們前面；急流推我們到這些像暗礁一般的樹枝中來。木排的四周浮着許多殘物，木頭，空酒桶，草堆；河流在搬運這些被它毀壞了的東西。

在左邊，我們看見都葛村的燈影。燈籠的微光在夜中奔跑。大水大概還沒有滿到村上；只有低的土地被淹沒了。無疑的，不久將有人來援救我們。我們眼巴巴望着閃爍於水面的亮光；我們每霎時都好像聽見有船槳在撥水的聲音。

我們出來冒險。當我們的木排飄到中流，浮沉於河床的漩渦時，我們重新擔憂起來，我們幾乎後悔我們不應該離開家屋。我有時掉轉頭來，見到我們的住宅仍舊直立在那

邊，直立在白的水上，現出灰色。巴貝蹲在木排中部的茅草上，膝間抱着小瑪莉，將她的頭躺在胸前，不使她看見河水的兇狠，兩個都屈着，像在接吻一樣，恐怖好像縮小了她們的身軀。傑克立在前面，用全力撐篙；他有時將目光反顧我們一下，但又很快的掉轉頭去，仍很沉靜的繼續他的工作。我也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可是我們想達到彼岸的努力終於無效。我們的努力漸漸更不行了，我們無論如何用力插篙在泥中以至折斷的程度，而我們的木排仍離對岸更遠；一種力量，彷彿從水底衝來，推我們浮向寬廣的所在。杜郎斯河慢慢攔住我們了。

我們這樣鬥爭，渾身是汗，我們畢竟憤怒起來了，我們同河水角鬥，好像抵抗一個活的生物一樣，想法戰勝它，傷害它，殺死它。它把我們緊夾在它巨人似的兩臂中，而我們的篙在我們手裏也成爲一種猛力戮入它胸部的武器。它大叫起來，它把它的唾沫噴到我們的臉上，它在我們的打擊之下翻身扭揉。我們咬緊牙關抵抗它的攻勢。我們不願意做失敗者。我們很想毆打這個怪物，很想用我們的拳頭擊服它的猖獗。

我們慢慢退到寬廣與危險的水上面來。我們已在橡樹路口了。黑的樹枝穿破水面，發出很悲慘的聲音。死神或者就在那邊等候我們，就在一個預備衝撞我們的暗礁後面等候我們。我喊傑克撐入路中，攀住樹枝，順它進取。我就這樣最後一次，經過這條我幼年成年時都在此地散步的橡樹路。這可怕的夜色籠罩我們，瀕這狂叫的深淵，我即想到我叔父拉柴爾，我看見我一生最美的時期很悲哀的對我苦笑。

在路的盡端，杜郎斯河戰勝了。我們的篙已打不到底了。河水席卷我們到它勝利的狂濤裏去。現在它對我們可以爲所欲爲，而我們也無從抵抗，任它宰割了。我們很快的隨波流下，快得令我們毛髮直豎。許多的雲像孔的髒布一樣，飄浮於天空中；不久，月亮隱入雲裏，悲愁的黑暗終於來了。我們在混沌中漂流，大的波濤，漆黑的，像魚背一樣，旋滾着席卷我們。我再也看不見巴貝與孩子們了。我覺到自己已在死鄉。

我不知道這樣風馳電掣似的狂奔，經過了多少時間。突然，月亮脫雲而出，地平線上又灰白起來。在這微光中，我看見有一大堆的黑東西攔住我們的去路，而我們仍隨極速

的急流狂奔前去。我們無望了，我們完了，我們要碰死在那裏了。

巴貝直立起來。將小瑪莉遞給我。對我喊：

『孩子拿去……讓我去，讓我去！』

傑克已將巴貝抱住了，大聲對我說：

『父親，你救小妹……我救母親。』

大堆的黑東西已到我們眼前了。我彷彿認得它是一株大樹，撞得我們非常可怕，我們的木排裂成兩邊，茅草與舊木都散在漩渦裏了。

我跌下去，用力抱住小瑪莉。冰冷的水鼓起我全身的勇氣。我再浮到水面上來，頂起孩子，將它橫臥在我的頸上，我即作困難的游泳。孩子若是沒有暈去，若是亂動，我們就早已葬身於深淵之底了。

我游泳時，有極大的憂慮扼住我的咽喉。我喊傑克，我盡力向遠處看去；可是我只聽見水的吼聲，我只看見杜郎斯河的灰白水面。傑克與巴貝已在水底了。她大概吊住他，在

死的擁抱中，拖他下去。多麼殘酷的臨終呀！我也願意死去；我慢慢沉下去，我想在黑的水中尋找他們。可是水波打擊小瑪莉的面孔時，我又重新振起蠻人似的力量，拼命洄向隱約可見的對岸。

我就這樣拋棄了傑克與巴貝，自己失望，不能與他們同死，只好接連以大聲呼喚他們。河水把我丟在細石上，像它丟一束草在中流一樣。我醒來時，我抱我的女兒在手裏，她也睜開眼睛了。此時，天已放光。我的冬夜也已完了，這可怕的冬夜與河水通同謀殺了我的愛妻與愛子。

此刻，經過了數年的悲傷之後，我最後的慰藉依然存在。此刻我雖然還在冰冷的寒冬，我已覺得下次的春，已在我的內心蠕動。我叔父拉柴爾曾經說過：我們是永遠不死的。我經過了四季，看，我現在已回到春裏來了，看，我親愛的瑪莉現在已開始繼續永恆的苦與樂了。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故事

定價國幣八元

給妮儂的新故事

定價國幣七元

蒲爾上尉

定價國幣七元

娜慧·米枯倫

定價國幣七元

岱蕾斯·賴根

定價國幣七元

瑪德蘭·費拉

定價國幣八元

譯者

畢修勺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25422



5
197